

「鐵面英雄—小六」我係警局地 底拎左粒石頭

作者: 鄧小六

第一話

「快手D啦!洗埋地我地要收工啦!」

「OK!冇問題!就快搞掂!」廚房主管坐在休息室內呼喝，好讓我們把最後的清潔工作做好後收工。當然，我們對於他一整天只在指指點點非常不滿，不過作為在香港現今社會中的打工仔，只好迫於無奈地工作。

片刻，把最後的工作也做好，我們天天都很準時地11點下班，因為無一不「趕收工」，然後各自回家。

「走啦，BYEBYE。」

「聽日見啦，六仔。」

沒有看錯，我的小名叫六仔，全名夜小六，有人會叫我小六，大多數人同事會叫我六仔。因為我年紀比較小，我不知道我的父母為什麼幫我起這個名字，可能只是想我給別人取笑?我不清楚，亦不能再問一個明白，因為在我六歲那年，他倆已經不在了。

為什麼?

意外死，我並不清楚，至少我的姑媽是這樣跟我說(我初時一聽到其實心諗:Hi!你估真係電影情節，係咪都意外死咩?)

其實沒大不了的，現在過了14年，我都習慣了，那麼，我是不是跟我的姑媽一起住?當然不是!

我跟和我一起兩年的女朋友，一起在旺角租了一間夠兩人住的唐樓居住，原因是我姑媽就好像各位的媽媽一樣，十分長氣，有時會覺得太煩，忍耐不住，可能是她沒有兒女的關係吧，所以把我跟哥哥當作是自己生的照顧。

問題來了，那我哥呢?

他跟我姑媽一起住，那樣即是說，他忍耐力很強吧?我想是的，反正我哥是當差的，可能做警察的一般就忍耐力驚人吧。但其實，我哥大多數時候也在工作，對於警察這工作，他是很有熱誠的，所以我跟他都有半年多沒有見面了。

「我番黎啦!」我未完全打開門就說。

「你番黎啦，我留左飯比你丫，我整熱比你啦!」我女朋友叫阿玲，一等一好女仔，一般家庭主婦能做的，她都做到，家常便飯更是拿手。

我如常地先洗澡，後食飯，食飯時慣性地打開電視看一看晚間新聞，不過今晚的新聞有點不同，右上角寫了「現場直播」。

我心想:家陣咁夜直播?乜野咁大件事阿!?

「我宣佈!佔領香港行動，開始!!!」電視入面就這句話的人，我認得出他是誰。人民組織-黃色行動組

發起人，戴錄無!!

我這才想起，好像是因為一星期前，中國要把香港的常用字體改為簡體字，引起很多人反對，不過政府也是愛理不理似的，所以迎來現在這個大型示威行動!

原本我很少理會這種事情，因為身在香港，能正常生活，住得安安樂樂就心滿意足了。不過....

「我諗，我等陣要出一出去，聽日可能都會請埋假，你就係屋企等我啦。」我突然想起一個要找尋的人。

「你想試下撞唔撞到你細佬？都咁多年啦。」我女朋友亦都好清楚我為人，因為我自小認識的弟弟是跟我一樣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這種場面，有機會能找到他，不過這個時勢，阿玲也很怕我會有危險，所以也偏向讓我留在家好了。

「唔會有事，我保證!」我摸一摸她的頭，吻一下她的臉，就換了衣服，準備出門。

「好啦，我等你門阿。」她信任我自然有原因，不是因為我天生神力，亦不是因為我學過什麼武功氣功，打架我也不精，只因為我說過保證的事，沒有一次做不到。而且，我天生反射神經過敏，反應比平常人快。是的，說穿了就是，我不能打，但我能閃

我最後作一個吻別，就步出家門，我經過7-11買了一支水，就向尖沙咀方向進發，因為剛剛在電視上看到那個背景是天星碼頭。

我剛到步，已經看到數以千計的黃色衫，跟約二百個警察在對峙。不過，我對他們要做什麼並沒有興趣，我只是想找尋我的弟弟，這個才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

我在人群中穿插十五到二十分鐘左右，一無所獲，想轉到另一邊再找的時候，只覺黃衫者氣勢更加激昂，氣氛不斷加強，應該衝突一觸即發，我連忙跑到一旁，在一個看得到局勢發展，視野清晰並看見人群的位置，看看我弟有沒有出現，亦可謀定而後動。

果然，黃衫的人群衝前猛進，想冲破警方的包圍網。雙拳難敵四手，兩分鐘不到，很快就沖開防線，黃衫者不斷向前沖去。

剎那間，黃衫者不斷後退，有幾個人頭破血流地往後在退。原來警棍出動了!!示威者紛紛走避，幾支警棍就擊退千人，不是吧??

當然不可能!只見黃衫中，其中一個站在前方的人，拿著不知道那裡找來的鐵棍還擊，後面的人見狀，馬上找武器再沖，水樽,樹枝,石頭,磚頭等等，通通都當作武器，一時間警察也反應不及，節節後退!

正當黃衫那邊認為可以把警察擊退之際，呸!!

開槍??是的，是槍聲！人的天性告訴我要上前看看狀況，我可不想看見有人死，在其他人也呆立的時候，我已經跑到前面看看情況了。

原來只是一位警員向天開槍，示威者只是受驚後退。不!!看真點，有一點.....

我哥哥，開槍那人是我哥哥!!

示威者現在才來得及反應，無一不怕死，全都向後跑了，有一些站不起來，我連忙走到那些人面前拍

一拍他們的肩說:「唔洗驚，起身啦。佢地唔會再開槍。」得我一番安慰，他們都能站起來，慢慢走了。

「阿!我其實只係路過，聽到好大聲先行黎睇下乜事，家陣睇到原來冇野啦，我都走啦!」這才驚覺警察都向我這邊靠來，我邊向後退，邊做雙手放頭上的動作..

「唔得，你可能係其中一個領頭人!!」一位警察沖過來想把我扣上手銬，可惜他兩下「龍爪手」都給我避過了。

「哥，兄弟都唔信??」這人正是我哥哥，我向後退兩步，輕聲的說。

「我E家係一個警察!!!」說罷，他再向前沖過來。

「唔洗咁煩，拉我番去啦!!」我伸出兩手，放棄抵抗，因為警察都不愛聽解釋，他們只會自以為是。而且反正我什麼也沒做，所以我跟自己說不用怕。

我被鎖上手扣，跟著他們上了警車。坐在警車上，看了看車外的環境，總覺得有點悲哀，為了自己想爭取的東西不理後果，犯法地走上街，但只是一下槍聲，就把一開始自己想追求的東西放棄，可悲!

看著黃色衫的人群漸漸後退，直到消失於眼前，他們有曾想過自己一開始是為了什麼而走上街，難道他們真的覺得出來走走就可以把想追求的東西得到?還是認為這世界上所有自己想要的東西都是那麼輕易得到，不用付出努力去得到?

現實才不像拍電影吧!

在我的角度，這世界其實就像漫畫說的一樣，全都是等價交換，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免費得到，可惜在這社會，很多人由出生開始就習慣了舒適，或是做打工仔，能夠有飯開就心足，這不就像一個機械人嗎?

人總有夢想，或是目標又或想得到的東西，但不去付出，一定一無所獲。相反，你肯付出和活得精彩有意義，先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想怎樣活著?

得到答案後,計劃,行動,不惜所有,那怕是生命?

那麼，我呢?

我沒有夢想或目標，想要的東西想是有的，我想跟我弟弟再一次重聚，那怕只是一次?

不過現實中，我還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打工仔.....

警署離碼頭不算遠，而且時間不早，一路也沒什麼車，很快就到了。

我下車後被押到一間房，說要準備落口供，不過還是要等。還有點跟電影一樣，房內冷氣十分低溫，應該是調到最低了，桌面在還有一杯咖啡，看色澤就知道一定十分難喝(Hi! 拍戲咩)而且我因為剛才趕緊出門，只穿了一件衣服，很快就感到很冷。幸好咖啡是熱的，我把他拿在手中，不能喝也可以取一點暖，算是物盡其用吧。

差不多九十分鐘過去了，我已經快頂不住，只好站起來活動一下，也沒什麼好做，就做最簡單的跑步吧。我也很傻的繞著桌子跑圈，但這樣真的舒服了一點，身體開始暖起來了。

呼啲！開門聲...才跑了二十多圈，就有兩個人進來了。

「你都幾輕鬆喎！」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中年男子看到我在跑，說道。他旁邊的正是我的哥哥。

「好凍姐。」其實我真的不禁輕鬆起來，因為我真的很有信心，我沒有犯任何事，他不會無故屈我。而且我的親哥哥也在，應該也不怕他暴力對待。

「你係咪岩先班人其中一個要員或者領頭？」那中年男子像是用肯定的方式「問話」。

「緊係唔係啦，我路過嫁炸。」我答得爽快，接著就開始快問快答。

「會唔會咁岩阿？」

「就係咁岩！」

「你E家講D野會落簿，唔好亂講野！」

「實話實說姐，呢你又冇獎金。」

「咁你住邊？」

「旺角。」

「旺角路路過天星碼頭？」

「有咩問題？」

「姐係遊盪啦！」

「唔係，我搵人姐。」

「咁你約佢係邊度等嫁？」

「冇指定地方，同埋，我冇約人，我只係搵人，留意下我講乜先啦，唔該。」

「屌，你係咪要玩野!？」這白衣警察開始按耐不住，拍枱大罵。

「咁你係搵咩人？」我哥在旁插口，應該是為我著想吧。而且沒記錯，哥哥是警隊的武術教官，好像職位還算高級吧。

「我細佬，唔知你有冇見過佢呢？」

我的眼神緊緊捕捉他不放開，只見他臉色一改，變得有點茫然。

「做乜野呀?你識佢細佬?」白衣警察看了一下我哥哥的臉色便問。

「佢都係我細佬.....」我哥指一指我。

「哦，咁你出去先啦，我一個就得。」看來應該是知道我們兄弟的關係後，不想讓我哥感情用事。(頂，原來佢係我呀哥上頭)

「好啦，其實我地都冇證據起訴你任何野，不過你態度狂妄，我要扣留你48個鐘先放你，呢段期間，我地會再查，一有唔對路，一定黎搵你。」說罷，他不等我說話便離開房間，換來的是兩個普通的警員把我押到羈留室。(睇黎佢係明玩野)

在這裡只有我一個人，環境十分昏暗，我還在想著我哥剛才的表情，他應該知道點什麼的。對了，他當警察，應該比我更容易找到弟弟的下落，為什麼我不一早就去問一問他呢??
我正後悔自己的愚蠢，接著便是一拳打左牆上，但拳陷入牆壁中了。

轟!!!!!!!

地上竟然出現一個缺口，走近一點看是一條地下通道，我想了想，剛才在一樓問話，再下五層樓梯，比停車場更低，應該是最底層了，為什麼還有地下通道？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際，人類原始的好奇心，讓我往通道口進去了。
下去時像滑梯一樣，轉眼間便滑到了終點，我站穩身子，看看四周，下水道!!

但這下水道有點不同，照明的不是電燈，竟然是牆上跟地上的一顆顆石頭??雖然光線不強，但也可以看清楚地面，現在也沒什麼可以害怕了，反正我已經聽到那缺口關上的聲音，最後我選擇順著水流往前走了。

這條下水道走起來像沒有盡頭，但已經不能回去了，只好向前直行，一邊留意這條陰暗的路有什麼異樣。

轉眼間已走了四十多分鐘，還是沒有終點的樣子。沒有怪聲，沒有任何人，也沒有任何物件或是什麼建築物。但耳朵竟開始有陣陣的耳鳴，斷斷續續在響，十分奇怪，原本在集中的聽覺變得不能集中，被耳鳴不停的影響，我開始嘗試擺脫耳鳴，向前直跑二百多米，不過耳鳴依然沒有消失，還越見頻密。

「阿!!!!」我大叫一聲，希望用各種方法令耳鳴的情況消失，不過亦都徒勞無功。

我慢慢冷靜下來，其實耳鳴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又沒危險，只不過比較吵了一點罷了，我收拾好心情後便再度前行。但我也開始急起來了，慢慢由步行變做急步，接著開始跑起來了。
「哇!.....」

突然，我的腳像踏不著邊際似的，令我差點跌到，幸好我反應夠快及時止住身子。實情是因為身體像變輕了一樣，才能及時穩住，此時我嘗試向前踏一步，立即就發覺有什麼問題。

離心力!!!

為什麼會有離心力呢？我無從探究，不過由踏進了這秘道的那一刻，我便知道這下水道一定有什麼問題的。這時我回頭一看，怎麼有點奇怪，就蹲下來看一看，阿!!這道路是斜的，我原來正不斷向更底層走去，但我也沒辦法了，反正已經走到這裡來了，也停不下了！（走吧小六）

只見原本微弱的光線隨著我越走越遠而變得更明亮。剛剛的離心力感覺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股莫名的壓力，令我走每一步路都比平常浪費更多氣力。我也不去多想，從剛才開始已經知道這地方十分異常，多想只會令自己變成白痴。

當我感覺到有點累，想停下來休息一下的時候，雙腳突然被加壓，身體像變得重了，稍一放鬆，整個人跪下來了，真的是重力加強了??還是走得越低層，地心吸力越強？

我不知道。

我慢慢地使勁站起來，再一度前行。多走三分鐘後，身體越來越重，體力漸漸有點透支，但看到...前面有光!!但比正常出口發出的光芒來得刺眼。

我在這時候，只會認為是發現了出口，使用我的意志力和剩餘的體力向光芒進發。

越接近光芒，我就越張不開眼睛。我集中一下精神，用盡力量不理刺眼的光，收細眼睛像一條線一樣向光芒望去，什麼！又是石頭??原來光芒是由石頭發出來的。

(我就要拎黎睇下係咩石咁巴閉!)

我一步一步向石頭走近，到了不到十步的距離，壓力十分之大，把我壓得倒在地上，但我依然慢慢地繼續向前爬，雖然雙眼也要閉著。

我試了試伸出手去拿那石頭，怎料當我差不多能快要拿到時，壓力突然再加大，大得我連手也舉不起，但也後退不了了。

「屌!!!!冇理由!!!!」

我使出最大的意志力把石頭拿著，光芒立即消散，取而代之是一股從沒感受到的巨大力量沖進我體內!!

感覺到了!

接著我便好像做了一個夢。

.....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清醒過來。只見一片藍天，離我好像伸手可及，雲層在我旁邊經過，附近空無一物，我把頭轉向左邊一看，飛機為什麼會跟我視線水平相同?

我的手不斷在摸，但摸不到任何東西，我嘗試站起來，不過是十分吃力地站起來，像失了平衡感一樣，腳沒有踏著任何東西，向下一望.....很多高樓大廈....是香港?

我...我....我飛起來了!??

不!這不是在飛。我是浮起來了，我嘗試向前踏步，感覺就像在下水道的時候一樣，踏不著邊際似的，而且很大離心力，不過還是能向前走。

接著我再嘗試向前跑，跑了不夠三步，開始控際不住身子，在空中向前打滾，我慢慢穩住身子，發現腳是向天空，頭向下面的建築物，不過沒有腦沖血的感覺，就如同踏著平地一般。

天空之城?是了!剛才那石頭!飛行石?不!它不在我的手中。在那裡?消失了?是了，我怎樣穿過地下通道的天花板呢?不知道.....

所有問題的答覆也是不知道.....

「阿!」突然，我的身子回復正常，正在由空中急促掉下。

(怎麼辦?怎麼辦?快!再浮起來!!快!!)我十分著急。

我望向下面最接近的建築物，距離不足三百米。

「不!」我伸出兩手向建築物大叫著。

突然，我的身子感覺到開始減速，臨到達建築物天台時，像玩降落傘一般安全著地。

什麼回事?我可以無效地心吸力?

是這樣嗎?用我僅有的常識所得，剛浮力空中時，地心吸力是零，當回復正常向下跌時，地心吸力是一秒下降十米，接著我再把吸力化為零，不過因為急促下降中不會立刻停下，與氣流互相磨擦後慢慢減速，最後安全降落，再把地心吸力回復正常。

這樣就能解釋剛才的情況，但我為什麼能像控制地心吸力一樣?是因為那石頭?應該是了，但又不肯定。

我摸摸口袋，電話不在，應該還在警署，是了!究竟離我在警署出來後過了多久呢?我看了看天台外的環境，發現原來我身在旺角，剛剛好!

對了!阿玲還在等我，先回家吧，她應該在擔心我，剛才的事再想吧。

我走了一段路就到家了，幸好鎖匙還放在我有拉鍊的衫袋中。

第二話

「我番黎.....」我剛打開門，阿玲已經撲過來把我摟得緊緊的。

「你唔見左成日啦!」她聲音有點啞啞的，應該是太擔心我所以有哭過。

「我有事嫁，傻妹。」我安一安慰她，也不忘看看時間和日曆，第二天的五點十五分，我是昨天凌晨被押走，原來不過是過了十多個鐘，幸好不是過了很久。不是的話，人類浮在天空睡著一定是明天的報紙的頭條，接著我就肯定會成名。

「我煮野比你食先啦!你一定肚餓嫁啦。」她立刻就去洗米造飯，我這時在想我前世真的不知幹過什麼好事，找到一個那麼好的女朋友。

我發覺好像忘遁了一件重要的事!跟阿玲說我可以控制地心吸力?
不，我沒打算跟她說，她一定會嚇壞的。

阿，是了，我好像是在警署偷跑出來的!

「係啦，冇冇人搵過我?」我立即問問阿玲。

「緊係有啦!你呀哥話你係警署走佬呀!好彩佢幫你搞掂啦，你電話都係度.....」

原來我哥哥跟警署那邊說是他放我的，原因是跟本沒有足夠理由控訴我任何事，而且只是那個白色警衣的高級警察要扣留我，應該是我哥說服了他們，我也想不到固中因由，不過能得知的是我哥哥在警局也有一定權力。

可能我真的餓了，很快就把飯吃完，接著便立即去洗個澡，好讓自己冷靜一下，順便也洗洗身上的「運氣」，這天實在發生太多事了。

「阿!」我在洗澡時，阿玲突然大叫，我直接一絲不掛就打開浴室的門，沖了出去。

「咩事?!」我急問。

「有蟑螂呀!」阿玲一向很害怕這類小動物。

「哈，唔洗驚，我幫你整死佢。」我拿起拖鞋，順便取一取笑她。

我準備拍下去，她已經用毛巾擋著自己不敢看，我也對準目標了。

啪!

蟑螂被壓扁了，但我的鞋子跟本沒有拍下去，不是我的鞋子打扁的，牠是自己突然被壓死的，什麼回事?有鬼嗎?

不!
!因為剛才浮在天空的事讓我知道所有都是我做的。我可以令其他東西改變地心吸力嗎?不但浮，還

可以加重...還可以把小動物壓得.....

「沒事了。」我說罷，便清理一下地面，回到浴室。

難道是我真的得到是改變地心吸力的異能？那麼，我就是可以完全控制地心吸力了？不會，沒可能有這麼奇怪的事。因為石頭

!又是這問題，但所有東西我也解釋不了，我很想大叫出來好讓我舒一口氣。

「我地好耐冇一齊沖涼啦。」阿玲突然打斷我的思緒，推開門進了浴室。

「好似係.....」是的，不要多想。既來之，則安之。接著我便向阿玲的臉吻過去。

翌日，因為玲是在銀行工作的，很早就出門去上班了。而我，就借被抓到警署放出來不久為由再多請一天假，其實只是因為我想要去證明一些東西。

阿玲有把午飯煮好再出門。我把它翻熱吃掉，午飯過後，我就準備出去了。但怎麼去嘗試使用我好像擁有的力量呢？可能很簡單，走上天台再跳一次就可以證實了，但也有幾個弊處...

一,如果再試一次，就算成功也難保這次沒有其他人看到。

二,突然失控怎麼辦？真的會死阿。

三,因為我已經試過從高空掉下了，這是危急情況，如果不是危急情況呢？

我想做一些更加有效的方法去證實。

但要符合這些條件，又不會影響普通市民的做法，在短時間內，我真的毫無頭緒，所以我便出門去找找靈感看。

走到街上，人山人海。身處在旺角，人真的太多了，最後我選擇走進小行，反正我也沒有目的地，這樣走會比較輕鬆。我走入小巷，眼看小巷中沒有任何人。快要走到小巷的盡頭要轉彎時，聽到有些嘈吵聲，好像是有人在爭吵。

「還錢未呀!拖左三日啦你!」

「金哥，我先借左四日，你咁快就黎追，點比到你呀!我拎左去投資呀，我同你講過嫁....邊有咁快拎得番比你...」

「下!?姐係我唔岩啦？我同你講，我金哥借錢比人，不辦就都係今日借聽日還，冇點你嫁!你想拖？都得!比多一星期你，總數還四十萬!!!」

「下....我先借左廿萬..姐係屈我姐...」

「屈?!!屈你老母!!!!」

呼！.....打鬥聲跟慘叫聲混雜，我立刻轉過去看，只見一個少年倒在地上捱打中，有三人圍著拳打腳踢，而三人的後面，一人正囂張的站著，我理解到應該是怎樣的情況，站著不動的那個就是所謂的「金哥」吧。

我原本就是一個有較大正義感的人，看到這個情況我也差點忍不住插手了，但因為他們人多，我也不敢立刻衝出去。

是了!現在不就是用來嘗試的好時機嗎？

我靈機一觸，先把自己大半邊身藏在角落，把一隻手掌伸身對住那班人，腦海想著把他們壓下。

果真!!!意念到，感覺到力量在運行，他們就立即像被壓住一樣用力撐住身子，那少年見到他們突然停手，忍痛起身就跑掉了。

人已救了，但就這樣放走他們，才沒那麼便宜，而且我的實驗還沒完結!

我嘗試把力量加強，他們整個人倒下來了，我立刻收手，生怕把他們壓成肉醬。他們像見鬼一樣，互相對望，卻不敢作聲,慢慢站起來，準備逃走。

但我還沒想讓你走!我把手再對著他們，這次嘗試把他們的浮起來，讓他們的地心吸力消失掉。

「呀!!!做咩飛起左！」

真的浮起來了!!!他們終於忍不住大叫，這次大叫把我也嚇著，怕只怕別人進來看到這情境，更加不想別人知道是我控制的，我立該收起手，他們就從兩米左右的高度掉下，應該也沒讓他們受什麼傷，只見他們倒在地上還有在動，我也不理得他們會怎樣了，向後便走。

我忍不住笑出來了,我真的得到超能力了!!!小時候的幻想變做現實了,雖然這個能力有點不同,不知叫強還是叫弱。

我接著在某幾個地方對死物做了實驗，得出幾個已知的結論:

把汽車浮起來，再慢慢放下，這樣的話，就可以控制下降速度，不是只可以直接靠正常速度掉下，而是可以控制下降速度，就算對再重的物件。

但不可以令東西反彈向上，除非是人，而且他向上跳，那就會像彈起一樣。

施展距離應該最多十米。

重力加壓有限度，不能壓到地裂或者地陷，把人變成肉醬倒是有可能。

加壓強度越大，維持時間越短。

控制自如的話可以在空中步行或跑步，不過我還未控制得好，會在半空中打滾。

使用這能力會浪費精神和體力，用多少就視乎這能力用到多大的程度(即是能力越強，耗力越巨)。

我想，這天算是完滿結束了，看看時間，已經晚上九時了，應該回家了。

回家??是了!阿玲呢，她應該已經下班了。看看電話...沒有未接來電...我撥號看看...通了...不足10秒...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這不像阿玲，她平時下班後一定會先打電話給我的。

這次，我好像感覺到有事發生了，我再撥一次看看，已經不能接通了。

我收起手機連忙跑去回家看看。因為我的所在地跟我的家相距不遠..20分鐘就跑回家了。

我抱著阿玲會接我門的想法把門打開。

「我回.....來...了。」一個人也沒有...
究竟阿玲出了什麼意外!!!

第三話

直覺告訴我要把電視打開看，我連忙把電視機打開。

特別新聞直播中！右上角小字寫上「香港歷史以來最嚴重持槍行劫」

「今日下午四時，一班帶著面具的持槍劫匪衝入旺角近西洋菜街的中國銀行行劫，警察接報到場近三百多個警員包圍劫匪，由於西洋菜街行人眾多，警方未有採取即時行動。下午五時三十分，警方採取第一次營救行動。兩名中國籍男人質被劫匪當成盾牌阻礙警方，警方無功而還。在這次行動當中兩名人質死亡，三名高級警員，兩名便衣，四名普通警員死亡，十八名警員受傷送院，六名情況危殆。劫匪暫時未有傷亡報告。據報，劫匪總共二十二人，其中為首一人帶著紅色面具，其餘帶著黑色面具。警方推測匪徒有受過高強度作戰訓練，暫時未有進一步行動，現在交由在場記者.....」

原來是阿玲工作的銀行！難怪沒有消息！

我只想到馬上要動身，前往現場，把身上包括銀包、電話等隨身物品全部放下，便急著出門。

啊不！還是在空中飛過去吧！！

我可能急了，失去了現智，想也不想，就從窗口跳出去。其實我還沒能飛得相當自如，不過此次情況危急，不能耽誤時間，怎樣也要盡力一試！

我在空中急步，勉勉強強的硬著頭皮，幸好走得還算穩定。

我看看下方，我好像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對了，我這樣飛天會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於是我立刻在某座唐樓天台降落。剛好有一套掛在天台的黑色衫褲，我立刻取來先穿上。我躲到天台門口旁邊的角落發現一個鐵造的面具，心想：太好了，正合我意！

我把東西一一穿在身上，感覺雖十足一個壞人，但此時此刻也理不得那麼多，我再次跳到空中，全速飛往現場。

不過因為我的控制力還是差一點，用了較多時間才到達，不過也比步行好多了。我臨近現場，在高空俯瞰，驚覺警力已達千人，比在家看電視時說的三百已多上三倍以上。

在中國銀行門口對開二十米沒有警員，只有一片空地，應該是為了保持距離，而附近的商店全部都關門大吉了。

在門口對外三十米左右，有一群便衣跟白色衣服的高級警員對話，我想是在商討。然後旁邊有一人四處走動，貌似測量地形、通道和有利位置...等等！不！那個不是我哥嗎！？

我悄悄降落在一處暗角，除下鐵面具和黑衣服，收在一些雜物旁邊後，慢慢地走近大哥。

「哥??」我只輕聲叫喊，他便立刻反應過來，轉身望向我，接著加速大步走向我，並拉著我的手。

「你點解會係度？點入黎！？呢度好危險架??」他識趣的壓下了聲量，一連串的問題也是我意料之中。

「警方打算點做？」我沒有理會他的問題。

「應該...會強攻..」他答得支唔，那是當然的了。裡面可是有人質啊！

「下！強攻？」我有點不敢相信。

「唉，今次比預計中更難對付。第一次行動個陣，我同三個上司各領三十人從四面出擊，最後得我個隊差少少攻到入去，咁都係因為我地都精通所有武器及槍械加上有一定武術底子，而且對方人數比較少。可惜，匪徒竟然用左兩個人質做肉盾，威脅我們要掉低曬所有武器，我地猶豫左下，佢地就即刻偷襲，迫到我們再前進唔到。呢次一個人都捉唔到就搞掂我地，警方算係顏面盡失，所以唯有下一次，不成功，便成仁。」大哥說畢，我便憶起他可是警方的第一高手，一想到此，心裡不禁一震。(究竟班面具匪徒有幾西利呢？)

「人質呢？」這是最關切的問題。

「救得到岩岩都救左，但下一波行動。落左order，要敵全滅！」我聽到後無言了「聽住！你快?離開呢度...」

「阿玲係入面。」我說得淡然，卻很擔憂。

「我知呀！但已經無計喇，上頭落曬order！走啦，我就黎保護唔到你架喇。」他邊向我作無奈的游說後，便放開我的手離開。並邊察看各個位置，看從哪攻進去最為有利。

我趁他不留神，轉身躲進剛才的暗角，再次把黑衣和面具穿上，二話不說，再次走到空中去，等待警方第二波營救行動。

果然，警方很快便改變陣型，盾在前，後有狙擊手佈置在周圍大樓的窗戶中，埋伏狙擊匪徒。

而我此刻只是想，警方再次失敗也不要緊，阿玲沒事就好。況且，還有我可以把那班人擊倒！當我得到這個能力後，其實我也可以.....

轟的一聲!!!我看到警方竟使用手榴彈爆破大門，頭排緊接立刻衝進去，不一會中後排也從左右都進去了。

我的位置看不到裡面的情況，只聽見槍林彈雨的聲音，還有人們的慘叫聲，但我卻沒有插手的餘地。

接著聽到裡面其中一方大喊後退的聲音，不過在旁的指揮官卻沒有後退之意，反而把手一揮，最後的支援衝進去了。

是飛虎隊！

不消三分鐘，數名戴面具的人在後門跑了出來，留守後門的警察立刻架起武器，搏火聲再度四起。

終於，我知道了為何警方派上四隊人馬，合並上千人也對付不了這幫戴面具的匪徒—異常敏捷的身手、火力強大的槍械、熟練配合的走位，看起來都久經百戰。

又有數十警員被放倒，卻只有其中兩個面具人被擊中。

我才驚覺我看得入迷：不！都不關我事！

我立刻降落到正門前，一眾警員看到我，一面吃驚，紛紛舉槍指著我，我慣性地舉起雙手，他們也沒有向我開槍。

「除低面具！唔好亂郁！」一名警員向我大喝，幸好是後排部隊，還沒殺得性起。看到我的面具有一些不一樣，並沒有立刻開槍。

「我只係.....想睇下人質咩情況！可唔可以通融下？」我勉強壓沈聲線的道(以免被人聽出我的聲音)。

「人質已經被劫匪殺曬啦！你唔洗扮野，快快投降！」在銀行裡的其中一個警察說。

我聽罷大驚：「你話咩話！??」雙手也不再舉起。

「做咩放低手！？」

「想點！」

「投降啦！」

警員們都不斷呼喝，但又見我沒有一絲反抗之舉，都只是把槍瞄準我而已。我慢慢走近銀行門口位置，看到裡面屍橫遍野的情況，我不禁愈走愈前。警員們則愈來愈焦急，卻不再往前進迫。

因為，他們看到從我面具中滴下的.....淚水。

我哭了。

「點...點解.....」我悲難自禁，昨晚才看過她可愛的笑臉，聽過她親切的聲線，一切...卻在一剎那.....

「點解？」我又再問，卻沒有任何一人回答，我明白，這是命令，警察按本子辦事，打份工而已??

但我不明白為何此刻的我卻不能接受。

「點解.....點解.....」我心裡萬般不解，為何為何為何.....

我已然.....瘋了。

「我問你地點解呀呀呀！！！」四方八面的警察皆被我的怒哮嚇得驚呆了。

他們立刻重搭戒備，準備向我開槍，不過，太遲了！

我已向四周二十米範圍內作出重力加壓，但大範圍使出時力量顯得並不足夠，眾警察只受到些微壓力，大抵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使用大範圍的重力加強的源故。

「同我跪低！！！！」一瞬間，我突破了 my 的界限，我的憤怒，使力量剎那間激發，眾警察頓時雙膝跪地，很多人不得不用雙手撐著地面，像向我跪拜一樣。

「這.....這是...是什...麼？」他們紛紛叫問著一個他們不會得到解答的問題，就像我一樣，我也不會回答他們，我只要他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向咁多位死者！！跪拜！！！」我的力量再次加強，更多人不支跪下，有些更是撐不住扒在地上。因為我突然再加壓，令他們撞至昏倒。

我乘機跑進銀行，帶著一絲近乎絕望的希望，終於在成河的血流間，找到了她...阿玲。

我臉色一沉，希望也終成絕望。

阿玲全身彈孔，頭也中了兩槍，我不敢再看，也忍不住淚水。良久，我也懂得動起我的手，把面具脫下，把我幾近蒼白的嘴唇靠在阿玲已然冰冷的臉上。我吻了下去，唇間一陣冰冷得刺痛的感覺，刺得我淚腺再度失控。

別了，我的最愛。

第四話

我把面具再次戴上，沒有理會準備要進來的後勤警員，就從後門追了出去。

是的，我是很痛恨警察，但也不至於要取他們性命，這城市還是需要他們來維持治安，大事不成，小事應該還可依靠。

現在最重要的不是他們！

我推開後門走出去，發現空無一人，躺在地上的不計其數，大多是警察，還有兩個面具人，走近點看才知道原來他們都戴著鬼面具，我好奇地脫下其中一人的面具，才發現他原本面貌恐怖至極，像被火燒過的溶爛面孔，我連忙放下面具，不敢再看。

但我也迷失了，不知走哪個方向是好。我再環觀四周，發現有數名警員倒臥在左方，我馬上向左跑去。

果然，幾個戴面具的人就在前方，然而身邊再沒有警察了。以我推測，應該是被殺光了，不過看到幾個面具人沒拿槍械，大概是子彈盡耗了吧！

但他們為何都站著不逃跑呢？我不敢輕舉妄動，只在一旁觀察，剛才為了對付警察，消耗了過多力量，還未恢復過來。更何況，我將要面對的是比警察難對付百倍敵人。

我躲在角落，只見前方有二人正在搏鬥，拳頭你來我往，鬥得難分高下。

其中一人顯然是面具人首領，每個面具人也等著他趕命，卻沒有作聲，另一位則是名中年男人，看似懂一點洪拳。在他身後有一名女子扶著一個婆婆，悲涼地哭著，然而我即使離他們這麼遠，也勉強能看得出婆婆已經死了，身上大概有兩處槍傷。

我想，中年男人大概跟婆婆有著一定的關係，才會激動得要與面具人打起上來。

面具人那邊也挺豪氣，冒著被大批警察追捕的風險，也不佔中年男人便宜，只派一人公平比試。

眼看二人打了近三、四十回合，中年男人漸趨下風，還馬上中了一記重拳，但他也咬緊牙關，奮力還擊，即使中了拳也沒甚影響似的。接著兩人由招式交鋒變作不斷拚拳，但面具人也不忘擋下一些重拳，反觀中年男子只顧拼命攻擊，完全沒留自己任何退路。

再過片刻，二人還在拼著，似是難分難解。其實不然，中年男人的嘴角其實早就流出鮮血，顯然早就受了內傷。反觀面具人出拳愈來愈快，手腳並用，大戰了這麼多回合才現真章！

中年男人應也想到情況危急，不惜上前硬吃一腿，然後右手全力一拳，想來個兩敗俱傷。

可是他失算了，面具人早料到中年男人有此一著似的，立刻收起已然踢出一半的腿，並後退步，中年男人的一拳馬上落空，面具人順勢捉著對方右手，拉過來靠著自己的下半身，一下膝撞，正中頭部。

男子隨即昏倒過去，倒在地上。面具人竟沒有收手之意，反而前踏一步，欲加一腿取他性命。

「停手！」我急忙跑過出去，讓面具人失去重力，他踏前的一步馬上變得不著邊際，像失控一樣，浮在半空打轉。

我衝到面具人面前，把失重轉為加壓，而面具人果真本事，這樣情況下還能平穩落地，可能也由於我只能出半力，加壓得不太強。於是我連忙衝上前，補一腳，把面具人踢開。我再扶起中年男人，把他拉到一旁，然後轉過身來，面前便是幾個面具人。

被我踢中的面具人並沒有倒下來，他身手十分之好，就算在身在半空中被我踢中，他向後倒立，用手支撐著地面，一個翻身就漂亮地落地而且站起來。

這時我才發現，原來這個面具人的面具是紅色的.....真的是首領!!!

我只感到他極度危險:「走！快！我黎頂住！」我急忙叫那些人先走，因為我跟本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他們對抗。幸好那中年男子已經起來，雖然口還流出鮮血，但他們也不婆媽，抱著那去世的婆婆就立刻跑掉。

「你地究竟係咩人！？」我大喝一聲，其實我知道他們一定不會回答，只是志在立威和拖著一點時間，讓他們離開。

因為我並沒有把握能贏，在我立場其實報仇是必須，不過他們的能力深不見底，我的能力還是初次用上實戰，所以我心裡也莫名不安。

他們如我所料並沒有答話，那首領只慢慢地在背水抽出武士刀。

「我一個...就已經...足夠...」口吃！不過也能聽清楚，那首領像是跟其他人下命令似的，接著就自己一個人衝過來。

我當然不會等他過來作埋身的戰鬥，我急忙使出重力加壓，但他只被壓得半蹲狀態，並立刻用刀擊向地面，借力向前，我再一次使出重力加壓，這次力度當然更大，他被壓得倒在地上，但同時，他已經把武士刀脫手飛出，直指我心臟位置，我憑著反應，向右邊閃身躲開，但也被劃出一道淺淺的刀痕，我集中力依然沒有離開他，免得重力失效，也管不得這點小傷了。

既然壓不死他，那就.....

我把他的地心吸力化為零，他一想動，便整個人浮起來了，他立即在空中作出類似擺脫的動作，不過已經擺不脫了，只能向天上的月光不斷進發。

「在月光下消失吧！」報仇的念頭隨著勝卷在握，湧上了心頭！

我沒有直接把他掉下來，看到他在半空中越浮越高，到了我認為很高的位置，就立即把重力由零變為加壓模式，他急速從天而降！

(這樣不死也得殘廢吧！)

呼！！！！

竟然.....在一旁觀戰的面具人同時衝前在首領落下的地方，一起護著他....首領拍拍身子，安然地站起來，不過他有兩名手下已被撞得昏到過去。

這時，警察也趕到來了！

顯然，面具人看到警察已經趕到來及被我的能力嚇到，一時不能應對，也不理昏倒的同伴，起來便跑..其實我也該走了....不過還有一點要知道的！

「你地究竟係.....！？」我追著他們問。

他們邊跑邊回應我的問題

:「鬼.....臉」隨著聲音消散，他們人也不見了，我也動身往別的方向走。(鬼臉？那我一定要把你們變真鬼！)

「戴著鐵面具個個，停係度！雙手擺頭！」警察向我追趕著。我已經不夠氣力跟他們拼，唯有用所剩不多的力量嚇退他們，我把最前一人用僅存的力量壓昏過去，後面的警察見狀立即急急停下，我眼見他們被嚇得一停，馬上使用無重力起跳，他們看起來的錯覺就像飛起來一樣。

這時我高高在上的看著他們，他們無人不驚訝地抬起頭。

「你地班黑警！為左你地自己嘅面子，竟然唔理人質生活！死左去嘅人命，你地呢世都還唔清！以前有警察救人質，E家有警察殺人質，你地點對得住上一代警察幫你地留落黎嘅美好形象！」我向下面的警察說著，像神一樣訓話著。(還看到我的哥哥。)

是了！他們剛才說戴著鐵面具的那個？(我暗暗笑了。)

「從今起！由我黎取代你地！我就係香港第一個英雄——鐵面！」說畢，我就加快速度離開，消失在他們眼前。

第五話

我在附近繞了一圈，生怕被發現行蹤，才降落在自己家對面的大廈天台，我脫下面具和衣服，抱在手中，便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沒有任何追趕或跟蹤，可能警方暫時也真的被我的能力嚇到了，而且他們剛剛才傷亡慘重，想必不會亂來。

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我坐在床上(因為這房子其實很小，進去走兩步已經到達睡床。現在唐樓租金也很貴，就算只夠兩個人住的也要三千至五千不等)回憶起剛剛跟警察說的那些話，確實是沒有必要說的，不過剛剛一時氣上心頭，也收不回了。

我把抱在手上的衣服跟面具掉到一旁，手撐著睡床後傾，腦袋放空。看著只剩下自己和家中各種充滿回憶的物件，桌上還放有我和阿玲合照的照片，和一堆屬於她的東西。

我把相架拿起來看看，手摸著照片上已去世的人.....眼淚又再流下來了。

這一路走來，我的人生....對我重要的人...我沒一個能保護好...父母，弟弟，阿玲...

「阿.....嗚.....」我再也控制不了情緒，跪在地上痛哭著，心...真的滴血了。

父母跟弟弟的事情可能沒什麼大感覺，因為我那時年紀也太少了吧，也做不了什麼似的。但這次...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腦空浮現出有我們二人一起出現過的片段.....

(這張照片是我們第一次去旅行的時候拍的，亦是我們最後一次.....)

.....

上年年頭，剛好我有差不多十日的假期，我就跟阿玲說要去旅行。去哪裡？其實這個問題我小時候已經有定案，我一直想去貧窮國家的落後地區走一走。

阿玲也很順我意，最後去了非洲某地方。

但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到落後地區有什麼可以做？說真的，我只是想體驗一下在這裡居住的人的生活是怎樣的，我想這是在香港肯定感受不到的。

剛到這境地，簡直嚇呆了，雖然在電視上有看過或是在別人口中聽說過，但和我現在親身到現場又是另一回事。

他們有的在喝偏黃色的河水，有的在吃著樹葉樹皮，睡在殘破不堪的木屋，還有附近一座座的垃圾山也極是驚人，在這異常惡臭的環境真的不敢想像他們平時是怎樣能睡著。看到他們都穿破舊的衣服，也不知道幾天沒換沒洗了。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此刻自覺十分慚愧，我走去當地村民的一個聚集地，把自己僅有的糧食全都分給他們。雖然我只有身體語言，但他們也好像明白到我的心意一樣，接過食物，再把原本不多的食物不斷傳給各個人，自著這個情境，我跟阿玲只覺心頭一酸。

往後幾日，我先給了一筆錢請了一個司機來接送我們這幾日來回城市跟村落。晚上我和阿玲會一起在一間沒人的木屋席地而睡，早上一早起來，一起到城市買了一大堆食物和食水用車子運送去村落。那邊的物價其實十分便宜，我不是十分有錢，但以我的資金也可以天天買到近八十人的分量，當然，在我離開時已經花盡所有資金。

除了拿食物給他們，平時還會跟他們一起打魚或打獵，當然我什麼也不懂，多數是看著他們做這些事。阿玲就會跟女士們去打水和摘水果什麼的。最後一天的時候，我終於親手抓到一條魚，十分有成就感。

言而，他們對我們一開始的突然到來，一點敵意都沒有更是可貴。原以為他們像漫畫或電視上說的，有外人到來，就像看見敵人一樣，怎料親身到場又是另一回事，其實他們都很友善。和村民分別前那一晚，我預先學好一句方言，就是「我們明天就要離開」這一句。

我跟立刻跟村民說了，他們都立刻嘈吵起來，接著一個個走過來跟我和阿玲相擁和說話。

雖然我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但我還是十分感動的。

那晚，就像開一個晚會一樣，一起圍著一個火團在晚餐。接著他們也開始唱起歌來和圍著跳舞，我們也被拉起來加入跳舞，感覺就像一家人一樣。

「原來黎呢D地方都幾好玩，你睇佢地幾開心。」我和阿玲坐在一旁看著他們跳舞，阿玲為來過這裡而高興。

「緊係！唔通好似你咁成日要去日本阿~~韓國阿咁？」我回應時順道也取笑一下她。

「我先唔係港女囉！嘻嘻.....幫到佢地開心就好足夠啦。」

「嗯.....我地可以做得到的唔多，呢少少野對於佢地黎講係治標不治本.....」我突然認真起來，阿玲也沒有打擾我。

「當有一日，我有能力去做D野，無論咩都好，我想令呢個世界變得公平少少。人生出黎就係平等，而呢一班人只係人類因為自私而出現的犧牲品，並唔係因為佢地出現乜野問題.....」我接著說，抬起頭望向天上的月光。

「我...想做一件大事，我想改變一下...我生活緊嘅地方。係有朝一日！」我伸出手掌對著月光，阿玲也在一旁摟過來了。

「我相信你一定得嫁，當你有能力就去做啦！我永遠都會支持你！」她說罷就吻向我的臉。

我心在想：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

對了！

我望向窗外的月光，再次伸出手掌向著月光。

記得，我跟阿玲第一次約會時也看到這月光，到我跟她說出自己的夢想時，亦再次看到。而現在.....果然，事不過三，到最後我也是自己一個人看著這天色了，只剩我一人了。

沒錯！我仍然存在！

一個人的能力有多大，能對我的夢會有多少助力？我不知道。只是改變這社會是我願望，也是阿玲想我去達成的事。

小說寫著:最美的願夢，一定最瘋狂。

是的，我瘋了。其實從我得到這個異能後，我已經瘋了！

我把手握成拳頭，直指向月光。

「我，夜小六。想做一件事，改變一下我生活緊嘅地方，係我有限嘅能力入面。同理，我一定要消滅「鬼臉組織」！」我起誓的時候也不忘我要為阿玲報仇的心態。

好了，我暫時停止了悲傷，只因阿玲的意志已在我心中，像與我同步般！可惜，這只是短暫的停止。

翌日，我早早起來打電話到公司請辭了，我獨留家中，打開電視及電視，用意是為了尋覓「鬼臉組織」和想即時知道新聞資訊，好讓我可以到場救人，兌現昨日對著警察衝動說出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只是想讓世人知道有我(鐵面)的存在！

我在電腦反覆查閱，也沒有關於「他們」的資訊，反而看到有關昨天那件大事的文章報導。

入面提到「警方重重包圍，匪徒長困在銀行中，被迫得發難，把所有人質槍殺後企圖衝出包圍，在十五分鐘內，衝不破警方防線，最後警方擊殺16名匪徒，2名被押到警署，還有4人在逃。」

竟然這樣避過責任.....不過在香港這個被中國企圖控制新聞自由的地方，我也見慣不怪.....

是了，好像有那裡出問題像的.....

對...慘了，他們活捉了兩人！

我立即查看一下，還在旺角警署，幸好不算遠，應該可以趕得到過去。我換起黑衣服，戴過鐵面具，就從窗門直接跳了出去。

我心中已經在計算著，等出事才行動就太遲了，要在未出事前就闖進去！

可惜，已經出事了，我在上空中望向警署...那二人已經走上了天台...引發與警察的攻防戰.....

第六話

天台上，兩名面具人面具已被除去，露出來的是一張上次看過的溶爛面孔，跟昨天看到的沒太大的分別。若是正常人看到這面容應該會忍受不到或可能立刻嘔吐，幸好我從小就不怕恐怖的東西，可能是先天遺傳吧，因為我的哥哥也跟我一樣，而他.....正在這個天台上。

天台上的局勢很鮮明，面具人應該是搶了警槍，各自拿著兩把手槍在手，站在有掩護的位置上；而警方大部人都站在天台的門口，沒有出來，只有我哥哥站出來了，但也不敢輕舉妄動，我猜測是因為警方經過昨天一役，已經暫時接受不了任何傷亡。

只見我哥哥 - 一輝踏前兩步，我想我猜對了！（是了我的哥哥叫夜一輝）

「面具人，出黎啦，我同你其中一個單打獨鬥，唔會佔你便宜！」一輝大叫著，果然是不想再有損失的做法，所以唯有博一次面具人的自尊心。

一輝把佩槍掉到地上，再補一腳踢到一旁：「打贏我，比你地走！」一輝擺起準備動作的架式。

面具人探頭已經看到情況，兩人互望一下，其中一個走出來，對一輝點點頭，又指一指那天台門口，是的，入面有不知其數的警察，大概也怕他們拿槍一擁而上，但警方其實也沒有這個意思，只想用不損任何一人的情況把他們再度捉拿，但面具人連回話也做不到，怎能想到那麼多呢？一輝立刻示意關上門，還把天台門鎖死。

面具人看到，也沒有做次，兩個人把四支槍都掉到一旁，走了出來的那個面具人在附近拿起一把鐵棍再面對著一輝，一輝看罷，也抽出腰間的伸縮警棍迎戰。

一輝主動沖前，先一揮一輪花棍，應該是想先試試面具人的棍法，但面具人身法十分之快，只一秒左右就閃身轉到了一輝的背後，向一輝背部揮棍，一輝沒有轉身，只向前一滾避過這一擊，但面具人也沒有停下來，一個踏前追擊滾在地上的一輝。

可惜，面具人大大失算了。一輝這下前滾只滾出一半，就停下用頭跟手作支點撐著地面，虎尾腳向後踢出，正正擊中向前追擊的面具人。

面具人的眼跟鼻被踢個正中，眼前一黑，立即在自己前方胡亂揮棍保護自己，這是當自己看不到前方時比較有效的保護方法。

不過，精通棍法(其實是所有武器)的一輝連這個也在他的預料之內，一輝的伸縮警棍輕輕揮動，頓時變成長棍！原來有改裝過的！一輝向前橫著長棍，擺起一個衝鋒姿態，把長棍在面具人棍花中的空檔插進去，擊中面具人的氣門，面具人中招後只停止了動作，好像對他的傷害不大。面具人看出這刺棍力度不強，便想用手把棍抓起來。

「喝！」一輝大喝一聲，突然使勁向前推棍，棍頭髮勁，連帶轉動棍身，勁力兩重爆發，面具人吐血後飛數米，鐵棍也被震得脫手了。

三吋真元勁！？(港漫的招式....不過這應該是一輝自己的招數)

一直在旁邊看著的面具人看到這招擊傷他的同伴，也立即有反應了。不過並沒有跑出來，只是走出了

兩步，因為他的同伴已經很快的站起來了，並再次擺起戰鬥架式。

(氣門受到這般重創還可立刻站起來！？鬼面人的肉體是鐵做的嗎？我只知真的深不見底！)

我正在驚訝面具人的體格時，一輝已經衝前亂棍把他轟至暈到。原來他氣門受傷，已經沒有戰鬥能力，但本著意志還是可以站起來的。這時，另一個面具人已經跑出來，但又止住了腳步。

一輝的氣勢完全把他壓倒了！！

「你要唔要打？」一輝說罷，把暈倒的面具人用棍挑起再掉向他面前，面具人沒有接過棍，只讓那支棍倒在地上。

「定係選擇，投降？」一輝把棍指向他。我也是第一次看見哥哥這般的氣勢，跟我平常認識的相差太遠了.....

面具人望著一輝，只不斷拉著暈倒的同伴後退，直到了天台的邊緣。

「定你真係想死？」一輝把棍指著他的面前。

阿！！！！

面具人突然大叫一聲，一輝也被嚇得停了一下，只是這一剎那，面具人拉著同伴從天台跳下去了。雖說警署不是很高，但也有六層，這樣跳不死也斷腳吧，何況還拉著一個同伴。

然而，我錯了。他把自己同伴當踏腳石，落地後他還毫髮未傷的走出警署，但他的同伴目測應該是當場死亡了。

見警察全在頂樓，沒人猜到有如此一著，眼看沒有人能追得上，而面具人一邊跑一邊向擋路的市民作攻擊，我在空中加快速度追他。

看他走到大街上，市民眾多，他也跑得更急了。

不好！這樣下去只會令市民受傷！

面具人一跑進大街，被眾多市民擋著去路，也越走越急。

只見他突然發難，把前面兩個市民打飛出去，我連忙把那兩個市民的重力急降，減低衝力，但兩人也吐血暈倒過去。我加快到面具人的上方，但他也向前奔跑著，原來擋住他的人也紛紛散到一旁。

我連忙用重力止住他的行動，可能因為距離較遠，而且我還在空中，要把集中力分給到維持自己的平衡，一時不能壓倒他，他也能作止住他腳步的效用。

他大驚得大叫出來，在旁邊突然拿起一些東西胡亂地扔出去，有市民被擊中，不知傷勢，我連忙走到他上方。

「同我停手！」我在他上方下降，對了！可以這樣！（我突然有個很有趣的想法，或許可以一招了結他）

我靈光一閃，加大下降速度，向下揮出拳頭，利用下降的衝力出拳，應該效果會比較大！

面具人看到我急降下來，也連忙在旁邊拿起一塊厚木板擋住上方，企圖想擋下我這拳。

呼！！！！

木板應聲斷開兩半，拳勢未止，擊中面具人，我擊中後借力彈後，看看他中拳後的情況。(其實我對埋身對打一點信心也沒有)他倒在地上，但還在地上按著中拳處，沒有暈過去，應該是木板擋下了大部份衝擊力，所以他才受了輕傷。

我正想上前再向他作攻擊，但劇痛突然傳來，由手發出，回想起來....其實我手部並沒有強化，只是利用衝力去攻擊，但自己並沒想到要承受反作用力這部份。我看看我的手，皮膚已經裂開，流出血來。

看著面具人已經能站起來，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忍住痛楚，用剩下來沒有受傷的左手對準他。

但他速度依舊的快，跑到人群左抓起一個女人當人質。我看一看周圍，原來群眾並沒有散去，只是在一旁看戲，有的還拿出電話拍起片來，我也不知該怒還該笑，但也理不得了，最重要是只把這面具人拿下來，雖然他抓了人質慢慢後退，我也嘗試去解救人質。

我想了想辦法，但都不可行。如果用重力把他壓下，連那人質也會被壓著，搞不好還會壓得那人質受傷或壓死他。如果我衝前或再用剛才那招，他有可能把人質當成盾牌，所以也不行。那就只剩最後一個辦法或許可能有效。

我也沒時間多想了，我把他們的重力消去掉，就在面具人下一個後退步，他浮起來了，當然，連帶那人質一起上升。畢竟，我是定點使用，不能只對某一個人使用。

面具人浮上空中後大驚失色，拉著人質並不斷掙扎著，令到他和人質在空中不停打轉。這時我的手正對著他們的位置，市民無不驚訝，我就像一個魔術師一樣在變戲法，我也沒理市民的驚嘆，救人才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看準機會，在面具人背向地下，人質面向上方時，突然轉換成重力加壓！市民又再大叫出來。

呼的一聲！面具人應聲撞向地面，暈到過去，而人質因為有面具人作地毯，所以還可以站得起來了。我在附近找到一條繩，把面具人綁起來，以保不會再跑掉，並用手示意途人立刻報警。

是的，我能捉起來，但不能執法，這就是英雄的苦處。我們更不能殺人(若在可以的情況下)，因為殺人就是犯罪，難道說英雄殺人就不犯罪嗎？

壞人也是人，要以法治理。這就是世界，當人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就應該有同一個觀念，殺罪犯是可能是好事，但亂殺罪犯，就是私刑。

我是夜小六！不是夜神月！我不是要做神，我只想為我生活的環境去出一點力。何況我現在有能力！

被救那人質走近我一點，但他不敢接近我，離我八米左右距離就向我道謝，接著離開了。這時，一路停止所有行動的「觀眾」們就歡呼起來，沒錯，只向著我的。

在吵雜的聲音中，夾入了一個問題，也有不少的回音.....你的名字是？

沒錯，我就是香港的英雄！不是浪子，英雄還需要名字！

我跳上空中，在離地15米左右又停了下來，下面的市民全都抬起了頭望著我。

「鐵面！.....鐵面英雄！」

這就是我的回答，我已經正式現身在市民面前了！

第七話

回到家，我也趕緊洗澡及換了衣服作休息，這兩天也只留在家中，看看新聞或在網上查找那組織的資料，在一無所獲的情況當中也有好消息。

因為「鐵面英雄」這個名字已經紅遍網絡，還被拿來跟美國的漫畫英雄比較一番，我在大街上捉拿面具人的片段也廣泛流傳。雖則警察說「鐵面英雄」也是罪犯，不過幸好有大量網民支持，留言更指警察辦事不力，被罪犯由警署跑掉，如果沒有「鐵面英雄」市民早已有傷亡。另又指銀行事件如果「鐵面英雄」在場早已收服了那些面具人。

我也很高興有這樣的說法，但哪有這麼簡單把他們收服。雖知我那時捉下一個面具人已經有點幸運成份了。

不過在報導說，再被押回警署的面具人在問話期間依然什麼都沒說。我在想：其實除了面具人那個首領外，其他人都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說話，一定有原因的，但暫時還有待調查。

我現在要做的是等待，沒罪犯出現當然更好，但當出現的時候我也有足夠準備可以應付。

另外我在家中或附近地方也加緊把現有的能力控制好，而且以物理學推論，這能力應該不只能達到這個程度，或許能夠再進一步，變得更強。

最後是，我堅信面具人一定會再行動，我得出來的結果是，這個組織需要錢，很多很多的錢，但他們不知怎樣拿到手，空有力量和戰鬥意識，所以才進行強行搶劫，當他們準備好，一定會再出現的。

所以我也在裝備自己，在面具人出現前，要變得更強。

在家中休息了良久，睡醒以後的第五天，我很早就起來梳洗並更衣，準備出門。因為這是等待已久，但亦不想到來的一天。

今天要去領阿玲的骨灰，應該說是在當日「銀行事件」死的所有人質的「骨灰領取日」。

說起來可笑，去到骨灰領取處竟然人山人海，應該是眾多人質的家屬和朋友，有的更哭哭啼啼的，而我是唯一一個獨自領骨灰的人，只因阿玲父母在內地的工作十分之忙，一時不能抽身，雖是女兒的骨灰，但人既然已去，更應活在當下，他們都是聰明人，壓根十分明白這個道理。而我跟阿玲父母關係十分惡劣，只是他們長期在內地工作，價值觀相差之大，不能三言兩語能說明。

我相信全能的高登仔會明白。

我把骨灰取回後，就急著去安放好。我也對這地方不感興趣，更可以說是有些討厭，便馬上離開了。

一出了門口，就看到一個女人已經等著我 -

我的姑媽。想不到她也知道阿玲死的事，我也沒太大驚訝，因為也不是什麼奇事，本來新聞就吹得很大，而她亦知道阿玲在那銀行工作。她陪我安置好後事，我就上了她家吃晚飯。

我也很久沒有上來了，她的家也沒什麼轉變過，正常兩房一廳的供屋吧。只是家中已經有一人等著....

一輝。

我們三人同枱吃著飯，多數也是姑媽說話，問我最近的生活和說些八掛事。

我跟一輝也一樣只用三言兩語和應她，但她突然說起一個話題令我和一輝也抬起頭來，反應之大把姑媽也嚇著。

「做乜一講個個咩「鐵面」你地即刻咁大反應呢？」姑媽一臉奇怪的問。

「冇呀。」一輝收起驚訝的表情說。

「冇咩，我食飽啦，你地慢慢。」我說完，收拾一下自己的碗筷就到窗邊去抽煙了。

「我都食完啦。」說罷，一輝也起來了。

「咁好啦，我洗埋d碗先。」姑媽也起來開始收拾了。

一輝向我走來，沒有作聲，只是跟我一起看著窗外面。也許，我們很久也沒好好的聊聊天了，所以都不知說什麼。

我也一時間不知道該什麼開口，而且阿玲的死跟他有關係，但我沒意思跟他吵，因為一點意義也沒有，那件事他也不能控制。而當天在警署跑掉的事，我們也一概沒有提起。

「六仔.....」首先打開對話框的是一輝。「對唔住，我有辦法.....」

「唔洗講啦，我唔想同你傾呢個話題。」我當下就打斷了他，不是因為他是警察的關係所以不想跟他談這問題，而是我跟誰也不想說起這件事。

「嗯.....」他也支吾以對，我想他應該明白我的意思。當然我心底還是很恨警察。

「你又點呀？岩岩一講起個鐵面就嚇到咁，你地警察都會驚？」我轉過另一個話題好了。

「我先冇驚，因為我有份接手追查呢個人，但乜都搵唔到，E家一聽到鐵面呢個名就好敏感咁姐。」一輝也不對我說大話，直接跟我說了。

我心底內還是笑了出來，當他知道正在追查的人就在他旁邊的時候應該會很好笑。但不可能做這些貪玩的事，只因我已經不是普通人了，有很多事要理會的並不只自己及身邊的人，我現在所有要做的，也是給大眾看著的。

「係咩，哈哈。」我也不懂得怎樣回應他了。

「咁你對鐵面呢個人物又有咩睇法呀咁。」他邊說邊拿啤酒來喝，也給我拿了。

我把啤酒開了，大口喝了一下，說：「我...阿？...又唔清楚佢d野，好難講姐。」其實我不想正面回答這問題，免得露出馬腳。

「又係...唔...」他看起上來好像心事重重似的....對了，弟弟的事也還沒問他。

「咁細佬呢，細佬你搵到未？」我看似乎心靜氣的問，但其實眼神已經緊緊射向他。他的面色就如在警署那次一樣...變得很難看。

「我搵左好耐都冇佢消息，你應該都有試過搵佢，係咪？你係警察黎，應該比我更加容易打探到佢下落。」我眼見他面色一沉，變得更沉默了，我就更加確信一輝一定有一些關於弟弟的資料，所以再追問下去。

「我只可以講，十一(十一即是弟弟的名字)我有搵過佢，亦都有搵到佢一d小情報，但係唔可以話比你聽，而且你都有能力去插手。」一輝只是冷冷地回應。

「咁姐係你一早知佢下落啦，做乜唔一早同我講！」我一知道原來有十一的消息，開始無意識地變得激動起來。

「我冇佢下落，只係知佢少少情報.....」一輝嘗試解釋著。

「我要知呢D情報！」我開始用命令式的口吻，這是我從小到大的性格，當動怒或是急起上來的時候，口吻就會變成命令式的說法。

「都話你插唔到手，況且.....」

「講！」我急得動起怒來，當然了，這次是多年來第一次聽到有關於十一的消息，怎能不急了。

「小六.....你.....」糟了！我都忘了，我現在的氣場也許已經不同了。

自從得到異能後，氣勢開始慢慢地改變了，而且經過與警察和面具人交手後，氣勢開始日漸增強，可能這就是所謂高手擁有的氣息吧。現在一輝自然是感到我的氣勢變得很強烈，所以感到十分奇怪了。

「我就算幫唔到手，都想知所有有關於十一的消息，你講比我聽啦。」我開始平息了一點情緒，緩緩地道。

但一輝沒有理會，放下手中的啤酒，突然向我出一記左勾拳，幸好我反應足夠避過這拳，不過只是向後退了一步，僅僅的擦鼻而過。

「你做乜.....？」

他沒理會我的問話，右腳向我踢出，我勉強的擋了，但接不下，後退了幾步，他踏前向我追擊，直拳打出，直取我頭部，我本想憑反應避開，不過心底下有個想法出現，使我沒有作出閃避。果然，他的拳只抵在我的額頭，並沒有發勁。

「停啦，好嗎？」我賭贏了，當然大口氣。

「Sorry阿，小六.....你頭先個氣勢太熟悉，所以我先.....」一輝收起拳，雙手互相搓著，一路低頭。

「我係你細佬，我氣勢你點會唔熟丫，哈哈。」我裝模作樣地笑起來。

「咁你肯講未？十一.....」我話未完，已經被打斷。

「你地係度做乜呀，過黎食生果啦！」姑媽見我們吵吵鬧鬧，叫我們坐過去。一輝當然乖乖的走過去了。

「鬼面人.....其他你自己諗啦.....」一輝丟下這句就去坐下吃起生果來。

這句說話，我當然十分驚訝了，鬼臉人....難道說.....十一是...

「六仔呀！」一聲巨響把我從思想中拉回現實，看一看，又是我的姑媽。

「你呢日係咪要執阿玲剩返低D野呀！」(當然了，我點點頭)「咁你順手E家執埋你老豆個D野啦！擺左係度好耐，你呀哥又唔肯執。」

「哼，又冇乜好執，幾疊冇用的廢紙.....」哥哥邊吃著邊不屑地說。

「乜爸爸有野留低咩？好！係邊我即刻執！」我由小到大也沒聽過雙親有留下什麼，是了，爸爸好像是一個小說家。

「冇乜野，佢寫完冇出書D書稿黎姐，係雜物房入去右手邊，得幾疊草稿同一個盒仔，不過打唔開，你呀哥想開都開唔到，又廢時整壞入面d野，你呀爸話好重要嫁。」姑媽於是說。

「好，我拎番去慢慢睇...」如是者，我把這幾疊紙和盒子帶回家才慢慢看.....

把幾疊爸爸寫的草稿看完.....盒子也被我打開了

我終於發現我能力的秘密！！

第八話

我看著看著父親留下的稿，已經看到一半...卻發現原來我的能力來源不是幸運得到.....其實所有事已經在我父親那時就發生了

.....

我走進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因為沒有回頭的餘地，我便沿著走廊不斷地向前走。走了一大後路，迎面而來的卻是一幅高高的牆壁，我走近牆壁，湊著牆身在怨恨著，老天怎麼要點了一條死路給我，還要先讓我走這麼一大段路才看到。

人當向著目標走，卻發現不來自己一直也走錯了路，那種失落感真的不是可以用三言兩語去形容，但這世上，其實冥冥中自有主宰，一切皆不是偶然。

正當我心灰意冷之時，地下突然裂開，我一時間找不到可以讓我拉著的東西，就這樣掉下去了，我邊向下掉，一邊又看著上方裂開的地面，地面竟然慢慢地拼合好，好像一道門一樣，這是什麼怪事？

這時我才發覺到世界的奇妙，何止已發現的各個奇觀那麼簡單，其實真正奇妙的，是我們人類並未發現的事物。

我全身濕透，在水中只能閉著氣，不斷地向上游，嘎嘎....！頭伸出水面，原來我竟掉進了一條下水道中，我爬上旁邊的路面，站起來看看四周，才驚覺這裡燈火通明，但照明的並不是電燈或者火光之類，而是掛在牆上一顆顆的石頭，發光的石頭？

人類的好奇心本想令我直接把石頭拿在手中看看，但當手開始伸向石頭的時候，個人的危機意識令我不敢觸摸，但這不是我的異常能力。

情況就像去火鍋店，剛剛搬出來的火鍋自然是未滾的，就算摸一摸但也應該不會被燙傷，但當想摸的時候也會怕如果真的是燙手的那怎麼辦？當有這種想法時，手就自然會停下。

我當下把手放手，只因是沒有需要冒這個風險。我看一看旁邊的水流方向，便潮著順流走去。

走到半路，突然感覺不妥，便放慢腳步，不過已經像踏不著邊際一樣，我用力的穩住身子才不致跌到，當下站起來感受一下有什麼異樣。腳是踏著實地的，沒錯！

但身體感覺卻像浮了起來一樣，正確來說應該是身體感受到十分之大的離心力，我傻了眼.....怪事果然是一層疊一層的。

沒辦法了，回頭路要走也不是，向前走就算有太多不穩定因素也起碼可以不斷發掘這世界上未為人知的新鮮事，能作為第一當事人，我可樂而不為呢？

我想通了後，就繼續向前走，雖然因為有離心力的關係，走路也變得有點東倒西歪的，不過只要能夠繼續向前走也不想那麼多了。

走著走著，也許也習慣了背負著離心力走路的感覺，走得漸漸順利起來。但突然....我又當跪在地上....

..

壓力加強了！該是重力突然變得很大，令我一時間不能適應。

.....

怎麼爸爸的故事和我遇到的.....

.....

我頂著身子不斷向前走，但越走越覺得不妥，只因為壓力越漸加強，我體力開始覺得不支了，但前方有兩道強光向我照射著，驅使我提起勁便向光芒走去。

兩道光芒分別是一道普通的強光，而另一道是一道紅色的光芒，紅色的光看起來更像想生命氣息似的。

接著我向紅色的光芒走過去，但走近他，壓力便大得把我整個人壓下來，我不理會爬在地上，繼續往紅光進發，開始接近發光處時，我抬頭一看，原來又是一顆石頭在發亮。

「你也是來想把這能量拿到手的嗎？」一把鬼魅的聲音從我耳邊傳來，我嚇得心頭一涼，答不出話來。

我怕得立即站起來，後退幾步，這才發覺得已經可以站起來了。

「你是什麼人？」這把聲音還是沒有停止，但我看看周圍跟本一個人都沒有。

「快給我滾出來！」我看不到有任何人，驚怕地叫喊。

「我就在你面前。」我聽到後向前一望，只見發出紅光的石頭向我飛過來，原來就是你！

「你究竟是.....」我著實驚訝了.....石頭也有意識去說話，還能聽得到。

「我不是石頭..我是守著這兩顆創世之石的元神，你面前這是叫「天行之石」，旁邊那個叫「地心之石」，得其一，可滅世界。」不是吧！？如果是真的那就真的不得了....當有一日落左不知誰的手中，那就慘了！

不！我更應該的是思考他的可信性。但你有曾經看過石頭會說話嗎？

石頭的元神續說

：「當有人捉緊其中一顆石，就可以得到那石頭內的所有力量，但要自己領悟使用方法，一個人的身體內只可以存在其中一種能力，當能力者死後，石頭的力量會離開本體，力量再結合變回一顆石頭，在世界的某處掉下並進入地底。」

「哦...」我越聽越覺不妙，就算我拿走一種力能，另一種也會留在這裡，其他人也許又會發現。就算現在不能，經過多年時間，總有被發掘出來的一天，怎麼辦？

但好像也不關我的事.....但只是，我拿不到能力也離開不了這鬼地方吧！
其實多想也不是辦法，試一試它說的是否真實才算吧。

我當下就伸出手把「天行之石」捉緊，果然.....力量不斷進來，這麼多年來沒試過這麼有力量的。

「只要有其中一種創世石被奪去能力，元神就會消失，而得到能力者不能觸到另一種創世石，不然會被奪走五感。」說完這句，我再也沒聽到元神發出的聲音了。

慘了....沒問清楚，現在只能把「地心之石」留在這裡，該怎麼辦呢....？如果他日，有其他人來拿走這石頭，他又怎麼去運用呢？如果他是罪犯呢？我不斷在想辦法，但也絲毫沒有頭緒。

對了，我可以先試試用這個「天行之石」吧，我也想看看究竟有何等威力。

怎料，我跟本運用不到它，我可以感到有一股特別的力量在我體內運行，但我跟本不知道怎麼去用出來。我累了坐在地上，坐著坐著就是幾個小時了，但依然什麼方法也想不到。

我站起來，這力量怎麼去用也沒有多想了，但我原來的目的只想離開這裡，也很想知道怎樣出去和現在外面是什麼地方。當我這麼想時，力量的流動到了頭部，我看到的東西漸漸變得細小，而且看到的距離越來越遠，奇怪的是眼睛看到傳送到腦海中的畫面，竟然是來自我的四方八面的事物，連被牆和地面隔著的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往後我才得知，這就是傳說中的「天眼」！)

但因為看到的距離有限，我還未看見這條下水道的盡頭，我也不確定下水道有沒有盡處。

在我上方的地面上仍舊在香港，那就是說，埋藏著這兩顆驚世石頭的地方就是香港！而我亦知道這「天行之石」的能力了，但是只用「天眼」的話，又怎樣去滅世呢？真的有點不得其解，還是其實還有別的力量呢？

我也想不透。對了，我也得先找個出口吧.....

.....

我爸爸的故事只寫到這兒，我更驚訝了，如果爸爸已經死了，那我當日沒有看到的「天行之石」現在又在誰的手中呢，還是在某地方還沒有人發現呢？

想著想著，我看到旁邊的盒子，這是我哥哥嘗試很久也不能打開的盒子，我正在想用什麼東西打開它，我把它拿在手中後，它竟然自動打開了，看到的是一道氣，再化成一道光，刺眼得令我閉眼了一刻，把眼打開後，看到的影像更令我既驚訝又滾動。

我的爸爸。

第九話

「終於有人開到呢個盒啦！同我估得冇錯，係我認識的人，仲要係我個仔！你係六仔定係一輝阿？」竟然是我爸爸的影像，我連忙點點頭。

「我係小六呀，爸爸.....」自六歲起後就沒見過雙親的我，這時再看到「已死去的爸爸」，百般滋味在心頭，一時感動失去理智向著影像說話。

「哈哈，咁你應該都拎左其中一個石頭能力啦，因為我個盒要有其中一種創世石力量先開以打開。」

「下....爸爸你呢個唔係你留低嘅片段黎？點解你可以同我溝通倒？」我一直以為只是爸爸留下了什麼話，但竟然可以跟我對話，我是萬萬想不到的。

「呢個係「天行之石」能力入面其一種，叫「元神殘留」，可以令我元神留係一個位置，被人發現之後有五分鐘左右出現時間，不過只可以講野，接觸唔到人，人地攻擊我元神對我本體都冇用。好啦，唔浪費時間。我有野想同你講，六仔。我估計你應該係拎左「地心之石」，係咪？因為我肯定「地心之石」仲係香港，而「天行之石」係我死左之後應該唔知會飛左去邊，未必係香港，所以你拎到「地心之石」嘅機會會大好多。」我連忙點點頭，等爸爸繼續說。

「其實我死因並唔簡單，不過我唔係死係香港，相信你地都唔會知我同你媽媽點解會死，我個陣只係叫左個識左好耐嘅好兄弟黎同你姑媽報死訊，想佢幫手照顧你地三兄弟，可惜係我出事前一日，你細佬十一已經唔見左，我個陣都有機會再番黎，所以只可以叫我好兄弟幫埋手搵佢，但睇黎你地都係未搵到佢啦。」

爸爸再去看被我翻過的他的草稿。

「你應該睇到我個故仔，個個亦都係真事黎，呢個草稿我冇打算作為小說出版，我只係想作為我遺物而留低，可以比自己識嘅人睇到，已保證創世石有機會落入自己人手中，家陣都咁岩係自己個仔度，我亦都覺得好好。我本身以為會係一輝拎到嫁。」

「點解係佢？」我並沒有妒忌，只是應該要問才問。

「因為一輝細個志願係做警察呀，而且佢學武天份都好高，我覺得佢應該做到，所以係你4歲個年我用半年時間整左一條秘道由下水道通往警署，點知係你拎到，我亦都冇所謂。好了，時間仲剩低唔多，我入正題，殺我的是一個組織，全部戴住面具，見唔到樣，但體格同身手比正常人勁好多好多，而且佢地都知呢個世界上有呢兩種創世石嘅存在，不斷追住我，想問創世石下落，但我點都唔講，跟住佢地拎左你呀媽做人質，而且我亦為了保住係香港...你地兄弟安全，我先選擇左一個同佢地同歸於盡嘅做法。」我著實的驚呆了，因為原來所有東西也是由我爸爸先發現的。

「爸爸，我.....」我把得到「地心之石」的力量後遇到的事跟爸爸簡單說了一遍。

「唔.....果然！要黎，始終都要黎，個陣佢地個組織老大我都剩係見過一次，所以我只係消除到佢地大部份主力部隊，咁E家呢個情況，之後就交比你啦。如果你真係懷疑十一佢入左個個「鬼臉組織」，你可以去呢個地方度搵我個位好兄弟，佢應該仲係個度做大佬，佢會幫到你手，相信佢啦。」爸爸用手指在空氣中寫著，手指劃過的地方有發光的文字掛在半空(粉嶺鬼切道31號)，我默默地記住了。

「好啦，時間無多，你有咩想知？應該可以問多我最後一個問題。」爸爸一時之間說出這樣的話，我也不知道能問什麼，我還想跟他再聊聊天，跟他說說我經歷過的事.....可惜.....沒有機會了.....

「我地個名係點改出黎嫁？」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什麼用處，但這是跟爸爸最後一句話，我也不想再問關於這些「事件」的問題，我想好好的跟他聊一句。

「冇點呀。哈哈。我第一個仔咪有個一字，但得一個一字又好奇怪，咪求奇話加個輝字，你呀媽個陣都笑左出黎。而且五呢個數目字係我同你呀媽嘅幸運號碼，第二個仔咪加五囉，咪變左你小六呢個名，再加五變埋十一，哈哈，諗起都好好奇。」我也會心微笑了，原來我們的名字沒別的意思。

爸爸的影像開始由下以上地散成光塵，慢慢消失。

「你要加油阿，當你有呢種力量，要記住，你已經唔再係普通人黎嫁啦！」爸爸這是消息前最後一句話，之後就整個消失了。

「我會的。」我伸出手去抓著摸不到的光塵，握成拳頭。

(鬼臉組織！如果你們真的捉了我弟弟我一定不放過你們！)我默默地對自己許下諾言。

第十話

在爸爸的元神完全消失後，出現了一個發著藍白色光芒的閃亮光環。
我在好奇心推動下，一把抓住那閃光，接著便發了一個異常真實的夢！

.....

我向前直跑，到了以前到過的羈留室。我還記得暗道是怎麼打開的，我打開暗道滑下去，到了下水道後，向前跑了不足十米，我止住了腳步，只因看到前方有一人拿著武士刀在恭候著。

沒有戴著鬼面具，是我的弟弟！

「終於追到你啦！」聲音由我後面傳來，我回頭一看...是我的哥哥。我戴著鐵面具，他不認得我。

我眼看在這條下水道，應該沒有外來人進來，就把面具緩緩脫下。

「小六！竟然係你!？」我哥哥很驚奇地說。當然了，他一直追捕的那個人竟然是他的弟弟！

我沒有答話，因為我已經用行動來回應他了。我控制重力把他壓下來，可能是我留了力，未能完全把他壓下來，他單膝跪地拔出警槍，向我的雙腳左右各發一槍，我立刻把結界打開，周邊一米範圍重力加強，子彈未到我雙腳經已掉在地上。

突然，背後有一股殺氣，我一轉面，刀刃已在我眼前不足一米。竟然由上而下砍來，巧妙地突破我的重力結界，我立即棄掉結界，向後急退兩步，僅僅避過這一擊。

(幸好我天生反應比常人快數倍!)

不過一擊落空，我的危機還沒有完結，他立即變招，把砍在地上的刀向前直刺，想要命中我的下陰。

不過，這一擊還是落空了，在刺過來的時候，我立即利用重力發動空間扭曲，在他以為直指我的要害時，其實已經向左邊的大空位刺了過去。

在他詫異的這一瞬間，我後跳一步連帶使出重力加壓，壓力比剛才使出的強上三倍，他未及反應便被我壓得倒在地上，武士刀也隨之脫手，我上前再補一腳把他踢開數米外，只因我的重力雖強，但維持時間其實很短暫。

「十一，你唔認得我拿？」失散多年終於找到他，但他竟然像毫不相識似的向我突襲，我急著確認他有否被洗腦了。

「認得..?不知道...不認得..不過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曾經有過這二人。」他慢慢站起來，指著我們，雖然說話有點不清，但還是能理解的。

「咁樣，等你重新認識我啦！！十一！！！」一直在旁邊看的大哥，大叫一聲，取出伸縮警棍，在我身旁跑過，直取十一的頭。

「我..不想認識..更加...沒有需要!!!」十一反應很快，向左避過這一棍，緊接著就是一個左直拳迎面轟向，大哥勉強用右手擋了，不過似乎不足以抵擋十一這拳的力量，被打得撞向牆壁，十一連忙踏前追擊。

「咳...記住你大哥個名叫一夜一輝!!!!」

一輝說罷，踢出左腳，十一反應亦是極快，右手已經伸出準備接下這腳，不過這腳只出不及一半就收回來了,虛招!!!緊接著的是四方八面而來的快棍連打，十一也一時收不回攻擊姿勢吃了個全餐。一輝最後再補一記重拳把十一打飛出三米外。

只見十一眼角受了點傷，口角也有小許血跡，應該受傷不重，我想一輝也是有留手的。

十一抹了抹口角的血，在衣服的某個口袋，取出一支裝有液體的試管出來，十一一聲不響就把它喝下去。

「嘎.....嘎.....」十一好像頻密呼吸了幾下。

一輝把棍護在前方，慢慢走近。

呼!!!

一輝在我身旁飛過，口中吐出鮮血。

什麼？我好像看不見...我也來不及想是什麼事，他的拳已經在我身前，我立即後退，不過直覺跟我說，後退也來不及，會被擊中。所以我一邊後退同時空間扭曲，令他的拳僅僅向我左邊擊去，但拳跟空氣磨擦的聲音，我還是實實在在感覺到。

我沒時間定下神來，我立即使出重力加壓，企圖把他再次壓下來

我正當以為可以再把他的壓下來，但他竟然抵得住我的重力，這次出招只可以拖延他一秒時間，他也立刻再向我打出一個直拳，我收招後也來不及出招，只能雙手擋在前面，右腳踢向他的小腹，借力減低這拳重，不過也難阻我被轟飛的結果。

我被擊飛了八米左右，慢慢穩住身子。幸好沒有內傷！我冷靜下來看著前方，只見十一向前衝來的時候，快得旁邊像有數個分身般向我沖過來..看到那些幻影，我立即狠下心來。

「別怪我!」我雙掌伸前,範圍重壓!!!

前方十米內重力加壓，比剛才的重力還要強上廿倍，十一終於抵不住，被壓下來了，不過你招只能維持最多三秒，我準備再度出招時，已經見到十一沒有再站起來,應該是加壓太強，撞到地上時昏了過去(其實正常人早就被壓成肉醬..雖然我還能再把力量推高)，我慢慢向十一的位置走去。

「做咩唔留手?你想點?」一輝沖上來抓著我的手阻止我前行。

我沒有答話，只是把他重力失控，令他使不上勁，亦踏不著邊際，我輕鬆地甩開他的手，轉身對著浮在半空的他。

「你認為我係為左傷害佢咩？佢比人洗腦呀！家陣我地就係要幫佢清醒，唔通我真係想殺左佢？你唔好以為你地警察一定係岩先得嫁!!!」我充滿怒火，只因我這句話確實有固中含意。

「我知你仲未放低，不過...」他話未說完。

「不過什麼!!!錯就是錯!」我說這句話的同時把他由失重變為加重，但我沒因怒火而影響自己..我還是留了半分力。見他雙腳嘗試做出安全落地，不過力量似乎也有點過，他連忙翻一下身子，向一旁滾了幾圈抵消這下衝力。

「唔好再執著，我地始終係兄弟黎。」一輝站穩身子說。

「兄弟?...這是什麼？」聲音由我身後傳來，我轉身一看，原來十一已經醒了，更慢慢地站起來。

「我只知道你們都是，死人!」十一說罷，後面竟多了四個人走出來，全都戴著鬼面具，體格更異常強壯，我想應該也是服用了一些禁用的身體強化藥。

我一邊向後退拉開距離，一邊擺起手準備迎擊，在我身旁的一輝也拿著警棍，左手更抽出了一把短刀準備。

「一起吧？」一輝跟我說。

「不，你站著就好。」我從不靠警察，只因我經過很多事令我自信有足夠能力應付任何情況。我同一招再度使出，範圍重壓!!

「什麼!？」我真的驚訝了。

十一退後不敢直接捱招，但其餘四人還能慢慢地一步一步向我走近。

我心想..應該是力量不夠，因為範圍出招時力量始終較弱，我立刻變招，而且更差不多全力而施，把走在最前頭的一人，壓到在地上，加上他的體重，有陷入半吋地面之勢,他的腳也被壓得變了型,立刻昏到了。

其實一般人中我這招已經全身被壓成一張紙了，但他只是這樣昏到，實在有夠可怕。不過我也沒時間去想，氣也不回立即再出一招，把最左邊的那個也同樣壓下。

但是，另外兩個已經沖到面前，各出一拳擊向我。我立刻用空間扭曲，把這二人方向改變，這次方向變得恰到好處，二人的拳互相轟向對方，但他們顯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中拳了。

嘿.....!!!!

血在我眼前閃過!!是我中刀了!

在我面前的二人互相轟飛對方的那一瞬間，原來十一就潛伏在後面,等到那一瞬間的空擋就把刀向我砍過來,我這次只能用僅剩下的反應向後退了大半步,不過也在我身上畫上一記刀痕。

我僥倖避過被分屍之險，也沒時間理會傷得多深了，因為除了十一的追擊外，旁邊二人也再度向我沖過來。

這時一直在看的一輝，在我頭頂跳過，左手短刀直取十一，十一的武士刀較長佔優，後發先至，不過一輝好像早料到這一著，立即收招，抱膝翻身落地的一瞬間轉身橫向出棍，正正擊中十一膝蓋側面，十一腳一軟正想跪下，去勢不及一半，一輝向上左腳一下虎尾腳正中十一的下顎，把他踢得飛起來一樣。十一沒有昏過去，但也眼冒金星一樣抱著頭向後急退。

我也差點忘記了一輝是一個精通所有武器招式的警察。一輝沒有追擊十一，主要原因是接著要面對其餘兩人的左右夾擊，一輝把短刀飛出，擊向左邊那人，自己則向右邊迎擊。

當然，那把刀不能傷到那個人，只見那人用腳橫腳，就把短刀掃到插在牆上了。而且這腳力度很強，竟然可以踢到令刀背陷入牆中，而刀身本身就突出來了。

我即時靈機一觸，立刻在插在牆上的刀子質量加大，加劇到令刀子比地球的質量還要高後，那人就被吸回過去了。他的背部撞上刀頭，直插入體內。

接著我的能力也失效了，當然，這麼強力的招式時間是有一點短，不過已經足夠了！現在即使刀子變回正常，他也被掛在刀上了，我再補一下重力加壓，他背部連同頸和頭也因為這向下的衝力被割開了一邊，這人也沒有再醒過來了。

我轉過頭看另一邊，一輝已經吐著血，只能用拖棍法，且戰且退，十一和其中一人不斷追擊著，我對準那人，使出重力加壓，把他壓得昏過去了，剩下十一和一輝還在對打，棍和刀交錯噹噹作響，一輝見只剩十一一個人也不作拖延，轉身便拚，而且越打越快，兩支武器互相交擊，兩雙腿持續遊走，害我沒法子對準目標。

一輝始終是負傷在身，一個失誤，險中一刀，但也中了一記重拳，直飛落水中。

十一緊接著把目標轉向我，飛奔地向我衝過來。

我裝作不閃不避，其實暗暗已經把自己的重力降低到接近零，十一見我沒反應，武士刀向我前刺，我立刻跳起避過這一擊，因為重力降低，所以跳得更快更高，十一刺了個空，就在我的正下方，趁這機會，我立刻把重力加壓!!!

「接我呢招!!!!」我一拳擊向在下方的十一，這招把重力加在拳上的招式只能由上而下攻掌，不過好處是廢勁少力量大(用重力直接把別人壓到昏倒其實很廢力氣，不能不斷使出)。

只見十一完全反應不來，正中了我這拳，把他打得陷在地面。幸好他身體強化了，只傷沒死。這時，一輝也在水中爬上來了。

「將十一抬番去啦，再慢慢搵辦法幫佢回復記憶啦。」我把十一抬起，跟一輝說。

「好吧!」一輝看來受傷也不輕，也迎合我意。但真正原因是.....其實我也累了。

我們正想離開時，突破感覺到有一股陰涼的邪氣在背後。回頭看...黑暗中好像有一個人影.....

「嘿嘿.....唔好咁快走，仲有排玩....嘿嘿嘿」

我瞬間記住了這個人的聲線。

「鐵面英雄·夜小六!」

第十一話

「鐵面英雄」「鐵面英雄」「鐵面英雄」「鐵面英雄」「鐵面英雄」「鐵面英雄」「鐵面英雄」「鐵面英雄」.....

這把聲音不斷在我腦海出現，直至我從夢中被拉回現實。

我感覺上這並不完全是夢，就像真實發生過似的。難道說這是我們三兄弟的未來？

我無從測度，看著窗外陽光漸漸的射進屋內，我才發現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我也不再睡下來，就早早起來練功。其實除了練習重力控制，使得更熟練外，體能和功夫也會鍛鍊。因為體能直接影響重力的使用時間和次數，如果因為使用重力令到過早消耗所有能量，那麼多強的力量也變得唔沒意思。

另外，功夫是為了能節省不必要的力量，能赤手空拳應付，總比全部都用這異能應對來得簡單，一來近距離戰鬥總會用得著，就算是拖延時間;另外就是在沒有戴面具走上街卻遇到狀況也能用上。

不過其實我的功夫也是上網學回來，不知道能不能派上場面，但我學起來感覺是相當不錯的。(這就是所謂的自我感覺良好吧！)

我通常是到附近一個沒什麼人會到來的公園中自我訓練，我先吃了點東西。我不覺不覺練至了下午四時左右，終於練完自己給自己定下的份量，滿頭是汗的我就回家去整理一下，以及準備今晚要到訪的地方。

其實我的自我訓練，其實我很容易讓自己不記得看時間或吃飯，因為每一次也有不同的新發現，或是這重力異能的新功效;又或是上網看到那一些所謂「功夫」的新領悟，這使得我入神。

粉嶺鬼切道31號，我清楚記得爸爸留下的這幾隻字，雖然很多事他也交代得不清不楚，但既然還有當時在場的人存在，就是那位我爸爸的好兄弟，也許是要去探一探他，希望能得知一些什麼。

我坐火車由旺角到了粉嶺，下車後上了計程車。

「司機，唔該鬼切道31號。」我對司機說。

「下？乜野鬼切道呀？冇呢條街呀。」司機突然說出這句話，令我大惑不解。

難道說是我爸爸寫錯字？應該沒有可能吧。

「咁有邊條街，有個鬼字或者切字嫁？應該係個度，如果有就邊開車邊講我知啦。」我也不能多想了，因為就算是下了車，自己一個也是想不通的吧，問問比較熟路的司機或會來的更簡單。

另一個令我不能多想的原因是，我在一條長長的的士站人龍前面上了計程車，如果不再快點開車，相信我未去到「那地方」就已經會遇到煩惱的問題了。

開了幾分鐘，司機向我說:「拿，細路。呢度有一條叫鬼隧街，一條叫下切街，兩條街相距就好近，

但係有野隔住，而且兩條街都有31號，都剩係去到30號，我照車你去啦。係個度求奇放低你咁得未？」

「好啦，唔該司機。」既然有一點相似的街名，當然要先去看看。

我在鬼隧街下了車，這條街的附近只是普通不過的工廠區，我走到這條街的最尾，30號去看看。果然真的30號後就沒有了路，只是一條馬路，下底還有可通對面的地下隧道，隔著對面的就是下切街，我沿著馬路走過去下切街，走到下切街的盡頭還是只到30號，我想了又想還是摸不著頭腦。

我只好又回頭走一遍，難道就這樣就回去嗎？

我再次走回頭，但亦是什麼也找不到。我整理了一下現在的環境，下切街整條也是比較舊式的工廠，而鬼隧街就是一半是工廠，還有球場跟公園等地方，最特別是鬼隧街1號是警署。

兩條街中間是一街普通不過的馬路，但可能因為夜了，根本沒什麼車會經過，基本上紅燈亦照衝可也。

另一個疑點就是馬路下面的隧道，這個舊式的工廠區，根本行車就不會密，地下隧道根本建起來也沒有意思。

話雖香港政府現在打算興建的東西也是沒有意思，但在這工廠區建一條隧道，根本和搭船帶降落傘沒有兩樣。

我開始確定這條隧道是有古怪的，我走到隧道入口的樓梯頂，看著上面鬼隧街，和對面下切街的街名，突然想通了一些東西似的。

一開始爸爸跟我說的鬼切街，應該就是這兒。鬼切，鬼設，鬼才會設的就是這條地下隧道吧！我照這樣推理鬼隧街跟下切街，鬼設...下隧，是落隧道下面嗎？

我已經停不了地思考，情況就像柯南入面的少年偵探團吧。

我已顧不得對錯，下了隧道才算，因為我已經把這裡都走過兩遍了，只剩這條隧道了。

到了隧道底層，這隧道只是單向形式通向對面街，地面十分整潔，燈火通明，牆身都是白色沒什麼灰塵，應該是新建的，不！是像新建的一樣！這些年還在這裡起隧道是很奇怪的事，因為根本沒必要！

除非，有！

我看真一點，牆身不只是白色，還有一些花紋，我走近一點看，不是花紋...而是，刀痕！應該就是這裡了！

沒錯，但門口究竟在那兒呢？兩面牆壁，兩個出口，根本要進也無門吧！

我突發奇想，難通又是用力量打開的？我暗暗把周圍重力加大，頭頂上的天花的油漆有碎落的情況，但門口還是沒有看到，我連忙收勁，免得天花也倒下。(那當然不可能了~~~)

進入無門，回去又白花了這些時間，那該怎麼辦呢？

.....對了！

回想起來，之前在警署的羈留室時的事...我在無意中打開了秘道...難道..我在隧道兩面的牆壁摸著摸著，但也沒摸到什麼異樣。

但摸到其中一邊的刀痕..好像有點特別，它不是純粹的刀痕，好像刻了字或是畫，一時間也解釋不了，但總之這刀痕是刻意劈出來的，並不是打鬥時無意中劃到的。

我仔細數數看，有三條比較深和幾十條淺淺的刀痕，我摸摸其中一條比較深的刀痕，但也沒什麼異樣。就算知道是刻意劃出的刀痕，但也看不出個究竟，心中既急又怒，腦海不斷思索中。

說到底，我又不是什麼天才，想了半小時也沒有頭緒，腦袋也累了，就坐在地上看著刀痕思考。

「你是誰？」

我的肩突然被抵著一把劍，應該是背後問話的人的劍。竟然在思索時失去了原本的警覺性，但說到底我聽力仍在，但他竟然無聲無色的站在我背後，他究竟速度有多快？

「你又是誰？」我不理性命危險反問了他。因為如果他要向我下手，不用問我已經可以當場把我人頭落地，但既然他問我是誰，應該怕殺錯什麼人或是他跟本不會胡亂殺人。

我看他沒有回應，再說:「我只係想去搵你地大佬，你大佬一定想見我。」

我猜他是這裡的人，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大佬就是我爸爸的好兄弟。

「你識呢度掌門？」應該是猜對了吧，掌門跟大佬還沒兩樣。

「係！佢叫我黎搵佢但又冇教我點入去。」我即時用語言偽術來騙他，希望他帶我入去。

「就算你帶左我入去，我都做唔出D咩，你一個就可以殺到我啦。」其實我是想反抗，但一用重力對付他，我就必定要殺人滅口，現在我用的可是真面孔阿。進去了，他大佬是我爸的兄弟，那就應該不怕了吧，就算我找錯了人，我亦可以在危急時才用上重力保命。

他想了想，接著把劍從我的肩上拿開，走到牆壁前，用他的劍順著那三條深深的刀痕各劃了一下，在我坐著的位置左邊突然出現了一個缺口，我嚇得立刻彈起來，生怕掉下去。

「入去啦。」他說。這時看到他的正面，原來只是個少年，看他面容青澀，應該跟我年齡差不多，不記得有沒有交代，我是十九歲的。但他右臂上有一道可怖的疤痕，令我不禁多望了幾眼，175CM左右的高度，如果不是他帶著劍跟右臂那疤痕，他在我眼中只是普通不過的年輕人，但現在他身上的痕跡跟他散發出的氣場，顯然不是普通人。

他在我觀察間就走進去下面了，我也不呆著，走到下面去，入口是一條向下的樓梯，沒有任何燈光，進去後入口就自動關上，有點邪門，但應該只是剛剛那少年關閉的吧。我把樓梯走完，到達一個燈火通明的地方，竟然是練武場！

這練武場設備還算完善，沙包，假人，比武用的空地等等各樣東西也有，奇怪的是牆壁上沒有掛上任何東西，正常情況應該會掛有訓示的橫幅或是師公的畫之類，但就是什麼都沒有。

這裡目測也有十多人在練功·練拳·練劍的·更驚訝是練飛標的也有·還有飛刀等·該是練暗器的吧·我呆呆的望著一人在練飛刀·他對著一個假人在投出三把飛刀·對準了頭部·心臟·下陰·三把飛刀全中·但讓我吃驚的並不是對要害位置全中·而是飛刀全中之餘還把假人穿過了·假人像開了三個洞一樣·那可是木制的假人·可不是紙板阿.....

「睇乜呀! ? 你唔係搵我「大佬」咩! 」剛才那少年在不遠處的一個門口前喝我過去·這時全場的焦點集中在我身上·我只好急步走過去少年那邊·他開門便進去了·我也跟著一起。

開了門是一條短短的走廊·走廊盡頭又是另一道門·但這道門有指紋識別的門鎖·我又不禁吃驚·是多麼重要的東西放在入面才會用這些門鎖。

「係啦·其實你叫咩名? 」進去那門後面之前我問了他。

「問人地個名之前·應該講自己個名先。」他冷冷的說·手指也放在識別器上了。

「我叫小六·夜小六·可以叫我六仔或者小六得嫁啦。」我看他那樣說·就直接報上名字好了。

「名真係咁重要? 」這時識別器已經確認了·他放開手·把頭轉過來問。

「可能唔重要·不過起碼我知點叫你先。」我把心中在想說出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叫他·難道叫他少年嗎?

「嘿嘿.....你幾得意·叫我洛得啦。」他笑了笑·又把頭轉回去·進入了那門後面·我也跟著去了。

第十二話

這道門後面，像是一個清修的地方，沒有任何設備，四面都是牆壁，只是我門口對面的牆壁上，掛著一把大劍，黑色劍身，白色劍柄，看似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但我仔細一看，看到眼前的情境卻是十分駭人。

劍散發出的氣場像一條龍一樣向我沖過來，像要把我吞噬像的，我動彈不能，我連忙我身體內的力量集中，已經暗暗準備使用我的能力，想把這條龍壓下，但我還未使出，龍已經消失於面前，前面只坐著一位四五十歲的叔叔。

「氣勢好強，細路你都唔簡單啲。」洛應該是感受到我隱而不發的勁，以及我自身的氣勢，對我說。

「哈哈，一般姐。係啦。個叔叔係邊個黎嫁？」我連忙壓下自己的力量，裝模作樣地問。

「下？」他把手上的劍再次抵在我肩上。「你究竟係咩人？入黎做咩！？」他既驚也怒，這次不同在隧道的時候，他的氣勢已經告訴我我要把我殺掉。這次距離太近，又剛剛壓下自身力量，跟本避無可避！

「停手。」那叔叔一喝令，雖然不是大聲說出，但那氣勢已足夠讓洛放下殺意，轉身面對著他。

「你應該係阿影個仔，係咪？」那叔叔跟我說。我立即點點頭。阿影就是在說我的爸爸，他全名叫夜流影。

「估唔到阿影咁西利，咁都引導到你地去拎個種力量。」他說。什麼！？

「那種力量」是指創世石的能力嗎？這時我想了想才知道，原來我爸爸把所有他已知和未來想我們做的事都交付給這位叔叔了。

「我係得到呢種力量之後先.....」我話乎說完就被打斷。

「我知。如果你睇左阿影個幾篇野先，你都應該唔會去做個D乜野英雄咁，你一早就搵左我啦。你估你自己真係蜘蛛俠咩？」他的話我無力反駁，不過他的說話沒有責罵的意思，只是對我的提點，我也連聲說是就好了。

確實，如果我早早知道鬼臉組織跟我的關係，我未必會這麼大模大樣的出現，可能只會暗暗地追著那組織的腳步。

「叔叔，我可以點叫你？」我在他「訓話」完畢，我理所當然地先問這個問題。

「重要咩？哈哈！」他說完自己也大笑著。怎麼這裡的人都這樣，覺得名字是沒必要的東西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他又說：「你想問嘅野之後之講啦。細路你今日係我地龍心派第一個見到挑戰掌門嘅見證人，你應該覺得榮幸。」

「下？龍心派？」原來這裡是一個門派，原本還以為是一個黑道組織。

「冇錯，今次已經係第二千九百六十次挑戰掌門之戰。呢個房間係挑戰掌門用，另外就係收藏個把劍嘅地方。」洛指一指那把大劍，補充說道。

「二千九百六十次.....？姐係呢個門派已經係度好耐？」我問。

「唔係，龍心派創立到現在唔到五十年，只係我地選掌門嘅形式係能者居之，只要你打贏掌門，就可以做。」洛再說。

「咁姐係.....」(屌...乜咁老套，我又咁岩今日黎打攞呢位叔叔，佢地又咁岩今日要成交，其實做乜要咁好彩)

「係，今日係由我挑戰佢。」洛指一指叔叔說。

叔叔聽完這句，慢慢站起來，走近後面的牆壁，把那黑身白柄的劍拿在手。

「小六，讓開啦，刀劍無眼！」洛說罷，右手握劍，衝向叔叔那裡。這時我感覺得到，洛的殺氣遠超剛才，這就是高手能隱藏氣息的道理吧。我也不敢在留在那麼近的位置，背靠著右邊的牆壁看著兩人的打鬥。

叔叔也向前迎接洛的挑戰。眼看兩人劍法同出一脈，你來我往，跟本分不出誰高誰低，在打持久戰。

看著這二人之戰，真的有點像看古裝電影那些門派之爭一樣，他們的劍並不是快得看不到的快劍，亦不是像太極那類慢得後發先至的悶劍，亦不是靠純力量比劍。

而是專打死穴的劍，打死穴的劍，並不是一方出劍，另一方不避不擋，強行出劍迫退手收招的同歸於盡劍招，只是當對方出劍，另一方的劍就攻向敵方手腕之類地方迫使他強行收招，既不用拼招也能迫對方收招，十分高明。

但十分考驗眼力收及決斷力，因稍有差錯就可能被一擊致命。兩人對了過三十招也沒有出現任何破綻，兩把劍沒有交擊過，但你來我往，不斷出招收招，真像一套舞台劇一樣。

如果不是他們的殺氣充斥整個房間，我也認為他們在玩耍。

這樣的戰鬥沒有持續，首先打破這悶局的是洛，他面對叔叔揮來的劍，沒有使出攻向手腕令其收招的做法，而使出的，竟然是「空手入白刃」！！！！

叔叔把劍由上而下揮向洛，洛伸出左手輕拍劍身，令這劍稍稍擊偏，向洛右邊空位擊去，洛把握機會右手握劍拖劍在地，由下而上反手揮劍擊向叔叔。眼看這劍必中又再度落空，叔叔當劍招落空已經馬上棄劍，抽身避過洛這必中一擊，再大步踏前收縮距離，左手一手擒向洛的右手手腕，右手握拳，出一下普通不過的正拳，洛左手勉強擋了一下，但也被打得後飛兩米，右手握著的劍，也被打得脫了手。

叔叔並沒有把劍拿起，反而以拳招攻向洛，洛也不敢慢下來，連忙站穩腳步，擺起守勢迎向叔叔的拳招。

叔叔的拳招又快又密，而且拳勁亦重，洛擋得十分吃力，看得出來叔叔的拳招比較在行，但洛亦應該有本錢在手，不然不會打這沒把握的戰鬥。

洛在叔叔的快拳強攻中難免落了下風，但也算穩定，但叔叔沒有打算再這樣密集式攻下去，叔叔右拳使上全力攻向洛，洛擋下，但已後退半步，叔叔右拳拳勁即收即放，在一吋距離下再度出招，洛再也擋不下，中拳吐血，吋勁！！

叔叔左拳再補一下，這次攻向臉部，洛中招後像被打得整個人抽了起來似的，向左邊被離空擊飛出去，但洛的腳沒有停下來，飛起的同時，右腳向上踢出，正中叔叔的頭部。

可能洛的本錢，就在他的腿！

兩人分別彈開，但洛明顯回氣較快，一落地便立即起來向叔叔追擊，但叔叔也不慢，一手拍向地上，便站起來。

洛看準他起來的瞬間，跳起使出飛腿全力踢向叔叔，叔叔看似早有準備，半秒集氣，雙腳札馬，左手屈踭向後，右手出掌，半秒已經變成出拳。我只感到這拳帶有無可匹敵的氣勢。果然，當腿與拳相碰，洛頓時被擊飛至撞向牆壁，叔叔連帶的氣勢就像一條飛龍向洛噬去一樣。

這是什麼絕招.....竟帶有戰龍在野的氣勢。

洛又再次吐出鮮血，但並沒有投降。

「拳怕少壯！再黎！」洛雙手合十，像在儲勁一樣，接著便咬緊牙關再次向叔叔攻去。但看得出洛右腳跑得有點無力感，應該傷了，還一直吐著血，他瘋了嗎？

應該是了，洛又再跳起使出飛踢，不理腳部的傷勢。這時叔叔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看來剛才那拳耗力極巨。

但洛的飛踢已在面前，叔叔卻只能慢慢伸出一隻手來擋住。雖則可能力量因受傷不及之前的力量強，但這一手竟把洛去勢這麼急的飛踢失控踢向一旁的地面上。

卸勁！竟然有這一手！

洛也沒被嚇著，他應該早就清楚叔叔的所有招數和能耐才挑戰的吧。叔叔這下沒有追擊該已是力氣不繼，也就是見底了。只見洛已經把他的劍拾起來，再度攻向叔叔。

洛也沒有讓他有回氣的暇餘，直接用快劍刺向他，叔叔即時再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卸勁招數，怎料，洛已經看透了，快劍刺出，一碰即收，並且連續刺出，決不讓他可以有機會控制自己的劍。

連刺的方法漸見成效，叔叔身上已經中了數劍，雖則入肉只有幾分，並不算深，但足以把叔叔原本的衣服染成紅色了。但叔叔是不會就這樣認輸，他看準機會，左手單手把刺過來的劍緊緊握著，洛急急想把劍收回但已經收不回來，叔叔左手手心的血已如湧泉一樣散落一地。

洛的劍收不回，令他更加急燥起來，踏前擊出左拳，但這已經在叔叔預料之中。叔叔右手成掌輕輕把這拳卸下，繼而控制，洛不由自主的被拉得傾前，這時叔叔把右手一放，洛立刻向前摔過去，叔叔由掌變拳，由上而打向正在摔倒的洛擊去。

但洛反應亦是極快，右手棄劍，單腳用力起跳，來一個空翻，讓叔叔的拳剛好打了個空，但這空翻不只是為了避開這拳，在前空翻頭腳顛倒，背向叔叔的瞬間，右腳伸出，由上而下使出一個劈腿！

叔叔左手已經血流如注，右拳亦已落空，還未來得及卸勁，只能雙手護頭，手和天靈硬受了這一擊！

頭部也被踢得流出血來，叔叔倒在地上，這時，看來已經分出勝負了。

洛再補下一記重踢，踢向倒在地上的叔叔，小腹中腳，叔叔人如羽箭一樣飛了出去，撞向牆壁。

我以為已經到此為止了，豈料洛竟然把劍拾起，慢慢向叔叔走去！

「洛，停手！你贏左啦！」我看得著急，已經走前了數米。因為我來的目的是為了向叔叔問個清楚明白鬼臉組織和創世石能力的事，如果就這樣給他死了我豈非白來。

「你行左出黎，你都要做我對手？」洛停下腳步，轉過來看著並用劍指向我，這時我才看到洛的雙眼已經通紅了。

「唔係，只係你有必要殺死叔叔姐。」我解釋著。

「咁我就殺你先！」洛真的不是說笑，話未落音，已經衝到我的面前，把劍刺向我，我在生死關頭蹲下來避過了這劍。但蹲下來時看到他的腳已經踢出，我只好雙手一起擋，但也被踢飛出去。

果然，親身試過才知道他真的是真材實料，速度和勁度都十分強，而且反應驚人。但從剛才他的眼神看得出他已失去理智，如果他要殺我，剛才未下來這裡時已經可以下手，但他依然冷靜帶我進來，和現在相比起來，實在相差太遠。

唯一可以解釋，但又沒有科學根據的理由，就是他已經「走火入魔」了！

第十三話

洛向我追擊，我倒在地上使出重力加壓，把他壓得倒在地上，劍也脫手了。最後還是要用上這能力，但如果沒有使用上的話，我已經是個死人了吧。

我站起來，把他集中力量壓倒，讓他冷靜後才停止施壓。可惜不然，我只維持了十秒左右就要中斷力量，洛又馬上爬起來，拾起他的劍，向我突刺！

這劍來的太快太急，我完全沒有想到他起身拾劍，加速，突刺的時間只需兩秒左右，劍已刺到我面前，直指我左眼。

這時我已經閃避不及，就算向右閃開，也會被劍刺中面部，不好運的話還會傷及眼睛。用重力也沒有了，我沒辦法即將把他壓下，如果使用重力他的劍該會向下偏離，刺中我身體或是心臟等要害，我....該怎麼辦？

這時我只能選擇向左閃過去，但目測還是會刺中面部至少三分，我驚慌不止，我腦海只想著不要刺中我.....不要！

力量從我的身體中湧出來！

他的劍竟向我左邊的大空位刺過去，是完全擊空了！

什麼一回事，我腦海空白一片，想不到是什麼一回事，但洛繼續向空位揮劍，我也不得想那麼多，我差不多全力而為使出重力加壓，終於把他壓得昏到過去，還陷在地面。我這時才鬆一口氣地坐在地上。

「呢種就係創世石嘅力量？」叔叔口角還有血，不過已勉強地站起來。

「係.....我講過，只係誤打誤撞先得到，唔好講住，你都係去醫院先啦！」我急急跑過去想扶他一把，但他一手把我推開。

「醫院？哈哈.....我連左內功療傷，已經壓住傷勢，雖然只係好左兩成，不過已經冇生命危險。」連內功也有，難怪剛才的招式力量這麼強，原來有內功推動。

這時，叔叔慢慢坐下。「好啦，你詳細講一次你已知道的比我聽先。係洛未起身之前。」那我也坐了下來。

「其實有一次.....我被拉入警署，之後.....」我一直說，把阿玲的死和捉拿面具人一事全都告訴了叔叔。

「其實你知唔知鬼臉組織究竟係點？」叔叔聽完後問的第一句。

「我唔知呀，所以先黎搵你。」我如實說。

「咁好啦，我同你講。個陣應該係你五歲個年，第一次撞到鬼臉組織係阿影拎到創世石之力之後幾日，個陣係中國內地，因為個時我去一D冇人嘅山區修行，阿影話都想試下創世石嘅力量，所以跟埋一

齊黎。去到一個表面平平無奇嘅村落，但入面一個人都有，我地搵左幾次都搵唔到一個人，咁我地個陣認為仲好啦，用晒成個村落黎練功。點知過兩日冇晒食糧，我地去左市區半日，買完番黎，未入村落但見到有煙.....」

.....

「點解有煙嘅？」我看到天上散出幾陣煙直向天上，應該是有人生火。

「我睇睇。」阿影說罷立刻開「天眼」看一看。「有一大班戴住鬼面具嘅人係入面，好似食緊野。」

「鬼面具？咁得意，可能係D村民番黎，入去睇睇啦。」我興奮地大步向前走，但阿影卻把我拉住。

「我覺得呢班人唔係善類，考慮清楚先好。」阿影面露難色的說。

「驚乜，有咩事我頂住啦！」我雖然個陣已經年過三十，不過我自覺仍然年輕，至少這數年來在武術界鮮有對手。

「聽下我講啦，比我睇定D先。」阿影堅持，隨即又開「天眼」看看入面的情況。「佢地食完野，圍埋晒一齊唔知做乜.....有個人行左出黎...戴住黑色面具，著晒全身都黑色衫，好似有野同D鬼面具講。」

「咁我地去聽下啦！」

「喂！咪衝動啦！」但我再也不理阿影，一個人走入村落，在村的某一角隱藏起來，這位置剛好能聽到那黑衣人說話，又能不被發現，我當然認為是一個完美的位置。

我把內力集中在耳朵中，那黑衣人說的話我一一聽見.....但我只是感到莫名的恐怖.....

「鬼臉們，我終於等到呢一刻，你地已經成形，同我去殺人啦，將鬼臉比呢個世界嘅人見到，比佢地知道佢地安穩嘅生活唔係必然！你地唔需要自己諗點去做，我會比好多好多方案你地，而第一樣要做嘅野就係繼續捉D人番黎比我教育一下，令佢地變成同你地同一陣線。好！我講到尾，最終目的得一個！以我地鬼臉嘅能力殺人，殺得幾多得幾多，呢個世界嘅人已經冇權再生存！！！！我地第一個目標就係我出世嘅地方！香港！」黑衣人越說越起勁！但讓我覺得奇怪的是他的口音根本跟香港人無異！

我越聽越覺不對勁，腦海像被什麼電波入侵了一樣，我竟然有點認同他的說話.....我連忙運功至全身以至頭部，把這電波一樣的東西迫出。

但其實我只是迫自己冷靜下來。往後我才知道，這個黑衣人是鬼臉組織的創立人，他天生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領導氣魄，令他說的話十分之有說服力，一般人聽了他的說話還真是不能分清對或錯。

但重要的是，他真正目的是什麼呢？

我在運功時，想著想著，突然殺氣在我腦海後傳來，我立刻向一旁閃開，避過一記重拳。原來我運功

期間已經被發現，還被這幫人重重包圍，這裡至少也有五十人，但我竟興奮得微笑起來，像一個小孩發現新奇的事似的。

當然了，我這次是來修練，或許這幫人個人能力不及一般我們的「武者」，但始終是五十個成年人，身材還算壯健，打完或許自己能在武學上另覓一片天。

可惜，我錯了。

當我向前突圍，發覺他們的勁力不下於我，我雙拳齊出，前面二人各出一拳拚著，我跟他二人三個也站在原地一動不動，抵住了我的拳？

我可是運了七成功力了。

但我跟本沒時間去想，後方跟右邊也攻過來了，我直接使上十成功力先來一個迴旋踢，把他們踢開，在我附近中了腿的都沒有倒下，亦沒有任何損傷，跟不痛不癢沒兩樣。我沒法，只好全力向著剛才接拳的兩個人打出龍心派的最強招式來，「降龍之拳」。

前面幾人雙手擋著前方也被震得飛出去了，我趁有一點空間，就向前大踏步奪路而出。可惜，正當我準備向前的時候，我背部已經中了幾記重拳，力度之猛跟我的八成力量差不遠，但我感覺不到他們有運功的氣息，即是他們使出的是純肌肉的力量.....怎麼可能！？

我也不作多想，雖則受著劇痛，但也借背部中拳之力起跳，向前跳了出去包圍外，這全靠著有一點輕功底子才做到，但中那幾拳已經使我口吐鮮血了。我不敢停步向前直奔，也顧不得方向對不對了。另外，阿影呢？

我全速地跑，在村落中穿插著，他們繞路想要追上我，分散開來企圖把我再度包圍，可惜我不會如他們所願。

我一個急停轉向，轉到後面來，原來後面只剩三人追趕著，我這下急轉身讓他們一時反應不及，我連忙左右出拳把二人迫開，中間那個一拳向我迎面而來，我蹲下避過這拳再來過前滾翻，把他絆倒之餘亦成功往後折返，這樣的話，他們就該始料不及吧。

那三人轉身就向我追來，但我早早起步，他們已經被我拉開不少距離。現在我回過神來，看清了路，能找到出口的位置了。

不過，其實我真的太天真了，多達二十個人守在出口的位置，前有守備，後有追兵，沒時間選擇了，我決定硬闖！

第十四話

面對著前面的守衛我想也不用想了！
我全力而施的一擊「降龍之拳」之雙龍出海(意指雙拳打出)。

首當其衝的兩個鬼臉吐血飛開，後面的也受了不少衝力，也可以勉強挺了下來。但這時我已經氣力不繼，這招耗力過巨，我面對周圍的鬼臉採取卸勁之法，其中一個鬼臉打過來，我就把拳轉卸給另一個，好讓他們互相殘殺，不過鬼臉前仆後繼的衝來，開始漸漸不支，他們的攻勢太密，卸不完。

我已失手中了兩拳，還好可以硬挺一下，但自知久守必失，我看準一個鬼臉起腳踢過來，我雙掌迎接，借力跳起，使出我僅餘的氣力用輕功打算逃跑。

但並不是我所想的一般容易，因為有兩個鬼臉已經同時使出「昇龍拳」，我勉強擋下一拳，但另一拳結結實實地打在我肚子，我口吐鮮血，被轟到半空中。

中了這拳我已差不多失去知覺，視線也變得模糊，眼中只有一堆鬼怪在下方，難道我一時衝動竟然要到達我人生的盡頭嗎？

我閉起雙眼，本是想迎接這事實。但只一瞬間，我感覺到一股不正常的氣勁在附近，我一時不能搞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但已然有一個人把我抱住並帶走！竟在半空中有這麼快的速度？我感覺到這是運用內力而使出的輕功，但這世上竟有人可以練到這種境界嗎？

我被這人帶住走了幾里路後便停下來，但落地一刻他整個人失控跌在地上，我也飛了出來，我們雙雙撞到地上。幸好我還可以做出安全落地的動作但那人眼看已經暈過去了。這段路使我回了氣，起碼可以步行。

我走前去看一看那救我的人，竟是阿影！！

看他的樣子，與其說他是撞得暈過去，倒不如說他是累得昏倒來得比較貼切。

我連忙運功調息幾周圈，一就怕是他們追來沒有還手之力，二是不知道阿影何時才起來，所以接著要背著他走。

我調息完畢後，看了看後方沒有任何人的蹤跡，我便連忙把阿影背著跑。走了一段路，終於走到一個市集似的地方找到車把我們送回市區。

回來香港後，我馬上召集弟子們再到那村落一次，可惜在那裡五天也沒有再看到他們，接著便收到阿影的死訊，便馬上才回到香港去了。

.....

「咁我爸爸有冇野交代比你，比如遺願之類？咁你又知佢留左野比我地三兄弟？」我聽完整個前事有點摸不著頭腦。

「其實佢一早係死前兩日比左個訊息我講左大概嘅前因後果，而有一樣野，佢係寫左留比我，不過我睇完就燒左，因為係關於創世石能力嘅秘密，你應該都未清楚。」叔叔開始說得十分認真。「阿影佢真係一個充滿想像力嘅作家，佢假設「地心之石」同「天行之石」嘅能力圍繞住某D野，簡單講佢嘅假設就係物理。」

「物理？」我也知道重力是物理的一種，但「天眼」這些能力可不關事阿。

「電力，重力，核力。三種主要元素。個陣阿影會識得使出咁驚人嘅輕功，原因係佢用電力將自己的腦神經改動，激發出潛能，「天眼」嘅原理亦相同，「天眼」只看到一公里的原因係因為本身個人能力係有極限，就算把潛力完全激出都始終係有一個限度。而既然「天行之石」係控制電力的話，「地心之石」好大可能就係控制重力或者核力其中一種，而比佢估中左，真係控制重力。因為阿影話過如果可以控制核力，地球早就玩完左。」叔叔也露出對我爸爸讚嘆的表情。

「原來你之前講嘅野係真.....」洛慢慢站起來，好像已恢復原來的狀態，不過顯得有點累。

原來叔叔有跟洛提過創世石的事。其實洛一開始不相信也對呢，有什麼人會相信這世界上有可以改變人的力量這麼特殊的東西。

但這不是我想知道的。

「洛....你岩先....」我正想發問，但叔叔把我的話打斷。

「洛係超過一百年先出一個嘅天才武者，武術天份極高，但可能上天造人，不能這麼十全十美。我在他一次修練時發現他出現理智盡失的狀態，即是平常人講嘅走火入魔，我出盡全力先整暈到佢。之後先知，原來佢過份催谷自身嘅力量，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叔叔解釋道。

「原來係咁。其實我呢次黎，係想問鬼臉組織嘅事.....」我自知浪費太多時間，所以直接進入正題了。

「你想知自己捉佢地黎問！鬼臉組織下一個目標係國金二期，我有一個收集情報好西利嘅朋友，佢負責幫我地咬住鬼臉條線，我地一直以來都有放棄過要搵佢地出黎。而且，鬼臉近期出動，都係因為一樣野。」洛說。

「我知，錢。」我在家中發白日夢時已想通這件事。

「佢地會係呢星期其中一日行動，你諗住點，我都應該會去。」洛續說。

「咁下星期我會日日去個度，一有咩事就可以應付。但夜晚要番屋企，因為休息對我戰鬥好重要。」我回應。

「講得岩，凌晨到朝早等我黎，有乜野突發情況就電話講。」洛竟然肯幫忙。

「好，唔該晒先。」我當然二話不說地答應，之後便交換電話。有洛這一個強勁的援助當然求之不得啦。

「好啦，小六你走先啦，我仲要出通告話比D手下知洛係新一任掌門。」叔叔說。

「通告？咁都得？」我驚訝地問。

「唔通擺幾圍？再見。」叔叔別個面來，向我揮揮手就走了出去。

也是，果然夠低調！我也不多話，離開這地方，回到自己家裡休息了。

第十五話

這幾天，我也一如已往，在家看新聞及到無人的空地熟習「地心之石」的力量，更多的是訓練體能，體能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環，我的力量的耐用度也是視乎體能的多少。

另外我也一直在想爸爸提及「創世石」能力的事，如果真的如爸爸所說的和物理有關，電力怎麼能使出那招「影像殘留」呢？

而我自身的重力，為什麼不能做到隔空取物等效果，好像只能用地心吸力來行事。但想來想去，也沒有相確的地方，不過我也知道這「創世石」跟本不能用常理來解釋，而爸爸所說的也只是假設，所以也沒有放在心上。

直到星期一，我換上一套整齊的西裝，帶著公事包，公事包載著的是黑色大衣及鐵面具等變裝衣著，便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附近走走。

到了國金二期的大門口，只看到眾多跟我差不多裝束的人出出入入。當然了，現在是中午十二時左右，來回出外吃飯的自然出入頻密，我把握時機裝作自己也是來上班的進內走走。怎料看到不遠處有一個穿著制服的職員在查看職員證，我停了一停，在旁邊看一看四周有沒有可進去的其他道路，但也一無所獲。

沒辦法了，我把握一個沒人進出的時機，把查證的那個職員手持的對講機用重力壓在地上，呼的一聲！對講機當場掉在地上並碎裂，職員雖感到十分奇怪，但面露驚惶之色，連忙把壞掉的對講機拾起並撿回碎片，我借機會便裝作視若無睹地走進去，眼看計劃十分成功之際，另一個穿同樣制服的人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雖心裡十分不安，但面無表情的直走，他繞過我去了正在拾起對講機的職員旁邊，應該是去幫忙，我也不作回頭，以免被懷疑。

進了升降機處，多不勝數的升降處和電梯令我有一點目眩。以我認知的國金二期是有八十八層樓高，我應該到最頂的地方開始看。

我找了一部寫有八十八層的升降機，眼看升降機只有我一個人，我就直接按下88的數目便上去了。(原來如果有人一起乘同一架升降機時要先按別的樓層，待他們離開才直接按88的數目，但如果只有我一個人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到了第八十八層，當一開門我就先步出升降機，在探頭看看四周，因為如果在升降機內探頭，閉路電影就看得太清楚了，我探了探，竟然空無一人，兩面的辦公室也關上了門，我也沒走近辦公室，而是轉身走入防煙門，往上走，想要走上天台，但被鎖住了，而旁邊好像有一個類似警報的東西，我也不強行衝門了。

我在後樓梯看了看，回到八十八層，便想著先打個電話給洛問問。

「天台鎖左！？有可能！」洛當得知不能進入天台時不禁驚叫，我連忙把電話拉開至遠離耳朵的距離但也聽得到聲音。

他說國金的天台，他昨天和前天到過兩次，但也沒見到過天台門反鎖的現像，洛說會立刻趕來看看什

麼一回事，我就獨自留在這裡。

可我沒理由坐在八十八樓的升降機門外吧，我就走向防煙門，想要坐在樓梯內等。

呲！！！！

一聲巨響從其中一個辦公室內傳出來，我立即取出面具及大衣，把公事包內收好的易燃品連同脫下的西裝用火機點著並掉到一旁，地上出現一個小火堆，我把火機也掉出去，再用重力加壓，令火燒得更快，盡量把這些東變成灰燼，免於留下自己的線索，面具和大衣都穿好後，就往發出巨響的辦公室走去。

我在辦公室門外隱隱約約看到黑暗的人影，亦看到內裡有一道牆被炸開了，我正細心看著時，「呲」的一聲，我背門已中了重拳。

我被擊得撞破玻璃門，並飛了進去，我倒在地上，進了去才發現這辦公室內全都是鬼臉人，目測最少有二十人在內，我立刻抵著痛楚站起來。

「又是...你...」

這句話才讓我看到上次跟我交手的那個鬼臉的領頭人也在這裡，他也沒讓我回話，只把手一揮，除他以外的所有鬼臉人向我襲來！

我運用範圍重壓，把他們都壓下並停止動作了兩秒左右，因為大範圍的重力也存在著同樣壞處，就是力量不足，力量越分散，效果就不夠集中。

他們在兩秒間全部圍著我，我知道不能再有保留，如果再留力，死的，就會是我。我全力而施！最大強度重力加壓，地板也碎裂，眾鬼臉人和我一起掉下去，幸好鬼臉人頂著重力掉下去，幫我撞開地板，令我受傷較輕，但掉了三層樓，我的腳也覺得十分之疼痛難當，但看見鬼臉人全都當場暈了過去，我也鬆一口氣。

呲！！！！

我竟然突被一記重拳擊中，我當場吐血後飛直撞各牆壁上！我差點要昏過去了，只勉強地用手撐住地面，只見一道黑影擋著我面前的光線，是誰？

這人冷笑一聲，散發的氣勢竟比洛更強，而且更迫人，看清一點原來是那鬼臉的領頭人！原來他一直也有保留，現在才發揮出來！

我只感到生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我只有靠著僅餘的危機意識，向周圍使出最強大的重力加壓，整座國金像要崩塌似的，不知多少層的地板也碎掉，我直掉落不知多少層，我在千鈞一髮間靠著一個已暈倒的鬼臉人，好讓他墊底減低我的撞擊力。

一直掉一直掉，也沒看到有普通的市民或職員在其他樓層，我猜是因為一開始那聲巨響，所以令很多人已經走了。

應該差不多三十層左右吧，終於掉到了不知第幾層的一間辦公室，雖則沒有被撞得有重大傷害，不過劇痛是少不得了，我勉強站起來，看到周圍的鬼臉人死的死，傷的傷，但剛才那個氣勢極強的鬼臉領頭卻消失不見，但這一刻，吸引我目光的，反而是一位坐在辦公室其中一台電腦前的女子，他驚訝的

看著我，我把還在把極為痛楚的雙腳稍作調整，便慢慢地走到她面前，她看到我走來，立刻站起，雙手還是互相抓著。

「我唔係壞人黎……」我也不知對她說什麼好了。

但她還是不斷向後退，我沒有上前，因為還是怕把她嚇到，可能我戴著鐵面具在常人看來還是一個壞人吧。

但下一秒，我就不得不加速向前，因為一個鬼臉人站到了他的身後，我忍住痛楚邊衝前也一邊想使出重力加壓，那鬼臉人抓住女子的腰並抱起，接著他伸腳把我踢開。我被一腳踢開，這力量令我想起剛才那打向我的一拳，我想應該是他真正的力量了。

同樣是掉下了三十層，他竟絲毫無損，但最讓我嚇壞的是，我的力量消失了！

剛才在我想使出重力加壓時，我竟然感覺不到任何力量，究竟為什麼？

我中了這腳還未站得起來，但這國金大樓已經抵不住接連的壓力，而我亦感到主力牆已被我剛才全力而為的力量壓斷！開始向一旁倒下了，我也傾斜得差點掉出窗外，幸好我連忙抓緊辦公室內其中一條柱，勉強沒掉下去。

「哈哈，你嘅力量已經切斷左，你再用唔到「地心之石」...嘅力量……」轟的一聲，大樓更加傾斜了，那人也開始站不穩。「你就咁等跌落去啦，哈哈！」那人說罷，把手上的女子扔到一旁，自己向窗外跳出去，什麼！？你會飛嗎？

不！事實是原來一早的直昇機在外面等著接他離開了，他一手抓著直昇機中放出來的繩梯，但不止這樣，他竟在身上拿出一個遙控，接著我只聽到下面的樓層傳來兩下爆炸聲，然後只見他向我們揮手遠去。

這時，我也自知追不到他，也沒時間想力量為什麼會消失不見，最重要的是我現在的處境！沒有了「地心之石」的力量，自救也是一個問題，何況旁邊還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

我還是在把石柱緊緊抓著，因為經過剛才的爆炸，整個大樓再度傾剛，那女子已經開始撐不住慢慢向下掉了，我正當想放手，去救她時，突然停了下來。

(其實我自身難保還怎麼去救其他人呢?)

(難道真的見死不救嗎?)

(我不是自命英雄嗎？人命不可不理！)

(但我活下去可能能救更多的人阿！)

腦海中的天使和魔鬼還在交戰著，但我已經把手放開了，借旁邊的電腦桌作立足點，向那女子的方向起跳，直撲過去！

如果救人還是要選擇，還是要自保，那跟現在的政治人物，跟警察，公安有何分別！自命英雄就得負上責任！

在任何時代，英雄比任何正義之人或組織都來的可靠，靠的不是名氣，而是勇氣！

我看準時機抓住她的手，而另一隻手就抓住辦公室的桌子，可惜我算錯了兩人的重量加上跳起下降的

衝力，剛抓到桌子的腳就痛得立刻鬆手了。變相是急速向大樓傾倒的方向滑去。

面前只有最後一個機會，窗框！

我要抓得到不難，但這滑下去的衝力比剛才的還要大，能撐得住嗎？！

呼！！

抓住了！也緊緊抓著不放了，但痛得我幾乎想大叫出來，右手的「虎口」也裂開了，還淌著血。

「你沒事吧.....」我只知撐不到多久了，只好跟她說說話安撫一下她。

「嗯.....」她幾乎是哭出來了，答不出什麼話來，這時我們吊在半空中，由上而下望著她，這次真的望清楚她了，還長得十分可人，一頭長髮跟長裙在半空中不斷擺動，感覺真的美極了，這讓我想起前一段子離我而去的阿玲。

不知是不是，人之將死就會產生錯覺呢？我竟在這女子上，看到阿玲的面孔.....可能她等我是等久了..

....

這時，我的面具也因為剛才劇烈的行動以致鬆脫掉，但我只閉起雙眼，想著迎來我人生的最後一刻。這時，那女子把我的面具接起來，我張開眼睛對著她微笑，然後我的手也撐不住。

原本緊緊抓著窗框的手鬆開了.....

.....

第十六話

呼！！

一隻粗糙的手把我剛放鬆的手緊緊抓著！

「你做乜野呀！」我回過神來，看清楚這隻手的主人，是洛。

他也不多廢話，出勁把我跟那女子二人一拼拉上來。「捉實我！」我也理不得洛是怎麼上來的，我只好左右手也出力抓緊，洛一手拉著兩個人，還要跑一段斜得要死的路，但他只是像履如平地一樣，相當驚人！

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輕功吧，當然還要加上非一般的內力才能拉著兩個人同時使出輕功。

洛拉著我們，穿過辦公室，直奔防火門後的樓梯。進了去，因大樓已經傾斜，我們只好站在扶手的牆壁上。

「我地沿住呢度走落去啦，小六，你個面具戴返先啦，出到去，你就即刻走。」洛放開了手，一把在那女子手上拿回鐵面具，跟我說。

「我嘅力量已經...冇左...可以點走...？」我聽他一說，其實不戴面具可能比較安全吧。

「睇你岩岩嘅情況我就知，放心啦！我送你走，信我。」洛拍一拍我的肩膀，也對吧，他救了我，不會就這樣讓我被抓吧。「呀，係啦！仲有你。」洛指了指我身旁的那女子。

「你轉頭應該會比人送去醫院做檢查同落埋份低能口供，你剩係講有一個戴鐵面具嘅人救左我地兩個就得，其他野唔好講，更加唔好爆佢個身份出黎，唔係會好慘。」洛也拍一拍那女子的肩膀說。

但那女子還是不敢回話，只點了點頭，洛也報以微笑。我把面具戴上，接著洛便示意我們跟他一起走下去。

跑了十多層，大樓又再度傾斜，牆壁也跟著一起震動，我開始站不穩，扶著一旁的扶手，也扶著那沒作聲，差點跌到的女子。

「唔...唔該」她竟然跟我道謝了！

「唔洗客氣...」我想她應該是對我跟洛產生出信任了，她亦可能是對於我這個所謂的「鐵面英雄」第一個交予信任給我的人。

「小六，等唔到啦，就E家啦！」洛由後樓梯的窗望出去，我也隱約看到窗外已經離地不遠，應該只有二十多層，但也不是一般的高吧.....

「下，咩E家？」我其實也大惑不解。

洛沒有理會我的問題，伸手直接把我拉到窗邊。

「唔洗驚，順風就得！」洛說罷，在我未理解到什麼意思前已經把我整個人抬起，扔出窗外了！什麼！？

.....

「起身啦！小六！」

當我還在睡眠中，一把熊亮的聲音把我從夢中拉回現實，我慢慢地睜開還未肯打開的雙眼，眼睛剛張開看到一副模糊的臉，但我也一眼認得出是誰，他就是我父親的好兄弟，那個叔叔。

我想說話但剛睡醒沒有什麼力氣，只是先坐起來。我搓搓雙眼，把眼睛模糊的狀態清走，我我看到我是在一張床上面的，再看一看周圍的環境，明顯不是醫院，只是一間比較古舊的房間，但我的手掌及身體上的傷口也有被包紮過，我估計這設計和會能做到這些事的，應該只有是回到了他們的「武館」了。

「我訓左幾耐？」我率先開口說話，雖然看叔叔的眼神他還是有事要問我，但也讓我先把聲音開開吧，說到底還是剛睡醒的呢。(所以先問呢條電影入面暈左起身嘅人必問問題)

「兩三個鐘左右姐，我送到你黎，幫你包紮好D傷口就已經叫你起身啦。」叔叔想了想又說:「如果我冇估錯嘅話，你已經用唔到你「創世石」嘅能力。」

「你點知嫁！？」我吃驚了，為什麼會猜到。

「因為我前兩日做過分析，可能性雖然低，不過當出現左就冇得你驚，我話個事實比你知.....」叔叔吞了吞口水再說道。

「鬼臉組織入面其中一個人應該已經得到左另一粒「創世石」嘅力量！」

叔叔向我解釋了一番，再加上我所看到的，雖然不太理解，但都有一點明白。

簡單的說，就是另一顆「創世石」，即是「天行之石」利用電力把我體內連接「地心之石」力量的神經封住了。而鬼臉人比過去更強，亦變得會用槍械及其他武器，可能就是因為得到了「天行之石」的力量，用改變神經激發出潛能以致的。

想到這裡，我不禁嘆氣，接著的路一定會越來越難行。

其實叔叔只是想跟我說出一個事實，他最後補了一段說話。其實他都不知道怎樣能再次開通連接「創世石」的神經，不過我可以暫時好好休息，等待時機或力量重啟。

固中的意思，我是明白的。

無論我怎樣，龍心派和叔叔也不會放任鬼臉組織不理，對他們來說我只是一道外力，但現在我這道外力或許已變成一個負累，所以他們可以讓我自行選擇，可以過回正常的生活，在零星的線索中重新找尋弟弟。因為在他們行事的方式中，要用最快的決定去處理問題，並不是因為沒用就棄掉那麼沒人情味。

可惜，這對我來說跟本就是一段廢話！

阿玲已經死了，十一(弟弟)也很大可能在鬼臉組織內，我怎能抽身！？但事實是，我現在真的是什麼忙也幫不到，還可以怎樣呢？

最後我選擇了先休息一會吧。

反正國金二期那邊的事件應該會鬧得很大吧，這樣的話鬼臉組織也應該暫時不會行動。而且剛才他們最少也損失掉十數人，就算他們再可怕也需要調整的時間吧。

接下來，我回到家中，電視新聞等也開始報導國金二期倒塌的事，不幸中之大幸是，沒有人死亡，但受傷的應該為數不少，那裡始終是人來人往的地方，這樣的結果已經很好了。

而鬼臉組織和鐵面英雄再次重現，也引起網上的一留熱話，像是電影中的敵對角色一樣。而且，當天洛和那女子離開那兒以後，也真的有跟記者和警察說是鐵面英雄救了他們，令我在網上和報章中漸漸獲得好評；

而在電視新聞和警察的說法中，他們理所當然地用他們獨有的語言偽術來把「我」說成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壞人，那我也見慣不怪。

而在之後，我跟洛通了一則電話，我們的對話內容只是圍繞著我的出路，就是我的大方向吧。我一時之間也不知方向，當然我是想找個辦法來重啟力量，但好像有點「等運到」的不設實際。而洛就力勸我力入龍心派，讓他們來教我戰鬥的方法，洛說我反應夠，資質應該不錯。但我也拒絕了，資質如洛高和武功大成如叔叔也只是能和鬼臉組織打個平手吧，他們始終人多勢眾。

再者，如果我加入龍心派去學藝，不但行動受阻(應該會被叔叔跟洛指揮行動吧)，而且沒有兩三年也應該沒有我發揮的空間吧，還沒有計他們有什麼三十六戒條，八十小戒條之類的(這只是我亂想出來的)，如果是這樣，我自己一個人拿把刀或是買一柄槍不是還來的好嗎？

在家想了半天，想得頭也痛了，看到時間是下午三點多了，午飯也不記得吃，我便連忙換換衣服，穿上鞋子就出門了。

在旺角找些東西吃，其實真的是沒什麼好吃的，我認為這是旺角的商店仗著人流多不擔心客路而越做越差的。我走著走著就到了朗豪坊了，看著長長的電梯也不知要上幾樓呢，所以就轉移走到升降機處亂上一層好了。

在我要把召喚升降機的按鈕接下時，一隻手同時也按到同一個按鈕中，而且按中我的手，我們的手指重疊在一起，就只見那隻手連忙縮開。

「sorry阿...」一把似曾相識的女聲跟我道歉，我連忙別過頭去看一看，同一時間她也別過頭來看到我了，而換來的是她驚訝的表情。

「Hello，乜咁岩嘅。」為了裝作其實我也只是普通人，讓她知道就算在日常生活中碰到我也沒什麼好奇怪。我直接用了「食神」追學生妹的方法來回應她了。

她一如既往的少說話，只是點點頭來回應我，我也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只有跟她一起呆呆的等著升降機的到來。

第十七話

老實說，距離上一次在國金二期救了她那日，只相隔了幾天。我也真想不到那麼快就再遇見她了。（我在這幾天也莫名奇妙地記起她。）

「食野未阿？」我硬著頭皮，然後微笑，鼓起勇氣的問她。

她好像有點呆呆的，看看我，然後她自己也笑起來，點頭答應了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看著她時有沒有面紅了，因為看到她天真的笑起來時，是十分可愛的，而我自己也對她有一點好感。

不過在阿玲去世之後，現在應該是久違了和異性相處的時間了，但每當我跟眼前的女子走得越近時，卻給我帶來一份隱約的悲痛感。

看來，接下來的時間應該保持距離和她度過這次相遇吧。

我們在四樓出去後，一邊走一邊談談天，雖然大多都是我主動，但很快開始就大家有講有笑了。

原來她叫阿琪，也是很普遍的名字。當她得知我叫作小六時，她十分驚訝，也有可能她覺得我是騙她吧，所以她有追問下去。

隨著我把身份證拿出，並解釋了我爸媽為什麼幫我改這名字，她才相信，並笑了一會。

那當然了，那有父母會改小六這名字，又有多少人的姓氏，會是夜呢。說著說著，一邊又往上走，竟然走到了十一樓，也不記得吃東西這回事了。

我看到前方有一間名叫「baby cafe」的餐廳，她說她沒有所謂，我們就進去了。

這餐廳環境不錯，食物也不過不失，價格合理，在旺角來說「性價比」算是不錯了。

她說她現在是失業了，也沒有什麼事做，所以出門走走。我們一直聊天，也沒有提及過國金二期的事，也沒有說我現在是「鐵面英雄」的身份的問題，只是像一對好好的朋友在談話一樣，我也很久沒有試過這樣放鬆了。

在吃完飯後，我們都沒有特別事，就在旺角的街上走走，因為已經六點左右，人流開始多起上來，我們走到大路時才發覺有不妥。

原來不是不妥，而是因為之前那個人民組織-黃色行動組的佔領行動還沒有解散，轉移的位置就在旺角，就是我跟阿琪現在站著的位置。

但有一點異常，就是現場氣氛很高昂，而且又亂又嘈吵。

我習慣地上前看看，阿琪也沒有主意的在我身後跟隨著。

越走越前也未看到什麼異樣，我只有不死心的繼續走下去。但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迫，走下去我怕

阿琪走失掉，便本能地伸手拖著她了。

但不知是否錯覺，我拖著她後，好像看她別過頭，偷偷地微笑著。

也不重要吧！

不過走到差不多人群的最前面，我們的笑容都消失不見了。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難以至信的境象。一個又一個的佔領人仕頭破血流，有的被扶著手，有的按著受傷的手，一邊後退又一邊叫喊。

前方是一班全戴上紅色帽子，操著北方語言的大漢們，還拿著鐵棍，小刀之類的武器。

而現場最奇怪的事，是竟然連一個警察都沒有，所以任由大漢們為所欲為。

「小心呀！」看著想著，也不記得了自己也在前面的這個危險範圍，而因為阿琪的叫喊聲，我從思考中回到現實，但當一回過神來，只見到一根鐵棍已經向我揮過來！

我看著鐵棍的來勢，自知剛回過神來的我沒可能躲過，只好閉起雙眼，硬是吃了這棍。但正當我準備接受當頭棒喝之際，竟然有人從後把我拉了一把，我亦幸運地避過了這棍。

我沒有回頭看看是誰幫了我，我立該向對我揮棍的大漢還以一腿，把他踢開，再回頭拉著阿琪向後退。因為不用問，幫了我一把的人只有在我身後的她罷了。走了幾步，我便停下來，拿出我的電話來。

「幫我保管住，我轉頭黎搵你拎番！」我已經知道我走掉只會連累這裡的人，亦沒必要讓阿琪留下陪著我，她亦會有危險。

「咁你一定要番黎拎你部電話。」她沒說多餘的廢話，是只管相信我的語氣，我對她點點頭，她便報以一個微笑，然後慢慢離開現場。(不知怎的，總覺得她和我認識的一個人很相似，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可能她也有這感覺吧。)

為什麼我會知道我走掉會連累人？因為就剛才所見，只是大漢單方面攻擊，跟本沒有人肯還手，還是不敢還手，我也不清楚了。

當下我做了第一個還手的人，大漢們只會更加暴戾，所以我只得上前，來幫忙一下。亦希望因為我平息了這件事，又或是因為我喚醒起他們需要做還擊的自衛動作，又或者可能我的到來，只會變成大漢出氣的對象，什麼都改變不了。

只因我現在沒有了能力，沒有了面具，我並不是「鐵面英雄」，我只是一個普通不過的人。

但那又如何？我還是我，不用靠什麼，只靠自己雙手，也可以做所謂的「英雄」吧！

執著這個自以為是的信念，我再次走到前面來，看到地上有一把鐵棍我就把它拾起來，並把自己的外衣脫了，當成繩索般把自己右手和鐵棍繞在一起，然後我停了下來，只因我旁邊的人開始走到一旁，大漢亦像認得我般，全都看著我一人並向我走過來。

彷彿現在只剩下這些大漢跟我自己一個一樣，又有如葉問般一個打十個時的情況，但我沒感到害怕（當你與鬼臉組織戰鬥過，這一些普通人其實沒有給自己什麼壓力），因為我已成為他們的目標，我也樂於接受，來吧！

第十八話

眾大漢的行動連同周圍佔領人仕的驚叫聲一起展開！走在前頭的兩個大漢都拿著鐵棍向我揮擊，因為他們後排有十數人跟著攻來，我本著拖延時間和等待的心態，用手中的棍邊擋邊退。

我在等待的是，附近數百佔領人仕正義感的喚醒，難不成數百人也怕了這十多個大漢嗎？另一方面，我亦抱著拖延到警察到來的心態來行動，我想不會沒有人報案吧，而警察也不會任由這些大漢亂來。

我原本真的這樣想！

不過擋了半分鐘，我已退至人群之中，我每擋一棍，換來的只是群眾掩面的表情和無謂的驚叫聲；而我每退一步，亦只看到群眾比我更快的退了兩步。

就這樣，大漢們只對著我狂轟，不到一分鐘我亦漸感不支，這車輪戰難擋非常，說白點，失去了能力的我，只有靠著在網上自學的武鬥技術來招架，這反而讓我知道我所學的原來不能派上用場。

邊打邊退，腳的受力和行動最大，漸漸我感覺到雙腳傳來痛楚，我想是前陣子在國金二期中所受的傷還沒有痊癒，導致現在的後遺症。

正當我因為腳部傳來的痛楚，腳步一刻的停頓，背門已受一記棍？！原來我已面臨大漢們的包圍之勢！我吃痛後，拖延時間的冷靜已全然失去！我一個轉身忍痛還？，順著轉身之力，鐵棍橫揮，正中攻擊我背門的大漢腰間！

我沒有停下來，我上前一步，向他的頭部再補一棍，讓他直接昏倒下。我補完這棍後，馬上轉身，把棍抵在自己前面，成功擋下一棍，左手也並沒停下，幾乎在同一時間，我左拳出擊，正正轟中一個大漢的面門！

兵戰兇危，基本上我沒有考慮的餘地。而我亦沒有武者的戰鬥觸覺，靠的只是自己的迅速思考。在剛才背門吃棍時，怒意和思考也在我腦海中運行。

怒意，令我每一次攻擊也瞄準傷害性較大的頭部，而且不遺餘力！

思考，令我明確知道自己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處於被包圍之勢，就得瞻前顧後，佔優不迫，所以才讓我及時迴身抵下一記偷襲！

這個時候，剛才面門中我一拳的大漢掩面後退，然後出乎意料地他們竟然沒有再度急於向我攻擊，只是慢慢碎步而行，向我造成一個程圓形的包圍網，剩下的，只有還在旁觀的群眾發出的驚叫和呼喊聲！（老實說，到現在我也理解不到亦聽不清楚他們在「勁」叫什麼！）

我一時之間也想不出該怎麼做，而且自知自己的個人能力有限，可能只有反應比較快這種。不消一刻，大漢們圍著我的圓亦已經成形，我也開始做好隨時戰鬥的心理準備。

話雖如此，但我對佔領人仕的袖手旁觀，還是十分厭惡。從以前在天星碼頭那裡的槍聲事件。和現在紅帽子大漢的橫行無忌。我真的是搞不清楚這些冒著犯法之險出來佔領的人仕是什麼心態，可能和以前一樣吧。

但對我來說是沒有關係，我有著自己對愛人的承諾，亦試過接近死亡的邊緣，所以我的分別就是對後果有所覺悟。（當時我也沒有想過現在用真面行動會出現的後果。）

正當我想著要去先擋那一邊時，眾大漢竟出乎意料地幾近同時攻過來，有的小刀，有的鐵棍。我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用手中的棍劃圓亂揮，企圖嚇退他們。

可惜，電影的情節永遠不會出現，沒有內力的我，鐵棍劃了半圈就被擋下來。接著是迎面而來的亂棍，我沒法子可取，只得左手抱頭，向前滾過去，希望能避開，但亦中了數棍。幸運的是，因為我在前滾的關係，雖然吃痛，但亦只痛不傷。

滾地的去勢已盡，我沒有立刻站起來，因為在我身旁有雙腿在，我提棍便向小腿揮去，那雙腿立刻閃避，這就對了！

我趁這退開的空檔，使勁蹲著向前跳，成功跳出重圍，但背門在起跳時也硬受了兩棍，十分痛楚。這次應該真的是傷了，在這個戰鬥的狀態也感覺到，莫說在放鬆狀態時的痛感了。

我站起來頭也不回就跑，因為我知道我的戰鬥力已經在急劇下降。但其實，我連跑也因為痛感而變得慢下來了，就在這時我左肩及右小腿又中重棍，這次我再也忍不住，痛得叫了出來，然後倒在地上。

我雖知道他們應該不敢殺我，但難免被毒打一頓，我只好舉起雙手護著重要部位。不過我真的想得太多了，一個大漢提著小刀就向我手臂刺來，在我正想閃躲之時，面門直接中了一腳使我目眩及無力移動，但小刀也在繼續向我的手臂進發。

呼！

正當我準備捱這一刀時，一顆突如其來的石頭竟擊中大漢的手腕，小刀也隨之脫手，我感覺到兩股頗強的氣息在動。但眾大漢顯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個接一個向我衝過來，以我現在的情況也沒有還手的餘地吧，就是這樣，亂棍已遮蓋了我的視線。

「見面不如聞名，夜小六。」一把莫名的聲音在我耳邊傳出，然後一個人影在我面前出現，我只見到有幾個大漢已倒在地上。

「起身，走！」那人影拍一拍我就獨個兒走了，這時我也聽到警車的鳴叫聲了，我不得不忍著痛楚站起來，然後跟著那人離開的方向走。

幸好，佔領的人仕也有一點人性，在我走過時都讓出一條路來給我，這令我更快離開，但是，從我起跑開始已完全不見了那人的蹤影，而我亦不見得有另一邊人群在開路。

是輕功嗎？這些武功的出現只讓我想起一個名字——龍心派！

我在人群為我開路的情況下，不一會就走出重圍，而我卻忽然停下腳步，只因我看到一個不認識卻又熟悉的面孔。

「夜小六，我地又見面。」一位少年坐在一旁的地上，拋接著手中的石頭說。

我想了想，終於記起在那裡見過他！他只我上次到龍心派的「基地」內見過的暗器高手，那時我還呆呆的看著他練習。

他站起來，然後向我慢慢地走近。這時，剛才拍一拍我，命令我走的那人，也不知從那裡跳出來了。

「我地今次黎唔係特登為左救你，亦都唔係幫個班人，只係我地奉掌門之命要搵你。」

「咁兩位搵我咩事？」我疑惑地說，如果洛要找我，基本上他給我一個電話就可以，不用這麼勞師動眾的。

「掌門叫我地幫你恢復你被封閉左既能力！」

「真係得！？」我大喜過望，恨不得馬上就要恢復似的。

「你唔好心急住，聽埋我講先。」我不敢做次，立刻點點頭，他們接著說。「不過要睇你意願，因為你被封閉既經脈係由一種我地都唔知既力量封住，如果由我地用內功幫你強行開啟，會直接影響你腦部系統神經指令出錯，到時，你要用自己既意志黎撥亂反正。」

「如果我失敗呢？」

「呢個就係重點，亦因為失敗既後果所以前掌門先全力反對呢個做法。」他們開始特別凝重地說。

「即係點？」

「如果你失敗，你就會令到所有連接腦部既神經關閉，而腦部亦失去思考能力。即係話，會變成只有心跳既空殼。」

「??」我聽完後，一時間不能回話，因為我的腦海已停不了地思索中，失敗的話與死又有何別呢？究竟該如何決擇呢？

「我地方諗過你會即刻選擇倒，掌門會親自再搵你。」他們說完，也將離開。

剛走兩步，又回頭說：「係啦，我睇掌門佢....其實都唔想失去你呢個人，你自己好好諗下啦。」說罷，他們就繼續走去，直到完全離開我的視線範圍，只剩下腦海還在不停打轉的——我自己。

「喂！」一把聲音介入我的思考，令我瞬間返回現實，看到面前的人，正是阿琪。

「你做乜一個人呆住企係度呀？比人打傻左？」她在我眼前揮手，她一定認為我傻了，但我也未能想到怎麼回應。

「喂，你有事丫ma？」她看我沒有說話，開始抓著我的手並搖了搖。我看到她緊張的眼神，不自覺地會心微笑了，但亦沒有說話，只是拖著她抓住我的手，便拉著她走了。

她亦沒有企圖掙開被我拖著的手，我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只自顧著感受這份曾經有過的細微觸感。

第十九話

是的，我只想靠著這一點溫柔香來平伏一下自己的心情，把正在瘋狂打轉的腦袋減一減速。而另外，亦是因為她剛才緊張的眼神，令我又錯覺地阿玲的面孔跟她重疊在一起，不自覺就把她拖起來了。

雖然貌似如鏡，但畢竟感情深淺亦有所俱別，所以仔細點說這份感覺還是有差別，不過也夠我輕鬆一陣子，說到底這短短的日子真的發生太多普通人難以遇到的事情了。

「其實你係咪好多野煩阿？」這時，阿琪突然拉著我停下。

我轉個面對著她，微笑著：「人生本來就係煩惱既根源黎嫁啦。」

「你...你知你唔係普通人黎，我唔知e家遇到咩問題，不過如果有得揀，做返一個普通人就算，做人何必要辛苦自己呢？」

「你擔心我？」我笑得露出牙齒了。

「邊...邊係呀！我唔想呢，唔想見到朋友唔開心姐。」她面也紅了，我也給笑出聲音來了。

然後我沒有答話，只拿起一直在她另一隻手的我的電話，走前一步把她摟住，並抱緊。她只是嚇了一嚇，並沒有把我推開。

而且，我想我已經，下決定了。

「多謝。」

我放開手，然後轉身獨個兒離開。

「你自己走啦，唔送你啦，我仲有一樣好重要既野要去做。」我回頭看一看，她還呆呆站著。

我沒有多理會，只對著她揮一揮手，再次走去，但我邊走，邊留下我跟她說的一句話，亦可能是最後一句。

「做人本來就係辛苦，只有死人先會係最舒服。」

告訴她，亦是告訴我自己。

.....

「小六，你陣間會感受到接近死亡既痛苦，你要頂住，直到你自己失去意識。」洛對我說。

時間到了一星期後，我再次來到龍心派的秘密基地，也走進去上次洛和叔叔決戰的房間。房間只有洛、叔叔跟我三人，而外面有接近二十餘人，是為了作把守之用。

聽洛說，這次到來把守的都是他們門派中最頂尖的武者，這可說是精英盡出了。

為了我，竟讓他們勞師動眾，我心底裏是覺得不好意思的，不過從洛的認真態度我就知道，無論作為

戰友或朋友，他都需要我的力量，和不想看到我因失去能力而放棄自己。

「失去意識之後先係問題，我地冇人知之後會點，所以跟住所有野都係得你自己先知。」叔叔補充說。

「知啦。我一定會冇事！」自下決定後，我就沒有猶豫過，因為自從我在月光下對阿玲許下承諾，我就沒有後悔的理由。

只有繼續堅持下去！

「開始啦！」

我們三人打座在房間的中央，洛和叔叔把我夾在中間成一字排開，然後他們各自伸出一隻手抵在我的頭上，準備發功。

在發功前一刻，我看到叔叔還是有點猶豫的表情，我連忙笑了笑說：「放心啦。」他聽到後，這才收拾心情，變回集中的面容。

他們兩同時間發勁，我感到兩股暖流直入腦部以至全身，十分受用。

但只一會兒，這股舒適的感覺突然被打亂，而且痛苦萬分，我強忍受著痛苦來撐下去，但只覺越是強忍，越是痛楚。

我開始痛得要大叫出來，但我竟然發覺張口不能聲，開眼不能看，我只得繼續這感受，直至我感覺也失去，五感全失，最後我的意識和思考空間也沒有了。

.....

「呀！」我從黑暗中大叫起來，並可以張開雙眼，但只見自己身處於一個漂浮的木板中站立著。

除了我站著的木板外，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木板漂浮在附近，向下望去，只有一遍藍色，沒有任何高山樓宇，也不見平地。而木板則與雲層成水平線，伸手可及。向四周望去，亦不見盡頭。

不！前面不是有一個人嗎！？

「喂！」我對著在不遠處站在一塊木板上的人作呼喊著，不過他只顧自己望著更上方，像是並沒有聽到我的聲音似的。

但我並沒有著急，反而更多是看看四周圍的環境，因為我的記憶只到意識失去的時候，但之後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正努力確認現在是什麼情況。

「你望乜野？」那人轉過頭來看著我，他轉來後我怎麼發現他的樣貌十分熟悉呢？

「你係？」我問。

「哈哈.....」他突然跳起並飛過來，不！正確來說，他是在空中步行，走過來，就像之前的我。

當他走近過來，我發現他的樣貌竟然跟我一模一樣！

「你.....」他走到我面前，就降落在我站立的木板上，並向我走近，我看他連身型、衣著也跟我一模一樣，唯一不同是，他的右手是黑色的。

「係，我就係你。夜小六，係你，亦係我。」

他笑容仍在，但我只覺得面前這個人在感覺上而言，並不是我。原因是他身上散發出的是一股陰涼的邪惡氣息。

「你究竟係...？」我不由自主的再問一次。

「我就係你，究竟你想問幾多次？」他又再回答了我，不過他明顯地不耐煩了，更流露出迫人的殺氣。

「姐係點？我唔明既係點解會有兩個我，仲有，呢度究竟係咩地方？」我沒理會他的壓迫感，同樣道理，他要殺我，一早就已經動手了，不用和我談話吧。

「呢度....」他一邊說一邊望向遠方：「可以話係你創造既世界。」

「下？」我有點不能相信。

「正確d黎講，應該話係你腦海入面既世界，而我，就係入面既你。我主內，你主外，達為一體。」他又再開始漂浮起來並抬起頭說。

「係既話...點解我會入左黎？」

「當一切變成虛無，你就會係度；當一切化做自然，你就可以重生。」他說時，雙手以手掌瞄準散落的木板，並吸引過來。

「其實我唔係好明，即係點？」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亦沒有理會我的問題，繼續用雙手掌控著木板。我也不得其所，只好呆呆站著並思考他的說話。

良久，所有木板已被吸引而聚在一起，拼合成一塊巨大的木板，目測足有三十米成五十米的面積。而在拼合完成後，他也降落在木板上。

「你想番去原來既世界？個度仲有野值得你番去？」他說罷，就慢慢地坐在木板上。

「有，有好多好多。」我邊說亦邊向他走近。「對阿玲既諾言，對十一既懷念，亦都係承先啟後，延續爸爸未做完既野。」

「係咁多？」他托著頭，懶洋洋的問。

「報答龍心派既幫助，洛既救命之恩；仲有阿琪.....」說到這兒，我想了一下，因為對她，我亦說不出是什麼感覺。

「阿琪？你將佢當成阿玲替身個位？」

是嗎？我是這樣想的嗎？不！其實答案在我自己心底裏十分清楚。我知道，而他住在我的裏面，他也是明白的。

沒有人可以取代阿玲在我心中的地位！

「而最重要係，當我自己自命英雄，要去幫其他人，係個一刻，無論社會發生乜野危險既事，我都責無旁貸。鬼臉組織、黑社會、或者其他其他惡勢力，全部都已經同我扯上關係。」
我一路說，已經走到他面前。

「睇黎你都好清楚，不過好似與我有關。」他說得自然，但我只覺得不妥。

「你就係我，點會唔關你事？」我說。

「因為我生活既地方係呢度，唔需要做英雄，已經可以好好，你要做既野對我黎講係多餘。」

「但係，你甘心咩？」我蹲下來，正眼看著他說。

「你講緊乜野？」他放下托著頭的手，看著我說。

「我問，就一世屈係度，你甘心？」
不知為何，我好像開始主導著。他聽完亦沒有回應，我就繼續說下去了。

「我就係你。我係外面所做既野，同樣都係你做既。你想為呢個世界而發光發熱，定係度hea成世？」我看他的目光開始遊離，就接著說。「我地可以一齊去做，一齊去改變呢個世界！」

「你有我咁強？」

「所以，我需要你！我要你既力量！黎幫我啦！」我並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比我強，如果他是我的話，那麼，我們實力該是對等的。雖然我的力量好像暫時不能使用。

「你自己黎拎啦！」他話未落音，已一拳打在我的身上！

什麼！？

我還未想到是什麼一回事，當我正認為談判得順利時，他竟突然施襲，而且拳力不輕，雖沒有洛那麼強，但也足夠我急飛了十多米。

去勢漸盡，我在木板上滾了幾下，馬上蹲穩，但稍一抬頭，已看到他雙手伸出並指向我，我只感覺到不知那裡來的引力把我吸引著，我的身體不由自主地向著他的方向衝過去！

「屌！」我被他的舉動激得怒了，其實也許只是因為剛才以為能談判成功之際，所有事就被一拳打亂，令自己一時無所適從而動怒。

我強壓下身子站穩，用重力壓著自己的身子與他所用的吸引力作對抗，終於可以站下來。

什麼回事！？我可以使出我的力量了？

當然我並未知道為什麼，不過我亦不需要深究，畢竟這只會對我有利，而另一方面，他已經衝到我的面前！

我下意識一腳踢出，眼看就要踢中，但竟然踢不著邊際，擊了個空一樣，跟我眼中是踢中了他的畫面極不相稱。

以我記憶所得，這情況曾兩次出現，一次是在對抗正走火入魔的洛時；而另一次則在一個似是夢境的地方，跟十一對抗時。

這個情況，不！應該是說這個招式，是喚作「空間扭曲」！

我剛想好，下出結論，但面上已經中了一記重拳，我被轟得掩面急退幾步，但我亦知道自己不能慢下來，因為頭昏目眩，確認不到位置，我向方圓五米範圍使出重力加壓，以防他向我追擊。

但我又再一次失算了，他跟我能力相同，他把重力減弱，直接抵消了我使出的重力加壓，我又再中一拳。

幸好這次我自知會再中招，連忙舉起雙手護著頭部，雙手直接承擔了這拳的攻擊力，不過雙手也十分痛楚。

「你剩係得咁多？」他一邊衝過來一邊說。

說實話，他運用重力的技巧遠高於我，我能靠的只有.....

在他衝過來的瞬間，我把地心吸力化做零，連帶用力無重起跳，居高臨下地對著他，準備使出我曾用過的一招！

「接埋我呢招先講！！」我用盡全力使出重力加壓，雖然他也想再次抵消，但亦把他壓得死死的站在木板上。

我呼叫一聲，隨著重力一起，出拳直轟向下方的他。此刻，他也使盡力減低重力，企圖抵消了我這一拳，就這樣一上一下，維持一個膠著的狀態！

在這個膠著狀態，我和他也開始急起來，於是放聲吶喊！

「呀！！！！」

第二十話

我和他都出盡了全力，也感覺到自身的體力一點一點地流失，但我相信他也跟我的情況一樣。

漸漸地，我開始越壓越下，他應該已到了極限，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我身上，我感到體力開始用盡。

我們幾乎在同時間停止使出重力，應該說是再也使出不了。但在停止後的一瞬間，我又再次使出一股力量極之微弱的重力加壓，但對於力氣盡耗的他，已經能達到封鎖他行動的效果。

我不斷下墮，拳勢已接近他的眼前，他用幾近不可相信的眼神看著我，但我的拳已轟向他了！

呼！！！！

「點解....點解你仲有力打呢一拳？」這一拳轟得他站著的大型木板也粉碎了，我和他都在半空中，因不能使用重力連同粉碎的木板碎片一起掉下去。

「因為我唔同你，我有好多野支撐住我。」我慢慢地在空中轉動身體，面向著他。「除左我自己既力量，阿玲既意志，仲有好多其他人對我既信任，呢一切一切都係力量既來源。」

「原來係咁.....」他閉上眼放空，並伸出雙手成大字型，好像放棄了似的準備掉下去。

「你亦都係！」我伸出手緊緊抓住他的手。「你唔係自己一個，同我一齊，改變呢個將近沒落既社會啦！」

他睜大雙眼，用以信任的眼神看著我，並點點頭。然後我們便一起掉進一片汪洋中，只剩眼裏的一片黑暗。

.....

我從黑暗中掙扎地打開雙眼，看到自己已經不在那個房間，而是在一間設備齊存的加護病房中，睡在病床上。

我連忙拆開口上的氧氣罩，解開手腕上的針，就衝出房間外。

走出病房後，才走了兩步，但竟然體力不支整個人倒下來了。

怎麼了？怎麼我體能這樣差勁？我甚至覺得連走路的感觉也都很陌生。

「小六！」一把聲音從後而來，我連忙站起來，轉身看一看。

「你終於醒啦！」我也來不及看到她的樣貌，她已經把我摟得緊緊的，但從聲音和觸感判斷，我已經知道她是阿琪了。

「我好餓。」我也不知該說什麼了，但從身體機能判斷得出，我是非一般的飢餓，所以我先說了這話。

「嘻嘻...嘻嘻...」她把我放開，我看到她是帶著淚的笑容，我也有一絲感動。她亦不多說話，拖著我的手，直接把我拉到醫院裏的餐廳內。

我瞬間點了三個套飯，可能我真的太餓了，我只一下子就把三個飯吃完。

「你慢慢食啦，唔夠我幫你再叫丫。」她溫柔地跟我說，而我滿口食物還在咀嚼中，也沒有回應他。

最後我把一整杯水喝下再開始說：「唔.....我夠嫁啦，e家感覺好好多。」

「咁就好啦。」她笑著說。

「係啦，點解我會係醫院，你又會係度既？」其實我滿腦子也是問號，洛呢？叔叔呢？但我也不能一下子問得太多，慢慢來吧。

「下？一直都係我係度照顧你，我緊係係度啦。」她說。

「一直？」我漸感不妥，究竟什麼回事。

「你已經昏迷左一年啦！」她開始著急的說。

「咩話！？」

原來在我昏迷後幾日，洛和叔叔已經把我送進了醫院。說的也是，他們也沒時間照料我，本來管理一個門派已經是異常困難的事，還要在現今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只有難上加難。

而阿琪會在醫院照料我只是一個巧合，碰好在醫院看到正被推進房間的我，而這次碰巧，就照顧了我一年。

在我昏迷的一年間，香港還是沒太多轉變，而「鬼臉組織」已變成受國際注視的恐怖份子了。

因為這一年間，「鬼臉組織」停止了在香港的行動，可能是因為龍心派的掘起，在洛的帶領下，龍心派已經讓市民開始有初步認知，更得到警隊的信任。

事源好像是因為洛以對抗「鬼臉組織」為名，向政府推薦了以龍心派來抗衡的建議，更借旺角中國銀行被劫的事件作理由說明單以警隊的實力難以對付一個強大的恐怖組織。

一開始，警隊上下當然十分憤怒，但當看到龍心派的實力後，也只得一一拜服。（據說，洛為此更與警察武術教官——夜一輝打了一場公開比試。）

而得龍心派相助後，「鬼臉組織」也再沒有出現過。取而代之是，被襲擊的地方變成了中國內地、日本、澳洲等亞洲地區，所以國際刑警也都介入了事件，但都未有能對付他們的線索。

試過展開大規模搜索也不見成效，所以現在各國也都只能處於被動狀態，就是他們向市民交代時，口中所說的「以不變應萬變」。

對於各國對市民交代的發言，我表示「笑而不語」。

而現在洛到了日本做搜索，弟子們全留在香港；另外，叔叔好像到了中國內地，就是以前到過的村落，應該是想直接找到他們。

說到我，因為我昏迷的關係，已經一年沒有活動自己的身體，所以留在醫院做一段時間的物理治療，也屬正常事（好似係）。

然後阿琪也不用再照料我，也回到正常的生活，而我，在物理治療結束後，也去了日本找洛。

.....

剛開始比試，洛已經搶攻，一個箭步已到一輝面前，並右拳迎面向一輝，冒求一擊致勝。在洛看來，基本上所有警察，沒有槍就是廢物。

我不排除超過九成警察也是不折不扣的廢物，但最起碼我認為，如果洛抱住一輝也是其中一個的想法，我保證洛定會吃下苦頭。

如我所料，一輝稍一移步，已讓洛這拳打空，並右腳踢出，連消帶打。但洛身為一派掌門，這腳還是沒有太大效用。

洛的龍爪手已把一輝的右腳抓實，但亦不能慢下來，因為一輝的左腳在右腳被抓的一瞬間已然踢出，但這腳並不是作攻擊用，而是作控制用！

一輝用左腳把洛的另一隻手也勾實，洛一時未及反應，雙手已全部被牽制著，一輝騎在洛的身上，也在幾近同時間，一輝雙手成鶴拳，攻向洛的兩邊太陽穴！

洛雙手被制，一時無法擋下這招，只好運用內勁，雙手發勁，硬是把一輝迫開，一輝被內勁震開，只感雙腳有點發麻，連忙鬆弛雙腿，雙手亦沒停下，擺好架式迎著洛。

而洛亦沒有急於進攻，因為剛才一輝的攻勢已讓洛抹了一把冷汗，亦自知犯下低估對手的錯誤，如果不是自持內力強橫已吃一大虧，所以得對一輝作出重新評估。

說老實話，就整體實力而言，洛比一輝強上兩班，洛擁有驚人的內功一定更勝一籌，但若只就招式以及技巧的運用而言，一輝應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到底一輝只專注在外功一環，比起雙修的洛，自然有落差。不過此戰，內功的巨大差距將成為勝負的分野。

一輝等不及率先動手，一拳轟向洛的面門。洛左手一推，推開了這拳，一輝快出快入，另一拳也即攻至，但亦被洛輕鬆格開，一輝沒有氣餒，連環拳展開作出一輪快放，洛不除不疾，慢慢地架開拳勢，或擋或卸，使出了以慢打快的太極！

從旁可以看出，洛根本可以和一輝拼拳，以內勁取勝，但洛應該剛才輸了一陣，心有不服，這次想以招式反壓一輝，可惜，洛又會再一次吃虧。

一輝面對洛使出的慢拳雖吃了一驚，因為當今能使出以慢打快這一手的，實在少之又少，在久攻不下，洛又絲毫不見破綻的情況下，實在太消耗體能了，所以一輝也當機立斷變招。

一輝在使用連環快拳時，右腳踢出，拳勢亦未因此慢下，這就是一輝的功夫長處，一心多用！

洛面對這腳並沒有選擇最簡單的對應方式——後退，竟然是作出最巨危險的做法——拚腿！

不過，一輝原來這一右腳原來只是虛招，一放即收，真正出擊的是左腳的膝撞！

洛自知吃虧，只得收手後退，才後退兩步，一輝已經趕至，並右拳相向，正當各位以為這拳必定得手時，竟然在洛的面前十厘米左右停下來。

原來洛的右腳已抵在一輝的氣門位置，但沒有發勁。因為只是普通比試，也留有餘力，雙方都沒有傷害對方的理由。

洛的腳未有放下，只等一輝自動後退才放下來，一輝也沒有再進攻了。

.....

我在飛機上因為空間的源故，在網上看了那場比試的片段，因為只是試招，所以才打了一分鐘左右就停下了。

不過我覺得，以我所知我哥哥一輝的能耐，已經十分清楚洛連半力也未用上。

很快，飛機已經到了日本。而我去日本的目的並不是去尋找洛，真正的原因是日本黑勢力的亂局。

因為「鬼臉組織」的原故，把日本的黑幫勢力打亂了平衡，而日本以山口組為首集成了一個「黑色聯盟」去對付「鬼臉組織」。但家不可無主，群龍不可無首，為爭奪盟主之位各幫派開始狗咬狗，日本各地區出現黑幫鬧事或濫殺，而最終受苦的，就只有普通市民。

我出了機場後，隨便在京都附近找了一間酒店，因為我不懂日語，而且在日本說英文也沒多少人能聽懂，所以我也花了一段時間來處理。由於我下飛機的時間是三點四十分，安頓好後，一轉眼，已經到了夜晚。

由於在飛機上的午餐太難吃，令到我好像整天都沒有吃過任何東西似的，酒店裏的自助餐又太貴，我就先出去找吃的了。

我走出去，沒直接到大街去，反而是走進了小行，找到了一間小型的拉麵館，就準備開餐了。

「.....」站在水吧裏面，一位漂亮的少女跟我說了一些我完全聽不懂的日文，我只有用英文來跟他說我不懂日語，怎料她的英文也不錯，能夠溝通了，在日本來說也算是少見。

「你係香港人？」她語出驚人，竟突然說了廣東話。

「係阿，你都係？」我也欣喜地回應她，竟然在這裏碰到會說廣東話的人，還是一位漂亮的少女。

「我香港出世，不過好早已經黎左日本定居。我聽你講英文既口音，估到你應該香港過黎。」她一邊說，一邊把一大碗叉燒拉麵遞到我的面前。

我二話不說就吃起來了，也沒有理會她。轉眼間，我已經快把拉麵吃完，這時我抬頭，方留意到那女

子在看著我。

「你好餓㗎。」她笑著說。

「全日冇食野，差唔多啦。係啦，都未知你叫咩名？」我用紙巾抹抹口角，並問她。

「問人地個名之前，唔係要講自己個名咩？」她微笑地對我作出反問。

「睇黎妳都有睇開日漫，我叫夜小六。」我說完後，不知是不是錯覺，竟然看到她有一瞬間收起了笑容。

「我叫涼子。」她又再展現出她的笑容並接著說：「其實你應該食完就好走，夜晚係小巷四圍走係好危險嫁。」

「咩意思？」我沒有害怕，只是有點不懂她的意思。

「不過已經遲左……」她說罷，我只聽到這拉麵館門外出現異常吵鬧的聲音，我和涼子同時間望出了門外。

第二十一話

但在店內看出去，已經是夜晚，十分黑暗，幾乎看不見任何東西，那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勸你唔好行出去啦。」我正要站起來準備走出去看看，但涼子看穿了我的意圖，並把我叫住。

「點解呢？」我站起來問她。

「你知唔知外面係好危險嫁？」她有點遲疑地說。

「所以我要去解決呢個危險。」我冷冷地道，我心底裏一早已經知道來日本要做的事是什麼，還怕什麼危險不危險嗎？

「你真係唔驚死？而且就算出面發生咩事都好，亦與你無關姐。」她決心阻止我。

「我唔知乜野死唔死，我只係知道，『太多顧慮，失去樂趣。』同我有冇關係都好，想做就去做啦。」她並不知道我「鐵面英雄」的身份，所以不能理解我的處事模式，不過，有一些做人的道理，還是得去解釋的。

「你咁有道理，出面個d係日本黑幫黎，你咁西利咪出去講掂佢地，我唔理嫁！」她說得像很不滿我一樣，但從她的語氣可以得知她更偏向想看我有多少能耐，而用的激將法。

「多謝……」呼！！！！

我話未說畢，一個男子破門而入，倒在我的面前，他全身黑色的衣著中，滲透出大量的鮮血，人已經死了。

「我睇，你都唔可以置身事外啦。」又一個黑色衣服的人衝了進門，這次是跑進來的，還手持一把染了血的刀，充滿敵意的向我衝過來。

我沒有動作，只等他靠近我。我等，再近一點、再近一點，當他的刀和我只剩不到半米的距離，我瞬間把重力加壓，再順勢裝作出拳打向他，他立即倒地昏到。

用真正樣貌的壞處，就是不可以讓人看出我所擁有的異能，這一拳其實沒有使上勁，只是用重力把他壓得昏過去，但從涼子的角度，應該也能把她騙過去，以為我一拳把他打到。

但她對我此舉並沒有覺得驚奇，我也沒興趣知道她對我「一拳打死馬」的招數有何評價，因為黑色衣服的人一個接一個擁進來了。

正當我想著怎樣擊退他們時，涼子竟然比我快一步，並用不知從那兒拿出來的雙棍跳到門前，劃圓一揮，他們盡數被轟出門外！

她這一招外型與力量俱備，從我的基本武術認知也可認出是日本劍道中，二刀流的刀法，沿用在棍招上面，亦顯出她對這招式的熟練程度。

「你究竟係？」我也不禁問了出口，她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好似冇同你講添，我都有響全朵既習慣，我全名係『宮本·涼子』。」

在日本武術界享富盛名的宮本家，怎會沒聽說過，但據悉宮本家在近代已經變得低調，不會對外收徒，難道涼子是宮本家的傳人？

相傳，宮本家因一對「破風雙劍」而聞名。「破風雙劍」由宮本家的第一代人物「宮本·義」所打造，但因當時宮本家武藝不算入流，變成得物無所用，更險些因各門各派對「破風雙劍」的搶奪而滅門。

及後，因為宮本家出了一位改變整個日本江湖的武者，才重新建立起統治的地位。只因那位武者當時以25歲之齡，把當時江湖地位最高的武田家給滅了。

而這位武者的名字有多響亮也不需要我多解說了——「宮本·武藏」

但在近年，清拆了全部武館，亦不再有弟子，就算涼子是個女的，也不難解釋她學武的原因吧。

「發咩呆呀！」只見涼子已衝出門外，見到手持武器的就打，但都只是攻擊手和腳，冒求只令他們失去戰鬥能力就好。

我見狀也不慢下來，在衣服內拿出收好了的鐵面具，連忙戴上後便一個箭步加速就跑到涼子身邊。

這個加速令我變成40碼跑4秒的「超光速」境界（有睇衝鋒21既巴打應該feel到有幾快），涼子也嚇了一跳。

這是我把重力減低，而且控制到雙腳可以貼著地面的少量降壓程度，操作得宜就可以做到減低自身重量，並藉此加快奔跑速度的效果。

「抱實我！」我把嚇了一下的她叫過來，她也二話不說的把我摟得緊緊的。

我立刻伸開兩手，對著自身方圓十米重力加壓，一大半的黑衣人都暈倒過去，十米以外在後排的人看到後也都全部卻步了。

「到你同佢地溝通既時候啦，日文我唔識嫁。」我把還在摟實我的她推開後說。

「你認真？你覺得佢地真係仲可以溝通倒？」她看到我的異能並未有吃驚，反而更多是在考慮我的想法可行與否。

「係！」其實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順利溝通，但我只知我不是來打架的，我是來調停的。

「真係冇你辦法！」她說得委屈，但也照樣慢慢走到他們的那邊。

看到涼子在那邊說了說，就跟了其中一個人走了，並離開了我的視線範圍。我本來想，應該是找他們的老大說話而已，但良久，應該兩個小時左右，也沒回來，黑衣人亦沒有走開，在我的附近站著。涼子是出了什麼事嗎？還是還沒談好？

難道說.....我已經不敢想像了。

我情急下走前了幾步，那些黑衣人立刻有了反應，但亦不敢向我靠近，只是很兇惡地說了幾句我不懂的日語。

正當我準備動手，他們竟開出一條路，而在他們後面，我看到涼子終於回來，她旁邊還有一名十分高大的男子，後面帶著幾個手下。

「佢地係？」我看到他們和涼子向我走近，我便問道。

「你們香港人就是這麼沒有禮貌哩？」那個高大的男子竟會說普通話，但他這一句觸怒了我，香港人你知道多少呢？

「你有種再說一遍！」我也以普通話來回應他，並加重語氣地說，還把自身的異能慢慢地釋放，好讓他感覺到我的氣勢！

「小六，唔好亂黎！」涼子想勸止，但已經遲了，那男子已經向我衝過來，他速度之快十分驚人，我一時也不能瞄準目標位置使出重力加壓。但我已經不同了！

就在他向我揮拳並接近擊中我的一刻，我暗地裏使出「空間扭曲」他的拳完全的打錯方向，我順勢踏前一步把他絆到，再使出重力加壓和向下揮拳，他整個人就被我一拳放倒在地上，我還坐上的的背部。

他的手下和旁邊的黑衣人見狀也著急了，紛紛拿起手中的刀向我衝過來。就在我還在猶豫的時候，涼子很識趣地跳後幾步，這時我也不需再猶豫了！立即使出範圍重力，把正在衝過來的人也壓倒在地上！

與此同時，被我坐著的那個男子竟突然發難，想要站起來，我連忙踩著他的頭跳起，再用無重浮起。

這時他也站了起來，轉身看著我，我此刻在上方用一個君臨天下的模樣看著他說：「還要再來嗎？」

「哈哈哈哈.....

『鐵面英雄』！真的是名不虛傳！我服了！」他用一個既能認輸又不失霸氣及風度的方式來說話，但我卻十分討厭！

不過我也沒空理會他的人格怎樣，反正他怎麼樣也不關我的事。我現在需要先搞清楚是什麼狀況，敵我太不明白了。

「你是誰？」我指著那個還在笑的男子說。

「你連我都不知道嗎？」他立即收起了他的笑容，黑著臉面對我問道。

「我不習慣重覆問同一個問題。」我對他的行為舉止太討厭了，我冷冷地道出一句後，便伸出手掌對著他。

「小六！」涼子大叫一聲把正想施展異能的我阻止了。

第二十二話

這時，涼子也跑到那男子的面前，張開雙手擋在前面說：「佢係山口組入面依家最當紅既打手，佢亦都係停止幫會互相殘殺既籌碼，你想停止呢類斯殺就要佢幫你。」

「即係點？講清楚啲。」我慢慢在空中下來地面，旁邊的黑衣人無一不作出驚訝的表情。這也難怪，我一開始得到這個異能時也十分驚訝，但現在也都習慣了，所以才見慣不怪。

「喺後日，呢個山口組會係京都既秘密地下基地舉行盟主之爭，只要做到盟主，佢地就唔洗再打黎打去。不過有兩個條件你要達到。」涼子指了指那男子，又對著我舉起兩隻手指說道。

我正想問這兩個條件究竟是什麼時，那男子已經拍一拍涼子的肩膀，並用我完全不懂的日文來說了數句。

說完後，那男子帶著他的手下和半數黑衣人在他們剛才來的方向回去了；而另一半的黑衣人見狀，也互相點點頭，並在另一個方向離開了。

我想，那男子應該是說了先告辭了之類的話吧，這時，我也把面具除下來了；涼子亦遞手示意我們先回去店內再繼續談。

原來，第一個條件是要在當日擊敗所有來爭奪盟主的人，若果他們全部都是正常人（我所指的不正常人是像洛那些武功強得像擁有異能力一樣；又或者類似鬼臉組織裏身體做過強化的人）的話，我相信靠著「創世石」的力量，我是可以輕鬆放倒所有人的。

但另一個條件是，要在日本國內有相當的地位。這我就不行了，「鐵面英雄這名號在日本也不怎樣響亮吧！

「咁姐係我打晒都冇用啦！」我坐到椅子上，灰心地說。

「方法又唔係話冇既，不過有少少麻煩，同埋會委屈到我.....」她說到這裡，開始有點吞吞吐吐，真不像剛才的她。

「你係講就講埋啦！唔好講啲唔講啲，如果真係麻煩到你既，當我欠你一個人情啦！」我說。

「已經唔係要欠我人情呢啲咁少既問題，如果要係短時間入面得到好高既地位，依家唯一可行既做法就係，同我訂婚.....」她也說得有點難為情，就算姓宮本，畢竟還是女孩子。

「咩話！？」但我已嚇得驚呆了。

「你應該估得到，我係宮本家既傳人，雖然我係女兒身，但我依家係唯一既傳人。如果我地做成夫妻，你自然會成為宮本既當家，以我地宮本家係日本既名氣，你亦會有相應既地位。」她開始變回正常的口吻了。

我想，我可不這麼快就要就要結婚，亦不想姓氏也改了，到時候就要叫作「宮本·小六」啦，我可不想哩！

「你認真？」於我而言，不用改名的話我是沒什麼關係的，大不了可以離婚；但對於涼子，她說到底也是女性，結婚於她而言也不是兒戲。

「緊係冇咁簡單，等你可以打贏啲日本啲黑幫再講。」她說完也拎轉了面，還真的有點日本女孩的韻味，可惜，我知道她在戰場上會有多可怕，照推論，她身為宮本家唯一的傳人，就算比不上洛，但應該也差不多那個級數吧。

再者，我心裏還有一個人，位置亦不可動搖，就算涼子這麼漂亮也沒有影響。

「咁我走先，都夜啦。」我見她沒反應也起身走出門外，走到一半，我又指一指剛剛被撞爛了的木門：「道門咁樣，你怕唔怕.....」

「我相信係日本可以傷到我既人唔多。」我看她自信的表情，也沒有多問，揮了揮手便走了。

說的也是，無論怎樣她也是宮本家的傳人，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了。

不一會，我就回到了酒店，洗了個澡就躺在床上，拿起我在用異能時用的鐵面具，邊玩弄著邊想東想西。

究竟我來日本的決定是不是正確的呢？其實我只是為了追擊鬼臉組織，跟叔叔一起回國內不是更好嗎？還是全世界所發生的事我亦要插手，畢竟我自命英雄啊。

其實，我應該不用想太多，在我能力範圍所及的，我去處理就好，難道明天英國出現鬼臉組織的襲擊我也立即過去嗎？

最重要的是，那個鬼臉組織的主謀是為了什麼而跟全世界作對呢？「天行之石」又是怎樣得到的？還要讓自己的手下使用，如果一旦反目，那主謀不就會陷入危機？

可能結論是，那主謀的角色就是當日在國金二期跟我交手的那個人！是這樣嗎？那麼，十一呢，我的弟弟現在還沒有消息；一輝他又在做什麼呢？還在為了追捕我（鐵面英雄）而行動嗎？

對了！剛才涼子看到我使用異能，竟出奇地冷靜，而那男子還知道「鐵面英雄」這名號。唯一解釋是，涼子一早知道「夜小六=鐵面英雄」這條公式！

這時我想起一個人了——洛！

我把鐵面具放到一旁，拿起了電話，看到兩個未讀的訊息，都是阿琪傳過來的。（她還真的很關心我。）

我簡單回覆了一句：「我冇事，訓先啦我。」後，就按了鎖屏的按鈕了。然後我看到鎖屏的畫面——是我跟阿玲的合照。

定眼看了分多鐘，免得自己再睹物思人，我也都把電話放一旁了。我閉起雙眼準備入睡。

（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眼睛張開.....）

我閉上眼原本只會出現兩個人，一是阿玲，二是我的弟弟十一，但現在又多了兩人，阿琪和涼子！我

不禁問了自己幾次「為什麼？」問著想著，我就已然入睡了。

第二天醒來，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只要睡醒起來，昨晚睡前在想什麼，夢見什麼，也都會一概記不起來。

這是好還是壞也就見仁見智吧，畢竟，生活還要繼續，執著也於事無補。我經常放在口邊，莎士比亞曾經說：「太多顧慮，失去樂趣。」

這天起來，其實在日本也沒什麼事做，反正也要吃東西，就再去涼子那間店內吃吧，想好了，我整理完就離開酒店了。

去到涼子的店門口，竟然未開門，昨天損壞了的木門也只是放了一塊有中英日三種不同文字的「非請勿進」的牌，還真有膽量。

正當我轉身就準備離開時，我聽見上方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我抬頭看一看，是涼子！

她在一樓的露台中，還沒等我回應，她就跳下來了！一樓雖然不算高，但畢竟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她輕鬆自若地跳下來並帶有連貫性，這樣就可以基本肯定我對她武功修為的預估應該沒有錯。

「喂，你黎搵我？」她現在的裝束應該還是睡衣，一把散落的長髮加素顏一樣漂亮的面孔，一條超短的白色短褲，一件淺藍色的T，有點透，裏面還要沒穿.....

「喂，我問你啊！」我還在打量著她，她一臉茫然的在我面前揮手，我這才回到現實。

「係...係啊。」我口快快的說。

「咁我帶你行下呢度啦！你應該未食野啦，我換件衫就出黎。之後一齊去食野啦！」她一邊說一邊展現出天真的笑容。

「...哦...好」我一時也被她打亂了思緒，但她聽到我說好後，就立刻又跑回去了。

我此刻在想.....我好像只是出來吃東西的呢.....

第二十三話

不一會，她已經換好衣服出來了，依舊沒有化妝，換上了一件短袖長身襯衫，一條白色熱褲，但因為衫較長褲較短的關係，只能看到一點點邊兒的褲子，一對普通藍色波鞋，但散發著的氣質已經比一般日本女孩的級數高上不知多少倍。

「好！行得。」她走過來我面前說。

「好，之但係去邊先得？」我表現得沒被她女神的造型影響，正常地說話，但實質是我定力少一點也會被電到，你又怎能想到堂堂日本大派宮本家的傳人會是這麼漂亮的一個女孩呢？

「邊行邊講啦！」她走過來，拖著我的手便開始出發。其實才早上十一點左右，沒必要那麼著急，不過她已經拖我手走了，我也沒理由還在磨蹭，只好順著她的步伐了。

我們邊走邊吃，吃了點街邊小食，途中她好像已經當了我真的是她男朋友似的，我也一時不能反應過來，就索性問她還想到什麼地方好了。

如是者，我們就乘車到了毒男聖地——秋葉原。

我從昨天和她的對話間就知道她對日漫有所喜愛，但只是不知道到了何種程度。這次，在秋葉原終於看在出來了，是非一般的熱愛！

她幾乎經過每一間售有關於動漫的東西的商店也都要停下來看看，我原本也有看開日漫，但中毒並不深，但她拖著我走過每一間店鋪，我也只好順著她。

「哇！路飛又有新figure啦！」她在一間店內停下，並拉著我一起看。

「係咩。」我冷冷地道。一來是因為「one piece」我看了第一期已經棄故了，個人不喜歡這類型的漫畫。二來是在這宅男區域，我拖著一個比漫畫中的女孩更漂亮的女性，四周圍的目光已讓我感到壓力。

「係啦，小六。」她看我回應得有點冷淡，竟轉身面向我並哄過來的問。

「做....做咩？」我自然地後退了一步，但也有一點感覺。

「冇呀，你有冇睇開日本既漫畫嫁？」她看到我後退了一步竟笑起來了，她這笑容應該是覺得我在害羞吧。

「有呀。」其實我是被她猜中了，但我亦強裝鎮定的說。說老實話，她應該是我生平見過最漂亮的女孩了，客觀說的話（不用問，主觀的話肯定是阿玲），所以才有點兒那個。

「你最鍾意邊套呀？我呢，就一定係『衝鋒21』啦！」她越說越起勁。

「我啊？應該係『巨人之星』，不過太舊，應該好少人睇過。」我不自覺也一起說起來了。

然後我們七嘴八舌地說起漫畫來了，還說東說西的，加上現在拖著手，活像一對不配的情侶（當然是

我配不起她了。)，儘管我沒有拍拖的感覺。

說著說著，我們已經走出了秋葉原，本來持續的對話也停止了，只因我感覺到一股氣息，相信涼子也感覺到，而且把我捉得更緊了。

能令我倆都停下來，顯然是一股強大的氣息，但在這人流滿多的地方上，竟沒有其他人察覺到，這很明顯，只是衝著我倆而來的。

就在我另一隻手放在後腰，正想抽出面具時，一道人影已到了我的面前。在這來人往的地方可以突然地閃出來，還沒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可見他是個非一般的人物。

在這刻該想想如何對應的時候，涼子竟然微笑起來了。

「乜咁岩呀！洛。」涼子一下子就說得出對方的名字，同時也把拖著我的手放開，但應該逃不出洛的一雙利眼。

而我，也要看了再看才認出眼前的人。因為一直以來，洛也沒有戴上過帽子，認出是洛之後，我也把放在後腰的手拉回前面來。

「哼，小六，終於醒番嚟？做乜咁耐呀！」洛托一托帽子對我說。對了！洛還未知道我已經從醫院醒過來。

「唉，係呀。總之一言難盡啦。」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也許是，說來話長，也就不好說了。

「你又會同涼子一齊既？」洛語帶相關，向我問亦是向涼子問的，但以洛的語氣，好像還有事要確認的樣子。

「邊行邊講啦，企係度做乜姐！」涼子說罷就帶頭走起來。

「跟我黎啦，有地方想你地跟我去。」涼子才走了兩步，洛就命令起來，但涼子都立刻轉身跟著洛走，那我也只好一起走了。

這時我並不知道他們的關係，往後我才知道洛對涼子影響甚大，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洛帶我們走了一段路，走到了一個比較偏的郊區，其實已走了差不多兩小時，但我們途中只說了昨天晚上我遇上涼子和黑幫的經過，之後亦沒有再說話了，直到走到了一座類似神廟的建築物。

「洛，呢到……」涼子有點吃驚的表情，但我一時之間也未看出有何古怪。

「入到去再講。」洛冷冷地打斷了涼子的說話，便帶著我們走進去了。

走到進去只是一間十分普通的廟宇，但越過內裏的門，就是一個不同的景象。有點類似龍心派那兒，但又多了一份強烈的氣勢。打個比方，龍心派的地下基地給予我的感覺是潛龍勿用，忍而不發的；這兒就是光明正大，就象在說「我們就是這樣強大了」，絲毫沒有隱藏實力的用意。

走到這兒我們仨也停下來了，我只看到一班穿上白色武士服的人坐著圍了個圈圈，圈子內有著二人，也是一樣的服飾，進行切磋比試。我怎知道是在切磋呢？原因是我看到這二人也是留力不留手，點到

即止，亦不會攻擊要害，所以以此斷定。

「切！得咁既程度，龍心派好似勁好多啲！」我看到在切磋的二人真的不怎麼樣，衝口而出說了句廢話。

此刻我並不知道這說話會讓我招來殺身之禍。但在我語出驚人後，洛和涼子幾乎同一時間用驚訝的表情看著我，這使我危機意識暴增，其中一隻手也都放在後腰上，準備拿出面具來，以防突然要使出異能。

第二十四話

呼！！！！

一個穿黑色衣服的人突然閃了出來，手拿木劍一把就劈向我，我連忙抽出?面具擋了，但這劍力度太強，我也被迫退了幾步，面具也被打得脫手。

此時涼子也動手了，用一個極快的速度右掌打向黑衣人的氣門，左手奪劍，黑衣人擋下一掌，但手中的木劍被涼子用不知名的手法奪去。

「怎麼啦？宗勝。」涼子奪取劍後，就停下來，原來這黑衣人是她認識的，但竟用普通話溝通。

「沒有，你應該知道我不喜歡外人進入我的地方。」那個叫宗勝的人也同樣以普通話回應，看來，在日本，除了日語外，普通話算是比較常用了，反正我在街上還沒看到說英語的。

話說回來，這叫宗勝的人身型跟洛差不多，中等的體型和175cm左右的身高，但這人明顯比洛年長，深色近啡的皮膚，一副精神的面容，還留了點胡子，目測應二十尾近三十的年齡。

「他不是外人。」洛插口說。

「是嗎？」宗勝用看不起人的眼神看著我。「新妻，宗勝，新妻家當家，請指教？」又是一派掌門，怎麼洛認識的人也一定要大有來頭呢？

「夜小六，香港人。」我也只冷冷地回應他，他亦沒有伸出友誼之手，那我也不便要握了。

「跟我來吧，洛。你要我找的東西我已經到手了。」他沒有理會我，只揮一揮手就走到這道場後面的一個門口了。

「行啦，小六。唔緊要嫁，反正佢都會去選盟主，你可以等個陣先出氣。」涼子也把他看不起人的態度看出來了，也就算是安慰我的說，但準備要跟一派之主交手也不是好消息吧。

「嗯。」我淡淡的回應。

在門後，是一個花園，經過花園又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在這些時間，洛和宗勝用日語高談闊論，像是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一樣，有講有笑，不過我一句也聽不懂。

在這些時間，涼子也跟我說了一點來龍去脈。原來洛和涼子早就認識的，宗勝也一樣，雖然不知道事情如何。反正可以肯定的是，洛在日本也一定幹了一些驚人的事。所以才令日本眾多門派也認識洛。

而這個叫宗勝的，原來是在日本唯一一個跟「鬼臉組織」交過手的人，但剛才看他像絲毫無損一樣，這還真讓我驚訝。畢竟我對著他們也吃了大虧。

走廊走完後，就到了一個倉庫似的房間裏，我們進了去，是漆黑一遍，關上門後，應該是宗勝把燈打開了，就看到了一個驚人的境況。

這倉庫準確點來說應該是一個兵器庫，目測足有超過千把兵器，有重型至狼牙棒或流星鎚的；也有輕

巧如短刀或長形鋼針的。我生平還是首次看到兵器庫，但相對來說他們三人就比較平淡，像是已經看習慣了似的。

「你是要找這把斧吧？洛。」宗勝在某個位置拉起一把殘舊的大斧，這大斧看來十分誇張，我看到宗勝差不多出盡全力才能把這大斧拉起來，大斧的尾端還是貼著地的，應該是拿不起吧。

這大斧高約兩米，比我們幾個還要高，有著十分多的花紋，但整把已經差不多呈啡色了，應該不知道放了多少年。

「小六過來，這和你身體入面的力量應該有關係。」洛接過大斧，但情況就比宗勝輕鬆多了，洛單手就已經把大斧扶穩。不知他是一時之間未能改口，還是想宗勝聽懂，對我亦用了普通話。

「係咩？」但不知為何，我還是倔強的使用廣東話。「呢把野同我有乜關係？」我打著不相信的念頭準備去嘗試觸摸這大斧。

「……！」這時宗勝大喝出一句日文，叫停了我，應該是叫我「不要碰它的意思」。「你沒有資格碰這神器！」

什麼？神器？這殘舊的大斧是神器，雖然它看起來很重，而且鋒口還滿鋒利的，但這種殘舊程度，應該和別的武器對砍就要碎了，還什麼神器不神器呢？

我心是這樣想，但口裏卻沒說出來，因為我還是不想因這事打起來。

「宗勝，要消滅鬼臉組織，還要靠他，只有他才能把這大斧駕馭。」洛幫我說話。

「這話怎說？」宗勝也有疑問。

「他就是「鐵面」。」洛說出我的代號。這我才發覺，原來夜小六這名字是那麼的不入流，不過如果沒有鐵面具，我也早早被警察抓了吧。

「就是他？怎麼我看不出來？」他還是十分懷疑，可能沒使用「地心之石」能力的我，對他來說確實與垃圾無異。（我相信對於洛和涼子也一樣。）

「這叫真人不露相。真正的高手不會每個也像新妻家一樣，把實力全部放在別人眼裏的。」涼子這話在幫我之餘也不會得失宗勝，真乃兩全。

「既然涼子也這樣說，也好。哈哈！小子，你可以的話，就拿起這大斧吧。」宗勝其實沒有惡意，只是有點豪邁跟直性子而已。

「有乜咁難？」我也不甘於被他看扁，上前就接上這大斧，此時洛也放開手，好讓我拿著。

我原本以為這大斧十分之重，也就準備降低重力方便我拿起這大斧。怎料！我竟然輕鬆自如就拿起來了，並感到體內亦出現一點異樣，但又不痛不癢，一時之間也說不出是什麼感覺。

「什麼！？」宗勝看我這麼簡單就拿起這大斧，應該是驚訝多於信服吧。

「你幹了什麼？」他明顯向我問。

「小六，你使用了重力嗎？」洛搶在我前面問。

我搖搖頭來回應洛，沒有答話，因為我還在想體內那怪異的情況是什麼回事。

「那就對了，涼子。你找回來的那本有關於「創世」的書說的，和你假設的，應該全對了。」洛出現一個久違的興奮表情，再拍一拍我肩膀，並終於說回廣東話：「小六，你行運啦！」

第二十五話

原來，這把大斧是由武道始祖創世時所用的。我初時聽著，以為又是盤古開天的中國歷史，因為盤古也是用斧頭的。但他們說著說著我終於明白故中由來。

創世史，現今每個人也有不同的說法。盤古開天？科學中宇宙的由來？亞當夏娃？不同的人也有著不同的說法。而這些還在現今科學昌明的世代還使用武功的，他們就相信一個名為武道狂創世的說法。

相傳，整個宇宙也是由力量產生的，而其中，太陽就是力量最盛的能量體，其餘各個現今名為行星的能量體就各有強大之處，其中，地球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能量體，因為它會變異，以及分化。

在經歷了不知多少個億年，地球分化出一個能量體在自身附近，意思是作為一種防具，或是屏障，名為月球。

而地球自身體內也作出莫名的分化，把能量逐點、逐點分化在自己體內，情況就像人類各個神經和穴位，而地球本身並沒有類似的東西，所以要靠自身分化出，而這一點點的分化在體內的東西，名為「人」。

而這些「人」，力量亦各有不同，有的比較強，有的就較弱。但可能因為強弱有別，中間的磨蹭就令到各個「人」變得有思想跟情感，有了這些之後，「人」就開始互相學習，結交以及.....憎恨。

而憎恨這情感，就令到地球發生第一次名為戰爭的東西！

在這次戰爭中，因為每個「人」只是能量體，不需要進食及休息，短時間內已經把大部能量體滅掉。

有壞必有好，這次戰爭因為有思想跟情感代入「人」之中，產生了語言、文字的溝通方法；更把「人」戰鬥的方式稱為——「武道」！

而最重要的是「人」因思想，發現情感裏面最重要的東西——「愛」。

因「武道」與「愛」，當時力量最強的「人」（後世命名為「武道始祖」），站出來平息了戰爭，並觸動地球的異變，產生了天空、地面、山和海，還有生物。

再之後，經過一千年的平穩以及發展，「人」漸漸成形，變成人類。在「武道始祖」的維穩下，地球得以安靜下來。

但不久，人類由不需進食和休息，幾近不死的「人」，因及後一場「龍災」，變成現今世代真真正正會生老病死的「人類」。

這次「龍災」，站出來平定的依舊是「武道始祖」，但這次是最後一次了，因為死亡這東西已經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上。

「武道始祖」死前打造了一把大斧，名為「行心之斧」，更用自己僅餘的力量加進了斧內。但死前一瞬，怕人類會為這斧再次引發戰爭，最後一刻把斧內的力量一分為二，散落在地球中，剩下的，只有這把大斧。

及後，人類發明了火等等各種的科學，變了要吃喝才能生存的人類開始為生活而煩惱，更令「武道」

一代不如一代，最後很多地方也失去了原有的「武道」，並用科學來取代。

直至現在。

開始洛只是懷疑跟歷史有關係，經涼子的幫助下，在世界各地還有「武道」存在的地去搜索，丁丁點點的拼合，終於在一年時間內得出答案。

「原來係咁樣.....」我聽了後，雖然覺得解釋了很多問題，但因這歷史又再發現另一些問題，我乏力地坐在床上。

這時，我們已經回到酒店的房間（當然只有我跟洛二人），在送涼子回去後，洛還有事情要和我討論，所以就到了我住的酒店。

大斧當然是放在兵器庫就好了，不然帶出來也滿奇怪的。

「仲有一樣野，係關於「創世石」，姐係始祖個兩股力量.....」洛站在窗邊說。

『「天行之石」，仲有「地心之石」.....』我打斷了洛。

「嗯。其實原來我地一直誤解左呢兩種力量。」

洛續說：「因為以我既認知，當時始祖留低既個兩股力量，就係地球所擁有個兩種。「分化」同埋「異變」。」

「咁我既控制重力，係異變？」我驚訝的說，難道我們一直以來也對我的能力有所誤解？

「好可惜，我都想你既能力係異變，但你既能力係分化。而且重力既控制只係其中一項分化所帶黎既效果，分化係千變萬化既能力，比如你可以自由增加或減少一樣物件既質量。」洛說。

「質量？」其實我也有想過來改變質量，但如果事實如此，效果會不會太過強大呢？

「你既能力，可以慢慢試。重要既係鬼臉個邊既「天行之石」，異變既能力做成既效用遠唔夠分化所做到既多，但效果就比分化要強得多。就正如封閉了你身體內的異能，就是令你體內出現異變。」

洛繼續說下去：「更甚既係，鬼臉組織之所以咁多人，而且每個人都有一定既實力，都係因為異變。」

「姐係咩？」我不解。

「就係話異變有能力去操控人既思想，同埋強化人既體質。另外你之前講過你爸爸使出個兩種能力...」

「天眼！」我打斷了洛。

「冇錯。同埋你曾經講過見到的爸爸既影象個招。」

「元神殘留。」

「嗯，呢兩樣都只係異變其中兩種效果，用得再好d可以控制人既思想行為，同埋封鎖人既記憶同感情，不過只可以做到咁，姐係暫時封閉，而唔可以永久奪去。」

「姐係鬼臉組織成班人都係被人控制同強化！？」我驚呼。

「係。你冷靜d先。」洛拍一拍我並望向四周，一副隔牆有耳的樣子，並續說：「只要令天行之石再次回歸大地，就可以停止，所以其實簡單d諗，目標只係得一個人。」

其實突然之間把我對這兩種能力的概念完美摧毀，一時間還尚未適應，但我繼續追擊鬼臉組織既原因其實得一個，如果一般情況下，我只要等他們犯事時出擊就可以，而這個原因，我自己其實很清楚...

..

「其他野慢慢再講，講返你先。其實你黎日本既決定係錯。」洛打斷了我的思考。

「點解？」我一臉茫然，香港有洛那邊龍心派的弟子，叔叔和洛又分頭行動，我先做一些穩定社會的事有什麼錯呢？

「錯既原因係，日本黑幫既事的理唔到，亦都唔好理，如果一交惡就慘。好彩既係你遇到涼子，涼子聽聞你既事績既時候已經對未見面既你充滿好感，所以先咁幫你。」洛說。

「唔怪得.....」我想起了涼子說過訂婚那件事.....

「做咩？」洛看到我表情的變化，問道。

「冇咩。」我也懶得說出來，反正我不會。

「嗯.....」洛也不追問，他就是這樣：「另外一點就係，日本隱藏住好多鬼臉人，我驚你遇到會應付唔黎，所以我本身想你即刻返去香港。」

「本身？」我感到不妥，亦看到洛在口袋拿了一個黑色的口罩出來，並戴上說：「戴番好個面具，即刻。」

我聽罷，立即抽出面具戴上，我還沒清楚狀況，只聽到「呼」的一聲房間裏側面兩邊的牆壁應聲爆開，有人衝進來了！

正是「鬼臉組織」！

第二十六話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洛顯得處變不驚，拍一拍我手示意向門口出去，我伸出兩手，分別對住左右兩邊使出重力加壓，冒求拖住兩邊的鬼臉人，爭取一點衝出門口的時間。

但我突然感到不妥，立刻停止重力並轉身跟隨洛到門口。只因我看到天花掉落碎片，為免重現像在國金二期那時的結果，我只好停止，但已經為我們賺了兩秒鐘的時間。

洛率先跑到門前，正想開門，一個拳頭竟破門而入，直衝向洛。這拳實在太突然，應該連出拳的也始料不及會打向門裏的人，所以基本上是必中的。

可惜，我算錯了洛的反應，洛在0.1秒間用右手接下了這拳，並連消帶打的用左拳還，轟破門口。

洛這拳力度十分猛烈，門後原來站著三個鬼臉人也被波及而倒地，洛沒有停下來，迅速連踢三腳轟向分別三人的大腿，就轉邊跑了。

這時，我也不敢慢下來，跟著洛轉邊就跑，經過那三人的前面，只看到他們都抓著自己的大腿並怪叫，應該是洛剛才下得十分重手，令他們一時之間連站起來也做不到。

轉過去後，我只看到洛已衝向消防門，我加速奔去緊隨著。

我剛進消防門，就看見洛停下來在等我，而他還踏著兩個暈倒的鬼臉人上面。

「跟緊！」洛說罷便向下跑，我也跟著。但那兩個鬼臉人應該是剛剛在我追入消防門的那幾秒間，被洛擊暈。

這時我才驚覺自己和洛的差距，但我嘴角是上揚的。

一年不見，洛又變得更厲害了！

順利地跑到地下，直接由後樓梯出了酒店，但迎接著我們的，竟是近三十個鬼臉人，很明顯是衝著我而來的。

我此時保守估計，鬼臉組織這次出動了近七十人，這比我以往看到的數量還多，如此龐大的數量竟潛伏在附近？抑或和洛所說的吻合，日本埋伏著的鬼臉人多得數不清呢？

我能看到有不少途人倒在地上，遠處的人也沒有趁熱鬧的看戲，反而是紛紛四散，對於我們來說，這樣令我們不用分心是更好的情況。

就在這刻，我從思考中回到現實，只因看到鬼臉人拿出槍械，洛立刻移動不再站著，我反應也不慢，伸出手，把重力加壓在他們的槍，他們對一時之間重力的改變反應不及，槍械都掉到地上，我再使勁，把掉在地上的槍壓扁，使之不能再用。

鬼臉人原本就個人能力比一般人強出數倍，這刻武器就算全毀了也像對他們沒有影響一樣。他們想也不想就衝過來了！

洛衝前擋住一邊，我不斷使出重力逐個擊昏，而沒有選擇使用大範圍的重力。原因是，大範圍的重力

加壓，以我現時的狀態只能拖住一陣子，昏睡了一年令我體力大不如前，現在只好選擇比較直接的方法。

但鬼臉人數量眾多，連在酒店內的鬼臉人也跑出來了，四面受敵的情況下，洛也有點兒不支，畢竟鬼臉人也不是膿包，在以寡敵眾的情況下，就算洛有多強也顯得有點勉強。

而我的情況就更加惡劣，在體力開始不斷消耗下，鬼臉人跟我的距離越漸拉近。直到.....

呼！！！！

我一不留神背門已中了記重拳，體力已用了十之七八的我雙腳離地，被打飛出去，直飛到一處，那裏等待我的是十多個鬼臉人！

當我就要跌到他們懷裏，體內一股力量突然湧至，不吐不快，我即時放出，在等待我的幾個鬼臉全都彈開了。

什麼回事！？

但我也不知什麼回事，只知道鬼臉人又再向我衝過來，我把手伸向他們，正想要重施故技，把他們彈開，不過事與願違。

眼看他們即將衝至，我只好用我僅餘的體力使出一次最大強度的範圍重力加壓。

轟！！！！

但這次全力而施的威力遠勝一年前，更超乎我的想像。竟壓至地陷，在那範圍的鬼臉人無一不昏死過去，有的更被壓得腳也扁了，頭也變成紅色的紙一樣。（解釋的話有些噁心，請自行想像被壓成的形狀。）

而這一下令旁邊有如地震一樣，驚動了洛。洛連使出一個雙推掌，便突圍走到我面前。

我正要開口說話，但體力耗盡的我突然雙膝跪地，勉強用手撐著。我看周圍的鬼臉人都正在衝過來，而且還有四五十人，我只好說。

「洛，你自己突圍走啦，你如果保住我連你自己都走唔到。」

洛緊握著拳頭，沒有即時回話。他知道我體力不繼，亦知道現在的情況，但亦有值得顧慮的地方。我想，應該就是我的「地心之石」，令一向果斷的洛，這刻，他猶豫了！

「放心。」鬼臉人已到了，洛丟下一句就去迎擊，先用一腳把最前的一個踢飛，接著而來的是近十多個鬼臉人的圍攻。

基本上，鬼臉人一人一拳圍著洛打，無論如何洛也會中招。但洛的出手，快得難以至信，或擋或拚，其實我也看不清楚了。

只知道洛在一瞬間擋下了十多拳，再一個迴旋踢，把他們一把踢開。我感到洛的殺意和氣勢強得驚人，與剛才完全是完全兩個分別，是使上全力了嗎？

那麼.....又會.....我只擔心洛又再

「走火入魔」！

但我更加要擔心的，是我體力用盡並四面受敵的情況。已經我數個鬼臉人向躺在地上的我出腳，我勉強在地上翻滾幾下，避過被踩傷要害的攻擊。

面對這麼多攻擊，我少不了也中了數記重腿，有的也只得靠僅餘的反應用雙手擋住，但也換來雙手極度的痛楚。

此時，洛把周圍的鬼臉人架開，想向我跑來，保護我。但鬼臉人也知道洛的意圖，連忙把洛圍攻，令洛一時間也不能趕到我旁邊。

這就是我認為鬼臉組織的可怕之處，不用說話，眼神接觸亦理應沒有，但就是可以很合作而有效率的行動，這在以前劫銀行的事件也是；而現在，用短時間決定出要逐一擊破，也是一樣。

我恨的是，浪費了一年時間，之前練好了的體能也白白流失掉，現在虛弱的我，什麼也做不到！

就在我這個思考的時候，我用盡意志力站起來了。

但同樣，什麼也做不到！前後被打了數十拳，再吃下一腿。我立即吐血，並再次飛上半空中！

接著，一道黑影跳上我的上方，是一個鬼臉人，正以一下劈腿，正瞄準我的頭部踢來，在半空中跟本不能閃避，亦連伸手擋住的力量也沒有。

我閉著眼，這次已經沒有奇怪的力量湧上來，洛亦沒法趕來，除非有奇蹟出現吧.....

嘶！！！！

很痛！

但我沒有事！並沒有被擊中！為什麼！？

「起身啦！你咁樣好難睇！」說話的穿上一身藍白色的武士服，衣服上沾了少許血跡；手拿著雙劍，兩把劍一長一短，帶有極強的氣勢！那人扎了頭髮，沒有影響美麗的容貌，雖然裝扮變了，但一樣的氣質。

救我的是涼子！

此時在我左右兩旁有東西「呬」一聲掉下，令周圍的鬼臉人也後退了一步。我轉右邊身看看，是一個鬼臉人的身體，但只有半邊！是腰以上的一邊，還流出大量鮮血！

在另一旁，是腰以下的一邊，也是一樣染紅了大地。想不到，涼子竟下了殺手，這樣把人一分為二，我還是頭一次看到。其實也沒關係，反正從我捲入這亂子，已經遇過很多可怕的事。

只是想不到把人一分為二的手段，竟是由一個漂亮的女孩所做成，儘管一早知道她原本就與別不同也好。

她走過來拉了我一把，我勉強站起來，此時洛也跑到我們旁邊了。

「食左佢。」涼子拿出一個瓶子，裡面裝有一粒白色的丸子。

我沒有多說話，抹去嘴角上的血跡，就把丸子拿出來，並一下吞掉。只感覺到力量回復了少許。

「好啦，時間無多！」洛看我吃了那丸子，話未來音就再次迎向又再度衝過來的鬼臉人。

「小六，你去新妻家，宗勝會接應你，跟著你要即刻番香港！」涼子一邊說著，左手拿著長劍已冷冷一揮，砍掉旁邊正向涼子出拳的鬼臉人的手。

「點走？」我環顧四周的鬼臉人，應該沒有空檔能逃吧？

涼子用右手的短劍指指上方，說：「飛！」

第二十七話

我也忘了，可能太久沒「飛」起來吧。

我無重起跳，準備「飛行」，但幾個鬼臉人見狀，立即有了反應！亦正當他們準備起跳時，涼子伸出左手長劍，旋身一砍，把幾個鬼臉人的腳也砍掉！

僅餘一個能跳起來，想要找住我的腳，我立刻把腳踏上的手，然後像剛才突然的力量，如反彈般，把他彈回地上去！

原來也有反彈的效果，只是不知道強度和能反彈的，是否全部有形的東西。比如：水和火。

但這些可遲些日子再試，離開要緊。眼看下方，自涼子加入後，這二人作戰，就算敵方是數十個鬼臉人也顯得綽綽有餘，畢竟這二人或許是這世上差不多最強的武者了。

我也開始加速了。自從由潛意識的世界過了「一年」回來，不知道為什麼，所有「地心之石」的異能，也出奇地變得更順手，效果亦變得更強，我只能說在那裡，或多或少地提升了我對異能的熟練程度。

因為「飛行」的關係，令去新妻家的時間縮短了不少，轉眼間已經到達新妻家的上方。

但我看到的，卻是如地獄般的景象。只見在看得到的地方，如花園等也都能看到鬼臉人的蹤影，亦可以看到一個個穿上染成紅色的道袍，並倒在地上的新妻家弟子。

想不到這裡也被鬼臉組織襲擊了，但情況遠比剛才惡劣，始終洛的武功水平太高。

而宗勝呢？看了一遍也不見他，只能聽到內裡還有激烈的打鬥聲！我猜他應該還在內裡。

而我亦準備降落到一個無任何活人的花園，並開始感受一下體內兩股不同的力量，好讓我等一會可以比較自如的運用好。

但就在我運起異能的瞬間，一人從下面的道場破窗而出，並吐出鮮血，這人把腳放在地面，用磨擦減少飛開的衝力，再使勁踏實地面，硬是站穩了。

就算不看容貌，憑著這寧要面子，也得費勁站穩不倒下的舉動，我便知道這人定是新妻家的當家——新妻宗勝！

從他破爛的衣服便能知道，他剛才才是吃盡了苦頭。只一秒鐘，就有幾個鬼臉人追了出來，但我.....看到其中一個有些不一樣！

基本上，大部分鬼臉人所用的都是黑色的面具，唯獨之前封鎖了我「地心之石」能力的那個鬼臉人，他戴的是紅色面具。但現在這個，戴的是白色的面具！

我看追出來的鬼臉人沒有任何行動，我就先降落到地面去，在宗勝旁邊。

「宗勝，我是小六。」我壓低聲線，只讓宗勝聽見。一來為免鬼臉人知道我的身份；另外亦要先向宗勝表明我的身份，為免他殺得性起，向突然下降的我攻擊。反正我也戴著面具，如果他誤會攻擊我，

也是沒法子的。

「我們又見面了。」宗勝用普通話說。但不是對著我說，而是對著那個白色鬼臉人說。

而那白色鬼臉人竟點點頭回應宗勝。也對了！聽說宗勝在日本曾和鬼臉組織交過手，但只是想不到是跟其中一個鬼臉組織的「要員」交手而已。

此時，新妻家還未倒下弟子和其他鬼臉人也跑出來了。

「停吧！」宗勝大喝一聲！弟子們也紛紛走到宗勝身後了。而那白色鬼臉人也都揮一揮手，鬼臉人見狀也回到那「首領」的身後。

宗勝雙手合十，運起內功，地面上的葉子也微微動起來了，弟子們也跟著後退一步。

那「首領」橫向伸出左手，示意後面的鬼臉人後退，他們亦照做了。

而我，也站到一旁，並坐在地上。把握時間恢復之餘，亦想看看這一場，看頭十足的單挑！

宗勝的手由合十變為緊握雙拳，雙腳一下加速就衝到那「首領」面前。聽到弟子們驚訝的叫聲，宗勝應該一來便是殺著！

那「首領」接這一招，沒有多大動作，竟只用普通的向前踢腳來迎接。他究竟是有多大的自信阿！？

呼！！！！

第二十八話

擊中了！

但中招的卻是宗勝！剛才那「首領」並不是普通的踢腳，踢腳只是為了連消帶打。踢腳的同時向後傾，達至接近九十度的後彎腰，避過宗勝的雙拳，並且踢中宗勝的下顎。

宗勝中腳後立即收拳後退一步，並摸了摸中腳的部位，但似乎沒有損傷，應該是剛才那「首領」來不及使勁。

宗勝的戰鬥模式，就是強攻、強攻、強攻！跟他的性格十分匹配，但是否能轉換成一個優勢，還得看對手。

宗勝吃了一腿，但戰意不減，再次衝前，左右連環兩拳攻向「首領」，但那「首領」只用了一個簡單的向後左右踏步，就避開了。

宗勝看他如此淡然化解自己的攻勢，也開始急了。只見宗勝大踏兩步，想要收窄距離，進行埋身戰。

理所當然地，宗勝的戰意旺盛，和十分自信的性格，是非常願意埋身拼拳的。可是，那「首領」並不如他所料。「首領」雙手放在後腰間，繼續他的左閃右避，絕不讓宗勝靠近。

但宗勝怎會善罷甘休，停也沒停的在追著那「首領」。但「首領」的步法十分輕盈，不斷退，不斷拉開距離。

有一刻，我認為只是宗勝步速慢，又或是自己看錯。但看了一會，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宗勝的步法已經算快，「首領」的倒後跑竟比宗勝還快上一點，確是令我感到驚訝！

不過，宗勝也不是有勇無謀之人，他自知速度遠不及「首領」，便停下來了。「首領」見狀也停步了。

宗勝在開戰至此，連碰也沒有碰到過「首領」，反而令他冷靜下來了，並一動不動的站著。

「首領」也一樣沒有動，但他亦知道這樣下去只會浪費時間，就提起腳，衝向宗勝，作近距離搏鬥。

宗勝嘴色上揚，以為正合自己心意，但怎料那「首領」竟是擅長近距離戰鬥的，「首領」一輪套路，一邊架開宗勝的手，一邊還擊，並越打越有！

最後，宗勝只能雙手不停地擋，「首領」並不給予宗勝任何退去的空間，雙手連環拳不斷，下三路不停用掃腿或夾腳擾亂宗勝的步法。

憑著這「小念頭」和剛才的「攤手」，連我這外行也看出來了，那「首領」熟練地使出來的，正是——「詠春」！

不一會，宗勝雙手已撐不下去，身上連中數拳，「首領」最後補一記重拳轟向宗勝的頭，宗勝也抵不住向後倒。

但宗勝雖身要倒下來，但心還沒有，戰意極其旺盛的他，向後倒之餘也靠著意志踢出一腳！「首領」立即後退一步，雖避過被踢中下陰和下顎的要害處，但不免被腳尖踢掉了面具。

失去了白色面具的「首領」，頓時雙手掩面。但只一瞬，他又放開了雙手。我原本還認為，又會看到一副溶爛的面容。但我錯了，這一刻我看到一個十分正常的一個少年的面孔，而我的感覺只有驚訝和.....幸福的「煩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十一！？

第二十九話

我立刻站起來，並衝動地跑前，我看到對面的鬼臉人沒有來阻止，我便走到了十一面前。

十多年沒見面，但無減我對十一的親切感。他擁有著跟我一樣眼睛，和他視線對上，我就能確認他是十一，無論身體如何成長，我也認得他。

「十一……」在這樣的一個情況，我也不知如何開口好了。

但十一看了我一眼，並沒有理會我，轉身走到倒在地上的宗勝面前，補上一腳，宗勝不停地吐出鮮血，應該是受了不輕的內傷。

我連忙去抓住十一的手，但換來的，卻是十一一個轉身就是一拳！我不閃不避，只用了「空間扭曲」來令他打偏。

十一打空了後，頓時停了下來，像是疑惑了，但一秒後，他再次使出連環拳攻向我，我亦再使出「空間扭曲」，令他的連環拳全落空。

這時，後面的弟子都開始驚奇的呼叫，當然了。第一次看到這特別的異能，我心裏也覺得奇妙。

宗勝也站起來了，十一見狀，也不浪費力量在我身上，轉身就想攻向宗勝。我情急下，運用異能把十一彈開，直飛入鬼臉人的人群之中。

「宗勝，先走吧，換我來。」我輕聲跟宗勝說，也刻意用上普通話。

「不！洛曾拜託我要帶你離開這裏，你先走吧，外面會有我的弟子接應你。」宗勝說時嘴角還流著血。

原本我也可以一走了之，但現在的情況，不容許我就這樣放下十一而去。

「十一！」我情急下再度向十一大喊，十一站起來走到前面。

「殺……」十一指著的是我，其實我早已知道我是鬼臉組織正在追殺的頭號目標了，但怎能想到現在要殺自己的竟是自己的弟弟呢？

我傷心，是因為看到自己的弟弟被洗腦，並身不由己地跟著一個無惡不作的組織做事。他自己可能還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這樣的事情對他來說才最慘。

而我更加恨，恨我自己不能拯救他，沒有能力令他變回正常。就算得到了異能，做了所謂的英雄，對於自己的弟弟，還是無能為力。

在我自我思考的時候，鬼臉人已經快要衝到過來。我下意識伸出雙手向前，使出範圍的重力加壓！

但這次的重力加壓，比起剛才在酒店門外，來得更加之強，更加的出乎意料，竟把鬼臉人都壓平了似的，土地也陷下去了，鬼臉人差不多全變成肉醬似的，應該全都死了。

而十一，早就不見蹤影了，應該是危機意識太強，早就跑掉了。這時，我也跪倒在地上，不是因為十

一的離去而生的無力感，而是因為剛才那招，確是耗力過巨，對突然的體力消耗有點失調，所以倒下了。

「起來吧。」這時，宗勝向我伸出手，再就：「你不是還有事情要去辦嗎？」宗勝對我的態度不同了，說是不同但分別又不是很大，但最少，多了一份「認同」。

我接過他的手，並站起來，看著那下陷的地方，和「一堆」死了的鬼臉人，我嘆了一口氣。

「對呢。」

筋疲力盡的我，在新妻家的弟子開車護送下，直去機場。在途中，我還戴著面具，雖然已經十分累人，但我依然沒有睡著。

不是因為我信不過新妻家，對於這點，我對宗勝派出來的弟子還是信任的。因為雖然我認識宗勝只有短短數小時，但他給我的感覺是可交予信任的，所以我並沒有多疑，可能這就是所謂直覺吧。

而我為什麼睡不著呢？說到底，還不過是因為十一的事。我很想繼續留在日本，以便追尋十一的下落，甚至把他捉起來，好讓我找方法把他復原，不再被操縱。

另外，我不好再留在日本，是因為如果再有狀況，面對這麼強大而數量眾多的鬼臉組織，我的確是無力自保。不可能每次也有洛和涼子在場幫忙，我亦不想再麻煩他們了。

始終，我認為找尋十一，是我自己的事。

想著想著，我已到了機場，下車的時候我連忙把面具脫下，放入背包中，然後登機前把背包直接寄倉。

一來是為免有認識「鐵面」的人，不想引起注目。另外，亦不曉得會不會有鬼臉組織的人潛伏在機場來追殺我，所以也不好拿面具在身上了。

由於距離宗勝幫我訂坐的飛機，還有一段時間才起飛，我也先坐在一邊休息一下好了。

「喂！乜你咁冇警覺性嫁，我企係你面前咁耐都唔知。」就在我快要睡著時，一把熟悉的女聲把我從半睡中拉回現實。

我擦擦眼睛，抬起頭定神一看，是涼子！？

「你點解……」我有點不知所措。

「我同你一齊去香港呀！」她又著腰的說。

「o下！？你講真嫁？」我開始變得有點驚慌了。

「唔得咩？好啦，可以登機啦，行啦。」她一臉不滿，並把我拉起來，然後勾著我的手走。

這時我想起了洛跟我說的事，我感到有點不安，連忙抽出被她勾著的手，並裝作沒事一樣，繼續向登

機處走。

她頓時呆了一下，接著又再追上我的腳步，一言不發並咬著下唇地和我同行。

我看到她這樣的表情，實在有點難過，一向天真的她竟然露出欲哭無淚的面容，我又捨不得她傷心，連忙牽著她的手好了。

她被我這樣突然一牽，看一看我，也自顧自地會心微笑著。其實她沒有不開心就好，怎說她也幫我很多，甚至救了我一命。只是她不要有所誤會就好.....

「係啦，你做咩突然過黎既？日本黑幫個邊唔洗理咩？」我和她坐在已在飛行中的飛機上，我又突然記起那個盟主事件。

「唔洗理嫁啦，有咩比洛搞就得。」她笑了笑說。

對呢，還有洛在日本。洛的能力還是這麼可靠，比起上來，我還差太遠了。

想著想著，涼子也睡著了，她的頭更落在我的肩上，我也不好打擾她，我也一起睡就好了，這日本一行也實在有夠累的。

直至我們抵達香港.....

「緊急警報！請還逗留在香港國際機場或剛抵達的乘客，馬上離開機場範圍！發生特別事故！重覆！請各乘客馬上離開機場範圍！」

這時，剛下機的我倆互看了一下，我們便往行李領取處，先拿回面具再說。

「你走先，行李就要唔該你幫我拎埋先，出面等。」我從行李中拿出鐵面具，眼看四周無人，就直接戴上了。

「我都去！」涼子正欲抽出她包裝好的雙劍，我連忙阻止她。

「呢度唔係日本，走！」我留下這句，便無重跳起飛起來了，直衝機場的控制室！

留下來的涼子也只好乖乖的先離開機場。

第三十話

我在機場內的半空步行，途中看見還在機場內的人已經不多，基本上都是職員，我也不敢去問職員控制室在那。但我飛低一點，沿著一些職員專用的道路，或是禁止進入的門口，很快便找到去控制室的路。

因為要有職員證才能進入控制室的門口，我趁著一個職員開門時，使用無重力的極速跑法，在關門前一刻的空擋，進去了。

「哇！」「咁人！？」「網上面好hit個個乜乜英雄呀！」「好似一年冇出現個個面具人呀！」

此起彼落的驚叫和疑問，我也不知該如何反應，只知道他們都好像忘記了最切身的難題，雖然我還未知道是什麼事。

「大家靜一靜先，我係黎幫你地既！」我大聲表明來意，他們也開始靜下來了。

我繼續說：「冇冇人可以話我聽究竟發生咩事？點解要疏散d人？」

可能我以前的英雄事蹟還在流傳，而且國金二期時有阿琪幫忙說過我的好話，控制室的人也開始放下對我的戒心，還有人跟我說了現在的詳細情況。

原來又是鬼臉組織！他們操縱了一班前往香港的航機，要把它在降落時，直撞向機場中。如果真的讓他們成功，我相信場面會相當駭人。

但原因又是什麼呢？這點真的是無從得知，反正恐怖份子作惡，什麼原因也說得出來，我也不再想了。

「機師呢？聯絡到未？」我問。

「應該比佢地制服左，岩岩接通左都冇人回應，但係飛機仲運行緊，應該係佢地控制住架飛機。」其中一個按著電腦的人答道。

鬼臉人連飛機也懂得操作，真的是過強了吧。而且這樣不就是自殺式襲擊嗎？他們還有夠瘋狂的。

「係啦.....鐵面...英雄」在我苦思對策之際，一位應該是機場高層的人向我說。

「係？」我問。

「其實我地已經報左警.....怕唔怕.....」他沒有說下去，但我也知道他擔心的是什麼！是怕這事件未完，恐怕警察又會為抓我而開戰吧。

「冇事既！放心！我一定救返飛機上面d人先！」我說了這句，控制室的人都向我投以信任的眼神。

我連忙續說：「仲有幾耐會撞落黎？」

「八十六分鐘左右！」又一位在電腦面前猛按著鍵盤的說。

「有冇小型或者其他飛機可以即時起航？」

「有，有一架小型救援機，只可以坐三個人！」剛才那貌似高層的人說。

「即刻準備！」我說完就準備離開。

「好！」「A833救援機準備！機師.....」他們回應了我後，就各自去忙。

「可以就起飛，我會追上去！」我離開控制室前留下最後一句話。

八十六分鐘！別人並不知道我的幸運號碼，正是86這數字。這數字不為別的，只是為了一個已離開的最愛。

我追求阿玲正正用了八十六天！

我急速用無重力的跑法衝出去，到了機場登機大堂已經看到不少的警察，我連忙「飛」起來，並貼著牆壁，成功避開一眾警察的目光，也可能是他們急於趕到控制室的關係吧。

由於職員和乘客已經全部疏散掉，我一路暢通無阻，很快就到了外面的飛行跑道上。

但此時，有兩個警察已經追出來了！

我沒有理會他們，只繼續直跑，反正他們不可能追上我的無重力跑法。

我看到一架輕型的飛機準備起飛，我連忙衝過去，並跳入機內。此時，機門關上，兩名警察也收步了。

「全速！」我向機師下命令。

「好！」他也爽快的回應，始終人命關天。

這救援機速度比一般載人飛機快，只二十分鐘左右，就看到那架被鬼臉組織操縱著的飛機。

「打開機門！」我說。

「咩話！？好危險嫁！」機師有所猶豫，始終這裏也是高空，雲海之上。

「信我！等陣我跳出去之後，你就掉頭啦！」我開始準備跳出飛機。

我還沒試過這麼危險的動作，在高空之中也不曉得控制重力會幫到我多少，反正我也別無他選。

這或許就是「英雄」要走的路.....

「飛低d！」兩架飛機只剩一公里左右的距離，我連忙大喊！機師也調低了一點。

「再低d！」機師把救援機直接向下滑，同一時間，我跳起來了，並啟動無重力的異能，勉強穩定自己的身體。

救援機下滑後，避開了兩機相撞之險，然後也回復正常航行角度。

接著就是飛機向我撞過來，我定眼看著，看到機頭機師所在的玻璃處，並看到一個鬼臉人！

我飛高一點，好讓我避過那飛機的「子彈頭」，直衝向玻璃處。我把力量集中一點，使用反彈的能力，轟破玻璃，直擊鬼臉人！

呼！！！！

因為飛機還在前衝的關係，我也撞進飛機內，幸好剛好撞上鬼臉人，使我的衝力減低了很多；亦令鬼臉人頓時昏過去了。

剛落到機長室，我就面臨巨大的考驗！雖然鬼臉人已經昏倒，但撞破了玻璃，造成的強大氣壓，快要把我整個人扯出去，我連忙拉住旁邊的椅子，勉強沒被扯飛出機外。

倒在地上的鬼臉人已經飛出去了，我自知撐不了多久，便嘗試用異能抵住氣壓。在飛機使用重力的風險十分之高，而且在高空之中效果也不大，所以我選擇了先試用反彈！

我把手對著玻璃破壞的位置，使出反彈。果然！正好作出相沖，只要持續釋放反彈的異能，就能抵消氣壓。

但我亦不能再拖，始終在這個情況，不能在一開始就消耗過多的體力，我沒有放下手，並慢慢走到通往機身的門口中。

當一開門，我立刻收手進去並關門，就在關門的一刻，我作出一個前滾翻。同時間，乘客的驚呼和槍聲響起，子彈剛好從我頭頂飛過。

我前滾過後，看也不看直接伸出雙手向前，使出反彈，在我前方一個持槍的鬼臉人被彈得撞上牆壁，手中的槍也脫手了！

我連忙跳入座位之間的空位，用手指放在嘴前的手勢示意坐著的乘客安靜，並從空隙中觀看鬼臉人的動作。

憑著本能和意識，我竟然非常流暢地做出一系列的動作，這是我接近不經過思考而做出來的，所以我自己也十分的意外。

可能這就是洛他說過大部分武者，變強的因素也是靠著一種性質——「以斬習之」。

即是說一個武者要變得更強，就是要靠不斷斬殺敵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中生存下來，擁有那種經驗，就是變強的最主要條件。我相信，我現在已經踏入「以斬習之」的起步階段了！

第三十一話

話說回來，都沒有機師了，為什麼飛機還沒有類似下跌的情況呢？想了想，可能還不是自動導航之類的效果吧，反正沒事發生對我來說更好吧。

我在座位間的空隙看去，只見又有兩個持槍的鬼臉人到了來這裏，眼裏所見都只是跟剛才那被彈開的鬼臉人一樣，用的是普通手槍。

然而，這裏應該是飛機中的頭等機室，因為設計比較豪華，而且座位與座位之間的距離也有一定的距離。這樣的話可以方便我看看鬼臉人何時走過來，但壞處就是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蹤。

果然，轉眼間其中一個鬼臉人已經發現了我的身影，並朝著我的方向開槍！

幸好，我憑著本身的反應，和座位的掩護下，一發子彈也不可能擊中我。可是，坐在位置上，一動不動的乘客就成為了我的代罪羔羊。

有兩個乘客就中了槍，但也忍耐著不作聲，怕只怕若果驚呼會再吃子彈或換來更慘的後果。我看了看，雖然那兩人中槍的地方都不是要害，其中一個還只是子彈擦過手臂，但也足夠我憤怒了。

我使出無重力跑法，不知為何，在飛在高空中的飛機機身上，無重力的跑法竟更加得心應手，亦快上一倍！

我衝向剛才鬼臉人脫手掉落地上的槍的位置，在我停下來準備拿起地上的槍時，三個在搜索的鬼臉人也同時看到了我，畢竟這頭等機室也太細少了。

我迅速把槍拾起，並再向前衝，讓他們都射在地板上。我走到後面兩卡經濟客位，都不見鬼臉人，但座上的乘客已經被槍聲嚇得坐在位置上，動也不敢動。

我把雙手集中伸向走廊的連接位，果然！最先一個鬼臉人從那裏進來了，還立即向我開槍，就在槍聲響起的同時間，我使出反彈，把子彈直接送入他的頭內。

飛機有兩邊走廊，若被爆頭的鬼臉人所在是一號，另一邊走廊就是二號。而兩個鬼臉人也從二號走廊跑到來了，我再次高速前衝，從一號走廊走過，剛好避過他們的視線。

然後，我再繞到二號走廊，並走在兩個鬼臉人的後面，瞄準他們的頭近距離開了兩槍！

無重力跑法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的腳步聲，但那兩個鬼臉人意識實在高得驚人，再我開槍的同時，其中一個竟轉身用全力打了我一拳，並且直擊我的頭部！

鐵面具亦出現裂痕，我撞向牆壁倒在地上，頭昏目眩的我勉強站起來了，不過也花了一點時間調整。

「大家戴好安全帶，一定冇事既！」我調整好後，看看時間已經所剩不多，連忙安置好各乘客。

呼！！！！

就在此時，一個潛伏在乘客當中的人，瞬間戴上鬼面具，並向我衝過來，我始料不及，被抓住並雙雙

撞到機長室的門口上！

就在我跟鬼臉人還在掙扎之際，轟的一聲！飛機突然失控向下跌了，我和鬼臉人更撞破機長室的門，直接衝了入去！

原來，機長室和機頭因氣壓而被弄得與機身分開，斷開兩折了！我和鬼臉人雙雙從萬丈高空掉下去。只是幸好乘客們也乖乖地戴上安全帶，暫不見有人從機上掉出來。

我和鬼臉人在高空中互不相讓，在這近距離下，我完全落於下風。幸好，在高空之中，他的拳腳也難以向我瞄準，我們不斷拳來腳往打向空氣中，並不斷急跌下去。

我抓緊一個機會，在他背對地上時抓著他，並使出重力加壓！我們兩人以極快的速度下降。

離地接近八百米左右，面向下方的我終於看到地上的環境，已經是香港機場的跑道了！而鬼臉人也因重力急降所做成的氣壓給壓昏過去了，再也沒有掙扎的情況。

我在距離地面三百米左右，立即放手，好讓鬼臉人掉下去，而自己，就瞬間變回無重狀態，令自己可以安全落地。

剛落地，已經看到遠處有大量警察戒備著，但我沒有時間理會他們。我馬上轉身伸手向著天空，使出無重力控制，企圖把飛機停止急掉下來。

但飛機實在太大型，質量太高，我完全不覺得它有減慢的現象。而且飛機下落所做成的強大氣壓與我無重力的異能對衝，使我耗力情況比平常高，亦受到氣壓所做成的壓力。

我使出全力，已經差不多接近反重力的效果，也可以看到飛機輕微減速的情況，但亦遠遠不夠令飛機安全落地的能耐。

飛機離地已經只剩七百到八百米的距離，我只覺真的是無能為力了.....

(廢柴！你想我同你一齊死呀！？)
腦海突然出現一把熟悉的聲音，是誰！？

(仲問！？借你一半身體比我用！)
什麼！？

(快！)

我記得他是誰了！

「黎啦！第二個.....我！」

(嘿.....)

我感覺另一個「我」已經進入了我的意識，原本兩隻手一起控制的異能，變了單一隻右手控制，而另一個「我」就把左手的異能輸出變為一反彈！

在無重力加反彈雙管齊下，飛機的減速開始變得明顯了。「我們」兩個人全力而施，也不顧體力用盡之險，飛機開穩定下來。

「呀！！！！！」

呼！！！！

飛機剛好安全著陸在我的頭上，幸好飛機下的車輪沒被壓爆，令飛機在我正上方不至於壓向我的頭。不過，本來已經裂開了的面具已被剛才的壓力導致全然碎開了，而我的面目也顯露於眾人面前。

雖然在我背面的警察看不到我的樣貌，但正在一個接一個下機得救的乘客，卻全部看到，而我只沒力氣地呆呆的站著，只聽到由機場那邊傳來像是勝利了的歡呼聲和掌聲。

下了機的乘客有的紛紛跑回機場那邊，有的背著傷者邊跑邊大叫，有的也會走過來跟我道謝，而我，也沒有力氣回應他們了。

「你知唔知好危險嫁！你究竟諗乜呀！」一個女子不知從那跑來我面前，並戴上黑色面具，但憑著身型和聲音，我也知她是涼子了。

「小六！你……」她還想罵下去，但我已經沒有力氣到失去平衡，並直接倒向涼子身上。

她一時不知所措，只是把手中的行李放下，並把我摟實，微笑與眼淚交織著。

「辛苦你啦。」

……

第三十二話

乘客已全部逃回機場那邊，接著而來的，是警察的到來！涼子連忙把我放下，並在行李中拿出一條頭巾和一件衣服，把我的頭和面孔包住，只剩眼睛沒有掩蓋著。

「前面既人咪郁！」警察一邊慢步靠近，並一邊向我們呼叫著。

嘶……！

涼子抽出雙劍中的短劍，向前飛去，飛出接近二十米，直插在走在最頭的一個警察前面不足半米的地上！

「邊個敢超過呢把劍！殺！」涼子把我安置好，並抽出長劍指向警察們大喊！

警察們也都在插在地上的短劍前停下來了。始終涼子這刻的氣勢和殺意實在太強，比起洛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令警察們連呼吸也覺得困難。

其實，我自己的情況也一樣，雖然不是衝著我，但我又怎能想到一個和我年齡相若的女子，竟有如此強大的氣勢呢。

呼！！！！

一個警察竟然向我們開槍！但在這個距離下，涼子竟把子彈一下砍落，相信涼子一早知道這是足夠的目視距離，能有反應的面對子彈了。

另一邊，剛開槍的警察腹部中了一記飛刀！正正是剛才涼子一手砍落子彈，另一隻抽出藏起來的飛刀並且飛出。

而涼子這飛刀其實是瞄準頸項的，但有一人瞬間看穿涼子的動作，並抽出警棍，剛好趕及在飛刀直到頸部前劈中飛刀，使之改變方向，不致死亡。

這人就算不看，我也知道是誰，肯定是我的哥哥——輝！

一輝橫伸警棍示意不要再開槍和別越過插在地上的劍。

「放佢地走啦！咁多位警察大哥！」

「佢救左我地全部人一命呀！」

「你地好人都捉，比天收呀！」

「黑警！」

剛才得救的乘客在機場門口，警察築起的界線前大叫，要求警察放過我們。但由一輝帶領的警察部隊沒有聽入耳一樣，聞風不動，而一輝更像是在想對策一樣。

「小六。」涼子叫一叫我，並用小指以最小的動作指向左方。我一看，是那救援機，機師還在，並慢慢地向我們靠近，應該是要來幫我們。

「三秒！唔走既！殺！！！」涼子大叫一聲，那個「殺」字注有內勁，聞者割耳生痛。

「三！」但我知道這應該是涼子為了我作出的拖延。

「二！」就算真的開戰，我相信涼子也有勝算。

「一！」但最重要，涼子還是想把插在地上的那把刀拿回吧！

警察動也不動，涼子衝過去了，警察看到涼子正以不尋常的速度向自己靠近，紛紛開槍！

呸！呸！呸！.....

不知射出了多少發子彈，但涼子亦絲毫無損。子彈或是砍落了，又或是躲開了。

「停！」一輝大喊一聲，槍聲停止，同一時間，一輝拔出地上的劍，向涼子衝過去。

一輝一劍前刺直指涼子，涼子順勢把這刺劍架去一邊，另一隻手奪劍，而右腳也踢出，三個動作在幾乎同一時間使出，一輝只得棄劍並擋下一腳，但涼子右腳一碰即收，一個轉身踢出一記虎尾腳，一輝始料不及，吃了這腳！

一輝吃這腳彈開至少十米，並口吐鮮血，看來涼子剛才一點保留也沒有，使上了全力！

涼子更藉這腳，借力彈後，更不忙抽出飛刀並飛出兩把，正中其中二人的肩頭！

「再敢開槍！下次就係頭！」涼子拋下這句完全嚇到一眾警察，他們也不敢做次，只扶起一輝和受傷的警員撤退。

這時，救援機已到了我旁邊，機師也下來了，涼子也同時到了，在機師協助之下，我和涼子上了救援機，並離開了。

離開的時間，還聽到機場傳出掌聲而及歡呼。雖然我無力回應他們，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公開我的樣貌，但這樣的結果，我是覺得值了！

「你笑咩呀？」涼子坐在我的旁邊，微微笑的問。救援機有三個位，一個機師位，兩個乘客位。

「冇，只係我覺得好好彩姐。」是的，我很幸運的得到了異能，亦因為阿玲.....讓我選對了路。

也讓我遇到像叔叔、洛、涼子、宗勝.....阿琪，這些人，我算是幸運了吧。

「係啦！司機，我地求奇係一個可以停飛機既地方落就得嫁啦。」涼子突然和機師說，但機師沒有回應，只是十分詭異的笑著。

「喂！你.....」涼子正欲再跟司機說話，我一把將他拉著，並示意別再說話。因為我已看到這機師的容貌.....並不是剛才一開始載我去救人的那個！

另外，在這個情況，就算把機師殺了也沒用，就算威脅他也無補於事，反而任由他載我們到他想去的地方更好。反正我也需要時間恢復體力，而且在地上，涼子的力量更可靠。

「咁先岩...嘿嘿....」那人看到我地舉動，又再詭異地笑出來了。

我也懶理他，直接睡了，還是恢復體力要緊吧.....

不知多少個小時，救援機終於停下來了。涼子也把我叫醒，我們跟著那機師下機後，我看到的，只有海和一個.....森林？

「涼子，呢度？」我急問。

「一個島，範圍都唔細，不過唔知實際地點。」涼子邊向四周觀察，一邊說。

我看了看時間，只過了三個多小時左右，應該還在亞洲。我倆邊跟著那機師走，一邊留意路徑，附近的位置，任何生物和植物，好讓我們認得回程路。

慢步走了半小時左右，機師終於停下來了。我看看前方，是座類似城堡的建築，巨大得不能目測，而且非常新穎，並沒有古舊的設計風格。

而下底是灰色的城牆，夾在中間是一道有五米高的城門，但門早就已經開啟了，像是等待我們似的。

在我們到城門口，足有十五米的距離，中間隔著一條水流十分急促的河，只見那機師跳前，使出了「水上颯」似的招式，輕鬆就到了對面城門處。

機師回頭看看我們，並指著頭頂，即城門上所刻的字——「英雄、武士」。

『歡迎兩位，黎到「英武谷」。』

第三十三話

「英武谷」？

「哼，懶神秘！」涼子不屑他的氣勢，把我和她自己的行李一次過拿起，助步都不用地起跳，就跳過對面了。

「好功夫！」那機師拍著手讚揚道，但涼子看也沒有看他。

我也跟著過來了，那我當然是用無重力飛行過去。我也到了對面之後，就三人一起進了城門內，城門也接著關上。

內裏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巨大花園，中間有一個水池，但一個人也沒有。

「我叫賤爭，係谷內工作或者家族既人都姓賤，原因當然唔係因為我地賤啦，哈哈，遲d先講你地知。」這機師邊帶著我們走去花園盡頭的門口，一邊說著這次帶我們來的目的。

原來除了我們，還有幾個被「邀請」過來的武者，說是要進行一場遊戲，但若果邀請來的都有涼子或者洛那般的實力，他們就不怕被反客為主嗎？

不過這也不是我的事，況且，若果這幫人沒有把握，也不敢叫這麼多高手來吧。

「到啦，入黎啦。」賤爭說罷，輕輕把門推開，並帶領我們進去。

當一進門，眼下看到的只是華麗堂皇並有三個僕人的大廳，中間是空出來的一條路，直通另外一道門。而大廳兩旁也是一條向上的樓梯，樓梯旁是幾排梳發和一些桌子跟擺設，兩邊也是一樣，應該是用平衡式的設計，令兩邊相等。

此時，三個僕人走過來幫忙拿我們的行李，我們也樂於讓他們拿，除了涼子的兩柄長短劍。

「兩位先上房放好物品同休息一下，之後下人會帶你地去飯廳用餐，到時見。」賤爭說罷，就向前面的門走去。

「兩位，呢邊請。」僕人先行上了左邊的樓梯，我們也跟著上去了。

上了樓，走了不遠，就看到一個金髮的中年男子在站在一個窗戶前，像看風景似的。

那男子看到我們在留意，就走了過來，但並不是走到我面前，而是走向涼並敬了一個禮。

「你好，我叫平竹。」他向涼子伸出友誼之手。

這個叫平竹的人目測三十歲，一副俊俏的面孔非一般人所及，身型十分壯健，背上有一長型的包袱，似是刀劍之類的兵器。

「我叫涼子。」涼子只向他點點頭，便繼續跟著那僕人前行，並沒有再理會他。

「涼子，轉頭見。」平竹還十分厚面皮，滿臉笑容地向背對著他的涼子道別。

當然涼子沒有回頭亦沒有任何反應，只自顧自地走；但這時，我還呆呆地看著他。我想平竹也察覺到了，就轉過面來看回我。

我跟他視線接觸了幾秒，我看他並無特別，就想繼續走，但這時他卻伸手攔住我。

「你係涼子既咩人？」他開口就問一個十分直接的問題。

「與你無關。」我冷冷地說。

「咁即係冇乜關係啦。」他說個不停也是想知道涼子的事罷了。

「嗯。」這時，我輕輕推開他的手，他也沒有用力攔住我，我就走過去了。

「記住我，劍神——平竹！」他也不忘奪去尾彩，並誇下海口說自己是「劍神」，我也懶得理會他。

只是頭也不回地送給他一記右手中指，就追回涼子的腳步了。

僕人帶我們到了一間十分大的房間裏。但與其說是房間，倒不如說是一間大屋來得更貼切。三房兩廳，家居設備一應俱存。

我和涼子各自選了一個房間，安頓好後就出來。洗了個澡冷靜一下自己，經過了這麼多事，我早已習慣了隨遇而安了。

「兩位可以跟我黎飯廳用餐。」僕人早就在門口等待我們了，還十分有禮。

「行啦。」涼子把雙劍也背上，但她背後的感覺又不覺很笨重，只覺得自然。

「嗯。」

飯廳是在再上一層，這棟建築應該有五層高，客人是住在二樓，而四樓經僕人口中得知是練武或比武的地方。五樓卻是禁止進入的。

進入了飯廳，至少五個僕人站在旁邊，桌子上經已是佈滿食物，更已經坐了七個人，除了剛才在走廊看到的那個叫平竹的人和賤爭外，其餘都是陌生的面孔。

「終於人齊啦，埋黎坐低食先。」賤爭對著我和涼子說，原來我們是最後到達的。

經過進餐和一輪的介紹，得知了各人的名字。除了那個自大得以「劍神」自居的平竹外，其餘的人包括我們，也只簡單說出自己的名字。

一個和我年紀相若的少年，若只以目測來說，我只能說他是十分平常，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是一個隨處可見的少年，名字是——少健。

另一個戴眼鏡的男子，除了說出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其餘時間也在玩電話或手提電腦，也沒有正眼看過任何一人，我的感覺是……「毒撻」。名字叫作——阿俊。

而接著這個，是老人家，目測是七十歲左右，樣貌本該以年紀無異，但是他給人的感覺並不尋常，一種高深莫測的氣度，名字是一三子泉。

最後一位，是一個女子。樣貌上雖比不上涼子，但已經算是不錯，魔鬼的身材（各位自行想像），她的眼睛亦不停看著別人像「放電」一樣，令我也不敢看她了，名字是一哈妮。

「好啦。各位都食飽，今晚剩餘落黎既時間，就等我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地呢棟一號會客堡，聽日先帶大家去城堡入面既二號建築同講解遊戲啦。」

此時賤爭站起來說。「各位呢邊請。」僕人把門推開，賤爭帶頭起行了。

我們八人互不溝通，也不作聲，靜靜地跟著賤爭走。基本上，一樓（就是地下了）幾乎沒有作用，而二樓就是供客人住的地方，三樓是客飯廳和廚房，直至四樓.....

「呢度係我地比客人練武或者切磋既地方.....」這裏全層也有著十分完善的練習設備，而正中央就是一個方型的平台，說是供切磋比武用的。

「咁大個台，冇理由就咁擺係度嫁？」那個平竹又一貫作風，囂張地走上平台。

「咁你有咩意見呢？」賤爭問道。

「如果係用黎比武切磋，咁當然要玩兩手啦，哈哈.....」平竹已經站在平台中間了。

「好。我係主人家，就我黎玩下。」賤爭準備站上平台。

「唔好！我想同佢玩下！」平竹拒絕了賤爭，並指著我說。

「唔.....如果夜先生唔介意，我可以提供呢個平台比兩位。」賤爭呆了一呆，停止了腳步，轉過來看著我說。

我一時之間不知怎麼回答，雖然我也想挫一下他的銳氣，但也有風險。

一來，我不太想我的身份和異能曝光，怕引起別人的目光。

二來，我更怕這平竹實力和他的態度成一正比，這樣我也未必能對付他，就算贏了也得毀掉這地方，怎看他也是想認真打一場吧。

「你驚？」平竹見我未有回應就挑釁地說。

「邊個會驚你！？」涼子突然插口，同時把背上的雙劍遞給我，便走上了平台。

「涼子小姐你代戰？但係，我唔想整傷你.....」平竹放下剛才的語氣對著涼子說。

「如果可以，我都想睇下你有幾好打！」涼子已經擺起架式，但.....我好像沒有見過涼子用拳腳招式。

「好啦。友誼第一，但留力不留手，涼子小姐你自己小心，拳腳無眼！」平竹不想霸氣被涼子一下打

沉，也擺起架式了。

「Do it if you can！」涼子說罷，就衝向平竹。此時我才留意到台下六人也樂得清閒的看戲，而賤爭的模樣更是一副要摸清台上二人實力的樣子。

第三十四話

「涼子！」我突然叫停涼子，涼子轉身過來並看著我。「算啦，唔好打啦。」

「點解呀？佢……」涼子話未說完，我已經打斷了她：「唔緊要啦，唔好以氣用事啦，等等我地獻醜就唔好啦。」我露出久違了的笑容地說。

涼子一時未知如何回應，但平竹已經先答話了：「e家好似唔關你事……」

「我話唔打。」我冷冷的站在平竹背後說。

剛才那一瞬間，我運用了我無重力跑法的最快速度，一下子跑到平竹後面，他應該看也看不見我的身影，被我突然的舉動嚇的停止了說話，亦流下了冷汗。

這樣舉動除了可以嚇一嚇他，亦能看穿在場的人的反應，推算他們實力的高低和程度。

對於我剛才的速度，只有賤爭和叫哈妮的那個女人有即時的反應，我想這二人一定比較強，而平竹則不用說，虛有其表就是他的最佳代名詞。

「好啦！咁多位，時間都唔早，大家番房早d休息啦！」賤爭開始打圓場，也遞手叫僕人進來帶我們回到房間。

我看到平竹的不悅表情，但他敢怒不敢言，我也懶得理會他了。我給涼子一個眼神，說明要回去了。

「做咩唔比我打呀？我好想打佢個副自大既樣。」我們回到房間後，涼子立即向我發脾氣。

「唔打咪幾好。」我坐在梳化上，並打開電視看。本想看看是什麼語言的電視台節目，但開了才知道這兒是接收不到信號的，只可以用來看光碟。

「哼！」涼子看到我連一眼也沒有看她地回應，頓時不滿地進了房間。

我看已經夜深了，也準備進房間休息了。不過，在此之前，也得好好哄一哄她。不要誤會，這只是為了之後在這個陌生的地方還要好好合作的需要罷了。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行動，我知道涼子這人外剛內柔，十分易哄。所以只拍一拍她的房門，然後把一張紙條攝進她門裏，然後我笑著並滿懷信心地回自己的房間。

紙條寫上「我只係唔想你受傷。」

回到房間，我拿出電話看看，果然也沒有信號，我睡在牀上整理一下這兩天的事情，雖只是兩天，但回想並整理起來，這些卻是我之前整理兩年的份量。

啪！啪！

窗戶有一個黑衣人拍打我的玻璃窗！我嚇得立刻彈起來，並走到窗戶前。

啪！

這次是房門！不過進來的卻是涼子，她滿帶笑容地進來，我想她應該是十分滿意。

不過現在我卻沒空理會她，我回過頭來，那黑衣人已經跳到了地下的花園，我連忙打開窗，準備跳出去追。

「小六，做乜呀？」涼子看到我這反應，也走過來窗戶前，並收起了原本的笑容。

這時，她看出窗外的花園，也看到那逃走中的黑衣人了！「小六，我去……」她話未說完，我就把她的話打斷。

「你留低！」我說罷，就跳出去，用「飛行」去追那黑衣人！我飛出去也不忘對著窗前一臉緊張的涼子說：「我好快番黎！」

那黑衣人踏著城門旁的牆壁，用高超的輕功越過了城牆，但這也讓我拉近了距離！

過了城牆和那條河後，我便落了地，用無重力跑法去追。一來這樣較快；二來在黑夜的森林，用飛的去追很容易就看不見他了，所以便馬上落地！

但我在黑暗中的森林，也很快追掉了。我只好停下來，並看看四周。

「小六，好耐冇見。」一把聲音突然從我背後而來，我馬上轉過身來。

「叔叔！？」

第三十五話

「點解你會係度既？」我向叔叔走近。

「我本身都應該係比賤家邀請既其中一個，仲有洛都係。」叔叔說。

「咁點解.....」我聽到洛的名字也在想，如果洛在這裏那一切也變得簡單，始終洛的能力總能夠帶來安全感。

「我係比佢地帶黎呢度之後，係森林逃走左。至於洛，我只係知佢地有打算請埋佢黎，但係冇請到。我諗應該係洛唔肯黎，如果洛唔肯，我相信都冇乜人可以迫到佢過黎。」我也明白叔叔的意思，以洛的實力，在世界上也怕難找到一個可以打贏他的人。

「係啦小六！入面有冇一個叫少健既人？」叔叔突然問道。

「唔.....好似有，但係冇咩特別。」我忽然記得這個不太起眼的少年。

「呢個人要小心d，佢之前係少室山學藝，最後偷走出黎。成為千百年黎第一個係少室山偷走出黎既人。」

「咁咪好勁！？佢好普通姐，我亦都感覺唔到佢有咩強大。」我十分驚訝，因為他普通得令我實在沒有留意他。

「同洛差唔多啦。」叔叔認真的說著。

「唔會掛.....」我認為這世上已經沒有幾個人可以和洛相比，怎料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有一個.....

「好啦，小六。我講埋小小野，你就要番去，我驚佢地會懷疑。」

「嗯。」我準備認真聆聽。

「賤家，係同鬼臉組織唯一有勾結既家族。佢地今次邀請既人，全部都係曾經係世界唔同地方有阻止過鬼臉組織既人。我好懷疑，佢地今次以遊戲為名，實則，係幫鬼臉組織清除眼中釘。」

「.....」叔叔語出驚人，我一時也不知如何回應。

「所以我黎，係同你講，你處境好危險！最好帶埋涼子即刻走，到時我會.....」叔叔話未說完，已經被打斷。

「浮先生，睇黎你都知道得幾多野。」是賤爭，他身後還有為數不少的鬼臉人，但因為實在太黑，根本看不清人數。

原來叔叔姓浮！

「哼！仲有大把野我知添！」叔叔氣勢絲毫沒被壓過。

「咁你就帶住呢d野...上路啦！」賤爭舉起手，森林馬上火光四起！我也可以看到鬼臉人的數量，足有過百！

但最重要的是，那「天行之石」持有人——紅色鬼臉，和我弟弟十一——白色鬼臉也在他們之中！！

第三十六話

「十一！」我一邊大叫一邊正想衝過去，但叔叔馬上把我攔住。

「唔好衝動！」叔叔喝止我，但是鬼臉人已經由四方八面湧過來！

「先離開森林，火勢太大！」叔叔說罷，一躍直跳到森林上方，踏著樹木的頂部已輕功奔馳，方向正是城堡那邊！

我也不敢慢下來，無重起跳，使出「飛行」跟著叔叔。

這時地上的鬼臉人也在追趕著我倆，但只在地上奔跑，不過森林中的火勢對他們完全沒有影響，我十分懷疑鬼臉人是沒有痛感的！

但與地下的鬼臉人相比，賤爭、十一和那個持有「天行之石」的紅色鬼臉人（暫且簡稱紅鬼吧）已使出特快的輕功並開始追貼我們。

「你地認為走得到咩？」突然！紅鬼一個加速，而躍到走在我前面的叔叔旁邊！

叔叔見狀雖意料不到，但經驗豐富的叔叔以一個虎尾腳踢向紅鬼！紅鬼不閃不避，硬生生用胸口就擋下這腳，並把叔叔反震開去！

但這一著正合叔叔的意思，藉著反震，叔叔得以跳開老遠，非常接近城門！

紅鬼再追！我也不曉得為何這紅鬼的輕功如此驚人，一下子就追上叔叔！我也連忙加速，以免被拉開距離！

叔叔全速飛奔，已經跳過城門前的河，直跳入城堡內，在門口有幾人等著！竟就是涼子和其他參加遊戲的各人！

涼子伸手拉一把，叔叔安然的到步。但紅鬼已追上，已經就要跨過城門外的河！

就在此時，一人突然殺出，一拳迎向紅鬼，紅鬼反應極快，也用一拳接下來！但這次拼拳，紅鬼意外地落於下風，被反震至河的另一邊，城門的對面！

那突然殺出的人，正是那個不起眼的人——少健！

少健退到城門前的一刻，涼子搶上前追擊了！

涼子持著雙劍一躍跳過十米的城門河，並向紅鬼劈去！

怎料，紅鬼的速度實在太快，後發先至，涼子的劍未劈到，紅鬼一腳就踢在涼子身上！涼子頓時吐血後飛，可見這腳力度之大！

紅鬼的能力實在深不見底！在這世界上能這麼輕而易舉就傷到宮本家傳人的，又能有多少呢？

紅鬼竟立即向正要倒在河裏的涼子追擊！但我已經趕到！

「停手！」我在空中伸出雙手對著他，隨時準備使出異能。

「等你好耐啦，鐵面英雄。」他停下來，不再向涼子追去，只會過頭來看著我。

紅鬼全力跳起，向我衝過來！用一記重拳迎向我，這拳外圍的氣勢像帶有形態的猛虎，猶如真實中一頭老虎向我撲來一樣！

對著紅鬼這「天行之石」的持有者，我不敢有保留，雙手對著，用最大的力量使出「反彈」的異能！

在中間，我和紅鬼的力量在對抗時，散出驚人的光芒，我倆互不相讓，一時之間還在互相抗衡著！

另一邊少健跳出來，把涼子抱住，再救回城門裏。少健這一輕功連水也不用踩，顯出驚人的造詣！

原本輕功這功夫靠著第一下起跳的內勁，就像跳遠一樣。如要保持輕功的持久性，必須靠著有形的物質借力，就像剛才叔叔逃走時借著輕踏樹葉或樹枝借力持續使出輕功；或像早前賤爭使出的水上飛，靠著青蜓點水式來維持。

但少健這一手不同，他一躍便躍至涼子掉下的方向，把涼子接住後，他憑空借力，180度轉換方向，回到城門中，這御空的手法已經讓他站上武者的頂端。

這時十一和賤爭已經追到來，並跳過城門河，雙掌直取站在最前的少健！少健立即把涼子扔在一邊，連忙使出雙手接下二人的掌招！

沒有任何準備就迎擊的少健被二人震退！涼子穩定下來立刻搶上，長劍刺向十一，十一用一個閃身，再極快移入近距離！

雖然在日本新妻家時也看過，但即使現在再看一次，也覺十一的步法之快十分驚人。涼子欲出短劍迫開十一，被十一簡單用攤手架住手臂，就在同時間，涼子已中一拳！

但我知道這只是頭盤，十一的「小念頭」要使出來了！涼子一秒間中了差不多十拳，又再吐出鮮血來，內傷了！

涼子頓時起腳把十一踢開，再用長劍劃圓迫退十一，涼退開後已半跪下來，幾乎不能再戰；而十一被迫開也沒有立刻追擊，只因剛才長劍一劃已在他身上劃下一刀，但只輕輕劃下，幾乎看不見血痕。

另一邊，少健和賤爭還在拳來腳往，不相上下。兩人的拳腳在極快交接，肉眼幾乎不能捕捉他們的動作。而兩人的內勁形成一個圓形的氣場，更顯二人的內功修為和氣勢！

少健如此厲害的修為，從剛才的御氣之法和叔叔的介紹，早就已經得知。但賤爭完全是保留實力，之前從來不知亦感受不到他如此高強的修為和驚人的氣勢，現在面對少健這強手，終於露出真本事了！

而哈妮、阿俊等其餘各人早已跳過城門河，去頂著從森林追到來，數以百計的鬼臉人！

呼！！

紅鬼和我異能對抗打成平手，紅鬼彈回地上，我亦被反震至更高處！

彈回地上的紅鬼正想動，但被留在原地！只因我已在瞬間使出重力加壓！
我在高空穿過在附近的雲層，氣勢有如飛龍在天，急降而下！

「接我呢招！」

使出久違了的必殺技！

！！！！！！

第三十七話

衝上去把眾鬼臉人擋住的是其餘那三人。為首一人是那老伯——三子泉！

老伯竟是大刀流武者，手持一把看著也覺得異常沉重的大刀，但老伯竟輕巧地揮舞著！一個又一個的鬼臉人被砍掉！

而另一邊的阿俊則是拳術專家，但他的拳毫無章法，自成一格，該是自創的拳法。

阿俊的內功也特別深厚，每一拳也帶著氣勁！有些較重的拳還可連接放倒幾個站在一直線的鬼臉人！

最後那叫哈妮的女人，反手拿著兩把小刀，憑著輕巧的身形和鬼魅般的步法，在戰場中穿梭，兩把小刀胡亂飛舞，如入無人之境！

我這才發現，這些因曾對抗鬼臉人的勇者，皆有著過人的本領。也對！如沒有高強的身手，這些武者也不敢站出來對抗鬼臉組織吧。

別忘了，還有一人！

那平竹還在城門那邊，並因不一起對抗鬼臉人與涼子爭吵。不過十一的刀傷不並深，已經像沒事一樣向涼子那邊走近！

但涼子身邊，還有一個可靠的同伴！就是洛的師父——叔叔。

叔叔馬上搶上，擋住十一，十一欲重施故技，但叔叔的手法和涼子相差甚遠，十一如把叔叔當成涼子就注定要吃虧了！

十一照樣快拳搶攻，但叔叔只簡單用太極卸勁的手法就把十一拖住，十一一時大意被叔叔牽著鼻子走，快拳最終變成慢拳了。

「廢物！你敢都唔肯幫手！？」涼子還在對平竹喝罵！

「鬼臉人既事，同我有關係。只係，我睇唔順眼既人，就要死。」平竹拔出他的劍，向涼子慢慢地走近。

「你.....」涼子感受到平竹那殺意，也提起雙劍準備迎戰。

「哈哈.....！！！」平竹突然加速一劍砍向涼子，涼子不閃不避，雙劍橫劈！三劍頓時猛烈交鋒！！

呼！！！！

！！！！

我這絕招竟被紅鬼單手接下我這從天而下的重拳！

這一擊把紅鬼打倒地下深處，地上也形成一個方圓兩米的破洞。我終於回到自己的身體，但體力透支的身體令我頓時倒在地上。巨大的聲響亦吸引了眾人的目光！連一眾鬼臉人也把行動停下來。

除了兩個人！十一和叔叔。

十一像是殺得性起，向叔叔重拳連環狂攻！叔叔的卸勁之法早已被破。涼子見狀不理平竹就衝上救援！把十一迫開，再和叔叔聯手合作。

此時，各人的停頓也結束了，再次殺氣衝天！平竹見涼子衝去救人，竟然追上去！並想乘人之危，一劍橫掃三人！

十一、涼子和叔叔在混亂間，躲避不及，三人也中了一劍！其中叔叔的傷最深，下腹被劍招入肉三分，叔叔立即血流如注，跪在地上並按住傷口。

而十一和涼子雖沒有叔叔那麼嚴重，但亦各傷一臂。涼子更被傷及手的神經，連短劍也無力拿穩，掉到地上。

就在三人失神間，平竹又再揮劍殺來！

「無恥！」涼子本著自己倔強的性格，單手用長劍擋住。另一邊，十一立即打坐，該是運功調息中。

不到三招，涼子單手劍漸落下風，在一招被迫著拚劍間，一個不留神中了一拳，涼子正好倒在叔叔前。

「哈哈……」平竹又再奸邪地笑著，但手裏的劍已直刺向涼子和叔叔。少健回身正欲幫助，但賤爭卻不肯讓少健離開，加快進攻，令少健分身不暇。

呼！！！！

平竹的劍正要刺中涼子，一把大斧從天而降，把平竹的劍給轟斷！

一人突然出現，把平竹一腳踢飛，平竹受這重腿，吐血急飛倒地，飛出近二十米外！

「睇黎我遲左。」

洛！？

第三十八話

「洛！」涼子慶幸的呼叫。

「咳....」平竹站起來了，但看著也覺得他站起來是十分勉強。

洛眼尾也懶得看他。但轉眼間，洛和大斧一起消失了！

接下來的畫面，只看到平竹已被一分为二，洛托著大斧於肩，站在城門前。

「呢次係我見過入面，最多鬼臉人既一次。」洛徐徐地道。涼子和叔叔早已沒有理會洛的行動，馬上開始調息。

「呢個白色既，就交比你地。」洛指向十一。然後就是一個大踏步起跳，沖向森林那邊的鬼臉人陣型。

與其說是跳，洛這一躍更像飛起來吧！

和以往一樣！洛，每當見面，他又再次變得更強了！

洛手持大斧由高空劈下！換來一聲震天的巨響！更把一個鬼臉人當場分屍，旁邊方圓十米的鬼臉人紛紛彈開！

對於阿俊和哈妮，面對殺之不盡的鬼臉人，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助力。可惜的是那個叫三子泉的老伯早已氣力不繼，並死在鬼臉人的亂拳之中！

洛在鬼臉人群中，左穿右插，揮舞著大斧！鬼臉人完全跟不上洛的速度，阿俊和哈妮自知氣力已經快要見底，也連靠近洛的方向，減輕壓力。

另一邊，十一和叔叔又再打起來，雖有涼子助戰，但涼子也廢一臂，對十一跟本沒太大影響。

而且拳怕少壯，十一的回氣速度遠比叔叔快，這以一敵二的交戰很快由十一主導，佔盡上風。

一個失誤，涼子被擊中手腕，丟掉了長劍！涼子正要揮拳把十一迫開，叔叔也來個前後夾攻，想把十一放倒！

十一已看透這一切，先重施故技，用攤打把涼子轟開！又在差不多同時間，一記虎尾腳踢向叔叔，叔叔來不及收回攻擊姿勢，應聲中腳！

涼子和叔叔雙雙倒下！十一首先向叔叔走過去，叔叔無力的格擋，已經無阻十一的「小念頭」亂轟，大約五秒左右，叔叔已被轟得全無氣息。

站起來！站起來！！

我就算勉強也站不起來，體力透支得太厲害了。只能眼看十一向涼子一步一步地走近。

「十一！唔好呀！！」我只能放聲呼喊，但十一當然沒有理會我。

涼子也勉強地站立著。寧死也不辱宮本家的威名！這就是宮本家傳人—宮本·涼子！

「黎啦。」涼子單手擺起架式，準備迎接十一這個「死神」！

十一中途拾起涼子的長短雙劍，並走向涼子，準備作出致命一擊！以其刃還其身！

突然，天上發出奇怪的聲音，一道射燈的光芒更射向十一，十一停下腳步，望上天上，竟是一部直升機！

十一沒被這突然出現的直升機嚇到，反而很快地作出反應！十一把內勁注滿雙劍，並指向頭頂的直升機，把雙劍擲出！

這注滿了內力的雙劍勁力驚人！把直升機的機身直接貫穿。直升機在一秒間，瞬即爆破，天空頓時火光四起。隨後煙霧罩天，已經看不見直升機的蹤影，餘下的，只有一件件直升機殘骸在空中掉落。

但十一沒有理會身邊掉下來的殘骸，亦不管火光掉下來會對自身的傷害。十一的目光一直停留於煙霧中，並沒有移開。

突然！一個人影從煙霧中衝出！手持長棍，向在正下方的十一攻去！

呼！！

這人使出一招當頭棒喝！十一早有準備，一個閃身避過這棍。從天以降的重擊，連棍身也抵不住反作用力，頓時斷開兩折。

這人反應極快，把斷開的前棍一把拿穩，長棍當雙棍用！向十一猛攻！

但十一也非等閒，十一注勁雙手抵住雙棍的狂攻。那人突然作出一下雙棍齊下的攻勢！但十一雙手齊舉，準備擋下。

可是，這一下只是虛攻，雙棍還未碰到十一雙手已經收起，再即時兵分兩路左右揮出！

十一反應極快，雙手同時伸出抓緊那人的手。可能十一的擒拿手力度太強，那人頓時吃痛，雙棍亦不能拿穩，左右同時棄棍。

十一得勢不繞人，右拳直轟向那人面門，但那人沒有被痛楚影響，低頭避過這拳，再出一個直拳，十一左手輕輕擋開。

但那人在直拳被架開的同時，另一隻手早已準備好，原來一切也在他掌握中。一個「昇龍拳」正中十一下顎！十一的白色面具也被轟得脫掉！

可惜，那人沒有內功，十一吃了這拳亦只痛不傷，馬上就站穩下來。但真面目亦顯露於人前。

「十.....十一...？」

真係你！？

那人原來是我的哥哥—夜一輝！

一輝該是與洛一起用警方的直升機追來的吧。但一輝這次，卻是第一次重遇十一，難免有點吃驚。

而我亦想不到會在這個情況，我們再次相識了。而最重要的是，我們三兄弟，終於再次聚在一起了。

我拖著累透了的身體，用盡最後一點力氣並「飛」過河，到達城門那邊。這時，我們三人一字排開，十一也停止了動作。

「小六，你.....」一輝看到我剛才以異能「飛」過來，大吃一驚。

「冇錯，事實就係咁.....」我輕鬆地說。因為在這個情況，也無需要解釋太多。

事實就是，哥哥一直追捕的人，就是他的兩位弟弟。

在這冷場的氣氛，想不到十一也頓時被凝結，沒有作出任何行動。而在少健那邊，也突然發出一聲巨響！少健和賤爭互相拚拳，各自吃下一記重招，雙方一起吐血倒下。

就在差不多同時間，一個女子的身軀從森林那邊飛過來，身上還插著洛帶來那把古舊的大斧！

是洛出事了嗎！？

這女子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叫哈妮的女子。並不用確認也知道她已經死了！賤爭見狀也不理會自己的傷勢，立即跳到森林那邊，連十一也一起跟了過去。而那邊只剩洛和阿俊！

「小六.....」一輝向我走過來，但我只立即坐下來，打算先回復體力。在這個情況，也不是長篇大論的時候吧。

「小六！過黎！」一把女子的聲音令我和一輝也轉過頭去望向她，是涼子！

看她傷勢十分嚴重，也說得十分緊急似的，我立即起來，走到涼子面前。原來剛才十一那拳已經把涼子的五內都轟傷。

「拿，唔好行開！」涼子在說話的同時，也向我雙腳踢去。我頓時跪了下來，然後她雙掌按在我身上，一股強大的暖流直接衝入我的身體，令我體力回復得極快！

「究竟..」我欲問話，但涼子立即打斷了我。

「專心呀！唔好出聲，你都見到我既傷勢啦。係呢度冇任何醫療設備，我跟本捱唔到落去.....」我一臉疑惑的看著她，她停了一停，又續說。

「我e家耗盡我一身力量全部都比晒你！可能你體力用完，感覺唔到。但係我已經感覺到一個比洛更強氣勢既人出現左。」就在這時，呼的一聲！洛回來了！

但他全身多處傷痕，並吐出鮮血。我又何曾見過洛這個落泊的模樣。我現在只想到一個人——紅鬼！

這時，涼子也輸送完畢，她亦力盡的開始倒下來。回覆體力的我，反應也回到正常，瞬間走前，把涼子扶住，並一抱入懷。

「涼子！」雖然只和涼子認識的日子不多，但經歷過的事，就數不盡的多。彼此之間，也有著一份不淺的感情。

「得你先可以完結呢場永無休止既戰鬥，清除呢個影響世界既組織.....」我聽著聽著涼子微弱的聲音，眼淚也都不自覺地流下來了.....

「最後同你講多樣野.....」她把收在背後，我的鐵面具拿出來並遞給我；另一方便，紅鬼已經衝到來城門前。
其實我知道涼子你想說什麼.....

「.....」說罷，涼子吻了我一下，就閉上雙眼了.....

我慢慢把涼子放下，戴上鐵面具，然後站起來。

我走到紅鬼面前，一輝正想上前，我也立即用簡單的反彈，把他彈到一旁。

就讓我們二人了結這場戰鬥吧.....

我倆「創世石」的擁有人！

第三十九話

「不！...咳....」洛站起來了，但還吐著血。

「我未輸！」洛開始運起內力，雖仍然展示出驚人的氣勢，但他渾身是傷，看在眼裡他只是在逞強。

「洛！等我黎啦！」我已經不可再讓身邊的人冒險，亦不想看到同伴死在自己的面前。

「小六。」一輝伸手攔住我：「洛係呢個時代最接近最強二字的武者，係佢維護緊自己武者既尊嚴個陣.....希望你唔好阻止佢。」

我聽罷，只能內心著急，但也不可阻止他了。

「有意思！」紅鬼站前來，並命令著旁邊的十一、賤爭和一眾鬼臉人：「你地唔好插手，等我睇下佢仲可以點同我打。」

「係。」只有賤爭回應，十一竟沒有說話。

「岩岩仲未見到我同你既差距？」紅鬼對著洛說。就紅鬼而言，他該早已經用「天行之石」異變的能力，把自己身體和內力提升至極限，就是說他該已經成為最強的人類。

「嗯。」洛只冷冷的回應。

想超越現在紅鬼，只有原本天資比紅鬼高，而且.....達至自己的極限點！

只見洛把內力再次提升，周邊刮起猛烈的強風，洛的氣勢也開始形象化，直至有一條氣勢化成的龍圍著洛！

「原來你未見底。」紅鬼說得輕鬆，但身體已經擺起架式，用最好的準備迎戰！

「我黎啦！」洛此言一出，氣化龍立即衝向紅鬼，並把之吞噬。紅鬼亦下閃不避，只因這只是一條沒有實體的龍——只是洛給他的殺氣！

呼！！！！

紅鬼竟然被打中背門！

洛剛才一動，已經到了紅鬼的背後，等紅鬼反應過來已經中招了。

紅鬼中拳後退了數米，立即轉身面向洛，洛當然追擊！面對洛的猛攻，紅鬼連氣勢也被壓倒了！只能勉強地架開洛的快攻。

對了！洛平時不會使出十成的力量，因為天生的走火入魔的危險，洛正常不會使出全力，但這時，洛已經不理後果了！

洛全身散發著殺氣，雙眼已經變得通紅。而攻擊的勢態亦無章法可言，只是憑著力量去壓到紅鬼！

但紅鬼亦非只是站著捱打！運用著「天眼」的紅鬼面對洛從四方八面的高速攻擊，也開始習慣這速度，並能對洛的攻擊作出反應。

但洛竟越打越起勁，更變得越來越快！紅鬼已開始招架不住！

紅鬼在一招拼拳中，借力急退出城門，洛亦沒有慢下來，緊緊跟貼著紅鬼出了城門！

但紅鬼竟頓時跳入水中，洛不知是否連思緒亦不能自我，竟不作考量就跟著跳入水中！這時我才看到，森林那邊已經成為了火海，只因隔著一條河才令我們脫離火海之險。

洛和紅鬼戰鬥時，鬼臉人也都全進城堡內的花園了。但人數明顯減少了很多，目測亦只餘下不到百人，看來剛才捨棄了性命的三人已作最大付出，也不白白送命。

此刻，我們雙方人數相差十分明顯，我們只剩下一輝和少健跟我並肩作戰。但賤爭和十一則帶著近百鬼臉人，情況顯而易見。

(喂！)

「另一個我！？」

(你唔去救你細佬咩？)

「救？問題係佢唔記得左我呀！」

(而呢個亦係你問題。)

「o下！？」

(拎起把斧頭，斬開你細佬啦！)

「你想我殺左佢？」

(你注入異能入去，再用斧頭將佢分化！)

「分化？」我走過去哈妮的屍體前，拔出大斧。「點做？」我其實只半信半疑，但不想放棄任何可以嘗試的方法。

我頓時失去知覺，像被控制一樣，另一個我已經入侵了我的身體！

(等我幫你！)

「我」提起大斧，把「地心之石」的力量注入，大斧頓時發出藍色的光芒。無重力步法，使「我」瞬間衝到十一面前！

在「我」準備一斧劈下時，十一已經以極快的反應後退了兩步。就在這一斧落空之際，旁邊的賤爭把「我」一腳踢開！

「我」把大斧拖在地上卸去衝力，另一方面「我」另一隻手已經對準了十一，把他吸引過來。

有反彈自然有吸引力，這是「我」在腦海中無事可做時想像出來的，當然不只這些了。

十一在這突如其來的吸引力下一時之間無從掙脫，直飛向「我」面前！此時「我」已經舉起大斧，準備向十一迎頭劈去！

呼！！！！

就在電光火石間，我重新掌控自己的身體，並且改用反彈把十一彈開老遠。十一在這一收一放中險些被扭斷腰部，倒地後一時不能彈動。

但我想，這該不只因為腰部的痛楚！回想起來，剛才在我奪回身體的一瞬間，我看到雖然大斧還未砍中十一的頭，但大斧透出的藍光已經透入十一的頭了！

「呀！！！」十一突然劇烈地咆哮，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的十一，第一次聽到他發出聲音來竟是一聲猛烈的呼叫！

(再接再厲啦！佢腦入面有一股異能控制緊佢！將佢斬散！)

我立即衝上前準備砍向十一，賤爭已搶在之前擋住我的去路！但以現時我運用異能的水平，能阻止我的大概也只有洛和紅鬼。

我使用最簡單的重力加壓，把賤爭貼貼地倒在地上。這時我也壓不住怒火一斧砍下！

呼！

賤爭運出十成功力，突破重力的空間，旋身避過這一擊。

「夜小六！你唔會幫到佢！」賤爭馬上站起來並指著十一說。

「廢話！」我對賤爭的憤怒，因他這一句話暴增百倍！

「佢會同你一齊，係今日消失！」近百鬼臉人也衝過來了，少健和一輝立即行動，迎接眾鬼臉人。

而我亦知道為何賤爭的家族稱為「賤」家了——口賤！

我被憤怒沖昏了頭腦，直接把賤爭吸過來！賤爭頓時雙腳插地，使出如千斤墜般頂著身體，不被我吸來。

我把心一橫，原本施放出吸引之力的手頓時變為重力加壓！賤爭一時間收不回腳下的力量，整個身體插進了地底了，只餘下頭部還在地上。

我慢慢地走過去，踩著他的頭，並向著前方迎面而來的鬼臉人使出範圍重力加壓！壓扁了十多個鬼臉人。

「夜小六，放開腳！」賤爭被我踩住頭部，但身體不能動的情況下，只能怒哮。

說實話，雖然我一直處於強勢，但賤爭的抗力確實不弱。我不停地使出異能攻擊他，他內功造成的反作用力十分強大，這些我都間接感受到。耐何涼子的輸功讓我回覆體力之餘更增強了我的內力，讓我使用異能更加得心應手和強大。

「收聲。」話未落音，我已用大斧把賤爭的頭砍下來！

第四十話（最終章）

我走到十一的面前，十一他還在按著頭，痛苦地呻吟。我把異能再次注入大斧，引出藍色的光芒，將之從十一身體劃過。

「啊！」十一大叫一聲，接著便停止了叫喊聲，跪在地上。

他慢慢地抬起頭，眼神變回昔日天真的瞳孔。

「二哥.....？」

我再亦忍不住也一同跪在地上，抱著他。

「十一！」我半哭半笑地叫著！此時，一輝和少健那邊，靠著少健驚人的身手，已把鬼臉人清理了十之八九。

由最初銀行事件的那次起，鬼臉人就一直原地踏步，一點也沒有進步，這才是我們還能站著的原因！

「小六！十一！」一輝也跑過來了，我們三兄弟，終於再一次重逢了！

轟！轟！轟！！！！

一條水龍從城門河中衝了上來，正迫我們三人！我一時不能回過神來，未能反應得及。十一靠著潛意識中的戰鬥經驗，馬上反應過來並擋下水龍！

但十一亦受到重擊，吐血後飛！一輝沒有內功底子也被波及了。我頓時以無重力跑法救住了一輝，也一起走到十一面前。

呼！

就在我正想看看十一的情況時，洛回來了！正確來說，應該是被轟回來了！

這時紅鬼也回到我們的面前了，還踏著一條和剛才一樣的水龍！

「好啦.....你地都去死啦。」紅鬼冷冷地說。然後城門河裏湧現出過百條水龍，向我們沖過來！

「走呀！」我大聲呼喊，十一和一輝馬上向城堡的方向跑進去，少健過來把洛抱起後，亦同樣跑去！

而我則面對著水龍群，提著大斧，慢慢地「飛起來」.....然後對著相反方向使出反彈！藉著反彈加速，並直接「飛」到紅鬼面前。

在眾水龍中穿梭，我才驚覺原來水龍是由一條魚在內裏做支架形成的！異變的能力還真是驚人.....但這一切也都結束吧！

我把全部力量注入大斧，直接向紅鬼劈去！

紅鬼雙手合十地接著我的大斧！然後眾水龍對著我，頓時成為了一個包圍網。

我不停加大斧頭中的質量，想把紅鬼壓下去，另一面又加大周圍的重力，使出加壓對付水龍。

紅鬼也加大自身的力量，差不多要把大斧折斷！而我的重力也進一步加強，大斧的質量也到了極限，紅鬼的水龍也撞過來了！

「啊！！！！！！！！！！」

.....

兩日後

十一和一輝回到香港，也替小六收拾他的東西。

也找過阿琪，並看到的淚流滿面的樣子。

那場戰役的最後，小六和另一個「他」一起爆發出「創世石」的極限力量，耗盡了大斧，並且發生重力塌縮！造出了一個維持了0.2秒的黑洞，把自己和紅鬼吞噬。

之後再沒有小六的下落。往後，在香港裏或甚在其他地方，所有鬼臉組織也都完全消失了，「鐵面英雄」也被世界推崇，留下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一輝放棄了警察的工作，正式進入龍心派，幫助在那戰役之後功力盡廢的洛。而洛亦把涼子和叔叔一同送到日本風光大葬。

而十一知道小六得到「創世石」力量之後的事，也踏上了他自己另一個英雄旅途了。

而阿琪亦開始了她周遊列國之旅.....直至六年後，她去了那場戰役發生的地方。

看著大戰遺留下來的痕跡，阿琪亦感受到那次戰役的瘋狂和殘酷。

被大火燒盡，剩下一片黑暗的森林，倒下了的城門，各種地裂的狀況，阿琪也感受到了這一切。

然後他走進城堡裏，入面早而空置，賤家的其餘人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琪推開門，進了城堡裏的大廳。正當以為還是空無一人的城堡，剛一開門，阿琪竟然看到一人背著自己，在不遠處，坐在一張椅子上。

看著這熟悉背影，阿琪也跪了下來，帶著笑容流下了眼淚來。

坐著的那人感覺到後面有人，把頭轉了轉，也都微笑起來。

「好耐冇見。」

全故完